因緣生　述

學庸衍義

遜堂

世界書局

因緣生　述

學庸衍義

世界書局

序

《大學》與《中庸》乃《禮記》之第四十二與三十一篇，以其具特殊要義，故古人有單行本流通。南宋大儒朱子晦庵取而與《論語》、《孟子》合輯刊刻，名曰《四書》，並為作《集注》。從此《四書》聲名鵲起，流傳廣泛，非僅為生員科考必讀，且為家喻戶誦之寶典。即識字不多或全不識字者，亦由口耳相傳而得接受並實踐其中之為人處事道理。於中華傳統文化亟待復興之今日，《四書》誠有志之士不可不嫻熟於心而身體力行者也。

宋儒程子伊川先生謂《大學》為「初學入德之門」，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大學》之經文言簡意賅而次第分明，令習道德學問之初學者得以一目了然，知所先後。開宗明義直言，大人之學在於開明自性之明德，並親愛眾人，令皆各明其明德，此二者皆達於至善，則大事畢矣。此與佛法之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乃異曲同工也。其方法則有「定、靜、安、慮、得」之步驟，類似佛法之「戒、定、慧」三增上學。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內聖修為，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外王事業，則可比佛門菩薩道行者

六度四攝自行化他之萬行莊嚴。而其所運之智慧與仁愛，即佛法之般若與慈悲，事無二致也。

伊川先生謂《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為天下之大本，亦即率性而不可離之「道」，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本體，於佛法則稱為「性德」或「本覺」；以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和」為天下之達道，亦即修道之功行，是「道」所發之作用，於佛法則稱為「修德」或「始覺」。「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於佛法則曰「修德有功，性德方顯」或「始覺合本」。《中庸》教人於日常生活中存養省察，以體悟高明精微之「中庸之道」，而其要訣歸納為一「誠」字，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誠」於佛法乃名「菩提心」，由行願菩提心而證勝義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之時，即證悟宇宙萬物與自身為一體不二之真諦。故《中庸》之理與佛法亦無二致。

因緣生仁者宿根深厚，自幼好讀古書，及長遂博通淹貫，並有志復興傳統

文化，現為香港漢學院研究員。其所述《學庸衍義》廣參古注今解，慎思細究而擇精取要，故所釋文字精當詳贍且深入淺出，引人入勝，大有裨益於今人正確理解《大學》、《中庸》；兼能以佛法義理助顯經中密義，令人讀來暢順無阻，豁然貫通；非僅得解儒學玄奧意趣，且得熏習佛法高深諦理，可謂一舉雙得，兼收並蓄，誠古今難得之好書也！付梓之際，囑序於余。余少逢戰亂，顛沛流離；青年學佛，遂專研佛法，於傳統文化經典僅止旁及，未得深究。然知其於端正當今世道人心極其重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促進世界安定和平所不可或缺者，遂不揣淺陋，略贅數語以隨喜云。若仁者進而注釋《論語》、《孟子》，集成《四書衍義》，則功德圓滿，普天同慶，眾生幸甚，世界幸甚！

公元二〇一五年十月釋淨空謹序於香江六和園

自序

清儒龔定庵曾道：「欲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斯言雖是激烈，卻並不過分，我中華兒女當銘之於心，刻之於骨。不懂自己國家的歷史，不能傳承自己民族的文化，這定是亡國滅種的徵兆！

民國十二年，《清華周刊》記者以「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為題，向梁任公先生約稿。梁公除了將需要學習的典籍一一羅列，並簡要講述了學習方法之外，又特別擬定了一個「真正的最低限度必讀書目」，其中《四書》便高居榜首。於最末之處，梁公毫不客氣地指出，若連《四書》等必讀之書尚且未讀，真不可認其為中國之學人。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四書》歷來被稱為中華文化之總源泉，捨棄《四書》則無異於拔本而塞源，焉有不枯不竭之理哉？而《大學》與《中庸》二書，乃聖賢學問之經緯，二者若明，則天上天下之事、出世入世之理概莫出此網羅矣。儒家文化之津要盡備於此，吾人不可不深切留意焉！

孔門之學有心性，有天道，有人道。如六藝之學，乃屬人道之學，常人易懂，是諸弟子所共修之科目，夫子亦經常講說。至於心性與天道，則深微難知，非是常人可學，能知者無非顏子、曾子、子貢數人而已。而且孔子教育偏重於人道，心性與天道之理罕少言之。所以《論語》曾記子貢之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孔子於《論語・述而》篇有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可見儒家教學之綱要，便是教人由仁而發藝，以藝而護仁，仁藝互滋而成德，據其德而明其道，並非僅務下學而不務上達也。

觀《學》、《庸》二書，其文簡澹高古，處處見心。只緣被後來人說得崎嶇，遂致我輩難明聖意，自然也難作聖賢矣。自漢及唐，解經者多被文字束縛，於是枉死句下，始終未能緣及心性。宋代重視儒學，崇尚義理，學者大膽藉助佛典道藏來與儒書互參，其成就的確遠非前代可及也。如程朱理學之裨益時人、有功後學，實不可沒也。然而，「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二程夫子與朱文公取佛老之道而成己之學，反以儒家正統自許而貶斥佛老為異端之說，如此自斷手足之舉，實不似真仁真智之聖者所為也。

清初大德周安士先生談起朱子的學說，曾經委婉地說：「吃果子應該除去它的核；吃肉應該除去骨頭。堯、舜、周公、孔子才是儒家的泰斗。學習儒學當以孔子為宗。」有人問安士先生說：「朱子批駁佛教為異端學說，我輩既然要學習孔子，當以排斥異端為己任，您怎麼反而一再袒護佛教呢？」先生回答說：「您並未知道何為異端。異端的大方向是和聖人背道而馳的。比如惻隱之心是仁之端，無惻隱之心就是異端了；再如羞惡為義之端，無羞惡之心就是異端了。今人不加辨別，一聽『慈悲』之說是佛家所講的，就一定要反對，卻不知我們儒家的『仁』就在反對中喪失了；一聽說『戒盜』、『戒邪淫』的戒律出自佛家，就一定要批判，卻不知我們儒家的『義』就在這批判中丟掉了；一聽說『不妄語』出於佛家，就一定要排斥，卻不知我們儒家的『忠信』就在我們排斥中滅亡了。這難道不是想要捍衛道統反而危害了道統嗎？孟夫子當年摒除楊、墨之學，是出於萬不得已。譬如大黃、巴豆這類猛藥，良醫偶然用之，卻並不是每天必須之物。宋儒的學問比不上孟子，但他們的憤憤之氣卻遠遠超過孟子；今人學問不及宋儒，但憤憤之氣卻又遠遠超過宋儒。白衣小子，拾得幾句罵佛俗語，就自以為程朱再出；黃口兒童，空有一種誇大習氣，動不動就

自樹一家，吹噓炫耀。這實在是令人齒冷！」

儒學自南宋至明清二代，門戶偏見日益漸深。其一是漢學與宋學之爭，其二為程朱與陸王之辯。總之是相互排斥者多，而相互印證者少。治漢學者，鑽研訓詁考據，而捨棄文章所載之大道；治宋學者，妄欲尋求孔顏之樂趣，而無視民生之疾苦。治程朱理學者，雖看重主敬存誠，而忽視治國平天下之實學；治陸王心學者，但觀心上之法，而不顧民生日用之事。——「欲論古來興廢事，先平自家是非心！」觀此種種，一言以蔽之：悟則全是，執則全非。

我今整理《大學》，依李雪廬老人〈大學講前小言〉為綱要，參看蕅益大師《大學直指》，於漢、宋、明、清諸儒所注均有所取捨。整理《中庸》則以憨山大師《中庸直指》為底本，參看蕅益大師之補注，於鄭氏及程朱之間，亦有所取。雪廬老人所撰之〈大學講前小言〉，因緣生誦之甚喜，於是將其譯為語體，恭錄於前。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我今於此言甚有感觸也！饒公宗頤老教授為勵後學而不棄微塵，特為題寫書名以啟眾信，因緣生感恩之至矣！上淨下空老上人非但賜寫序文，且於講經之際讚歎因緣生乃為聖賢君子。因緣生委實慚愧



莫名！我若不認自家是聖賢君子，則見老上人妄語，而《金剛經》有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老上人豈有妄語哉？然而我若認下自家是聖賢君子，則是因緣生妄語，而妄語則為三教聖人之所共戒，因緣生豈能妄語哉？——好在我已尋得一法，足可令我與老上人皆無妄語、不違實相。諸君若問此法，我「無隱乎爾」，只在此《學庸衍義》之中矣。有志者不可不察也！

乙未菊月因緣生敬識於香港漢學院



目錄

序……1
自序……5
《大學》講前小言（附表注）……3
《大學》衍義……21
《中庸》衍義……89



大學衍義

羅振玉敬書



《大學》講前小言

李炳南

西漢儒士戴聖選編的《禮記》共四十九篇，《大學》是第四十二篇。宋仁宗天聖年間特別將其摘出單行，後來和《中庸》、《論語》、《孟子》合稱為四書。朱子讀後懷疑其中有錯簡，遂將原文的章次變更，大概單行本從此流通的都是朱子改編的，而《禮記》中仍保存其原著。

《禮記》中載錄的《大學》章句難讀，說其錯簡，古書中多有人質疑，或許確有可疑之處。而朱子所改編的《大學》，顯然不是原本的樣貌，這點卻是沒有可疑之處的。而漢、唐的眾多儒者注解經典時並未改動原有經文，朱子將經文也做了改動，這也是見仁見智的不同罷了，所以不必評定孰是孰非啦！不過朱子將此書分為經文與傳注，仔細解析文理，確實有其獨到之處。然而錯簡的部分是其傳注，並非經文。論及經文，《禮記》所載和單行本則是固無二致、沒有差別的。

傳注是為了闡明經文的意義，經文崇尚簡要，而傳注崇尚詳明。雖然一部傳注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闡明這部經典，然而類比援引，為使讀者能觸類旁通，未嘗不許闡發點兒其他內容。對待經文是不一樣的，經文若是遇到不解之處，只應存疑，以備訓詁學者作考證的依據。傳注則可左之右之，盡情發揮，只要講得通就可以。《大學》雖有錯簡，也無太大妨礙，朱子改動的部分是其傳注，並非顛倒了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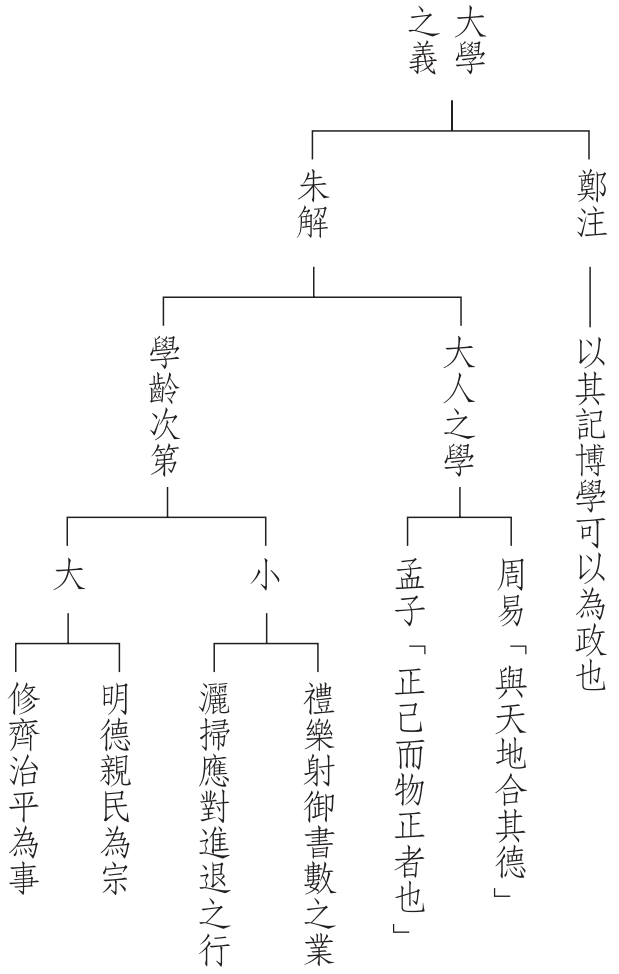
此篇文章的作者是孔門的弟子，古人作品多不署名，所以考據者也只是各自講自己的見解而已。漢儒賈逵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之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宋儒朱子將其分為經文和傳注，說經文部分是：「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後儒各自贊成自己認為可能正確的說法，所以《大學》的真實作者究竟是子思還是曾子，也只能存疑。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子定此三句為《大學》之三綱。後世研究經教的學者中，也有主張將其判為兩綱的。意思是說「明明德」為己立己達，此是根本。「親民」為立人達人，此是枝末。有根本

有枝末，所講的事理到此就圓滿了。「止於至善」只是結論，合言「明明德」與「親民」兩綱，表明必定達到極致圓滿而已，不能稱為一綱。而且後面有八條目，條目必定由綱統領，不才學識淺陋，未曾見過三綱統領八條目的表式。若以內外而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從內而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從外而言。若以綱領統條目而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明明德」一綱的分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親民」一綱的分目。如此看來則非常明確。把三句合看，「止於至善」並非獨立的一件事。雖然也有以「明明德」統領「格物、致知」二目的說法，但是細究其義，也屬牽強附會。而且在主張兩綱的學者當中，所劃分的繫屬條目也不盡相同。特列表於後，以備學人參考。

大學表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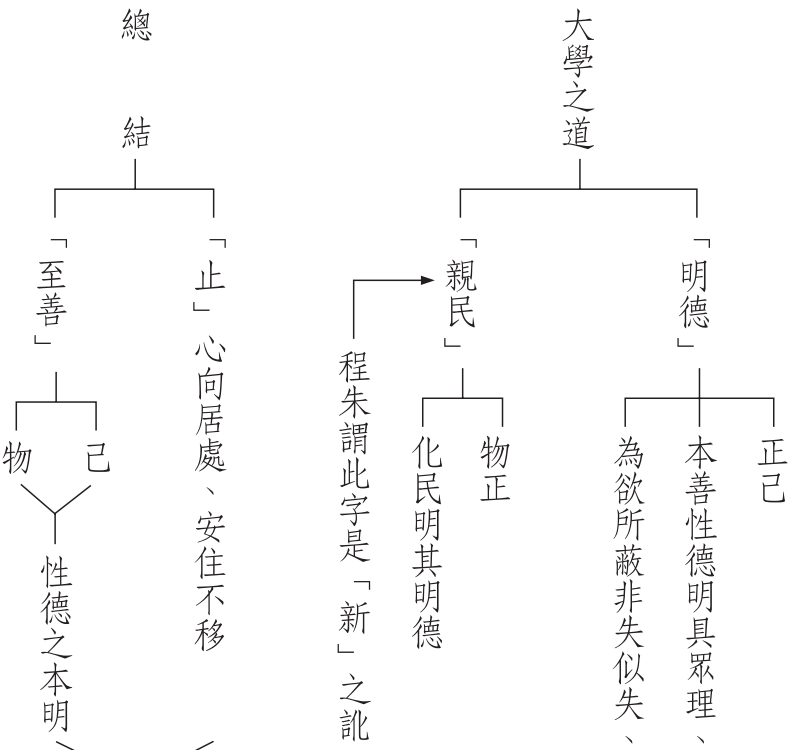
（天）釋題


大學之義
鄭注
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朱解
大人之學
周易「與天地合其德」
孟子「正己而物正者也」
學齡次第
大
明德親民為宗
修齊治平為事
小
禮樂射御書數之業
灑掃應對進退之行

（地）內　容（一）經一章　（二）傳十章

（甲）經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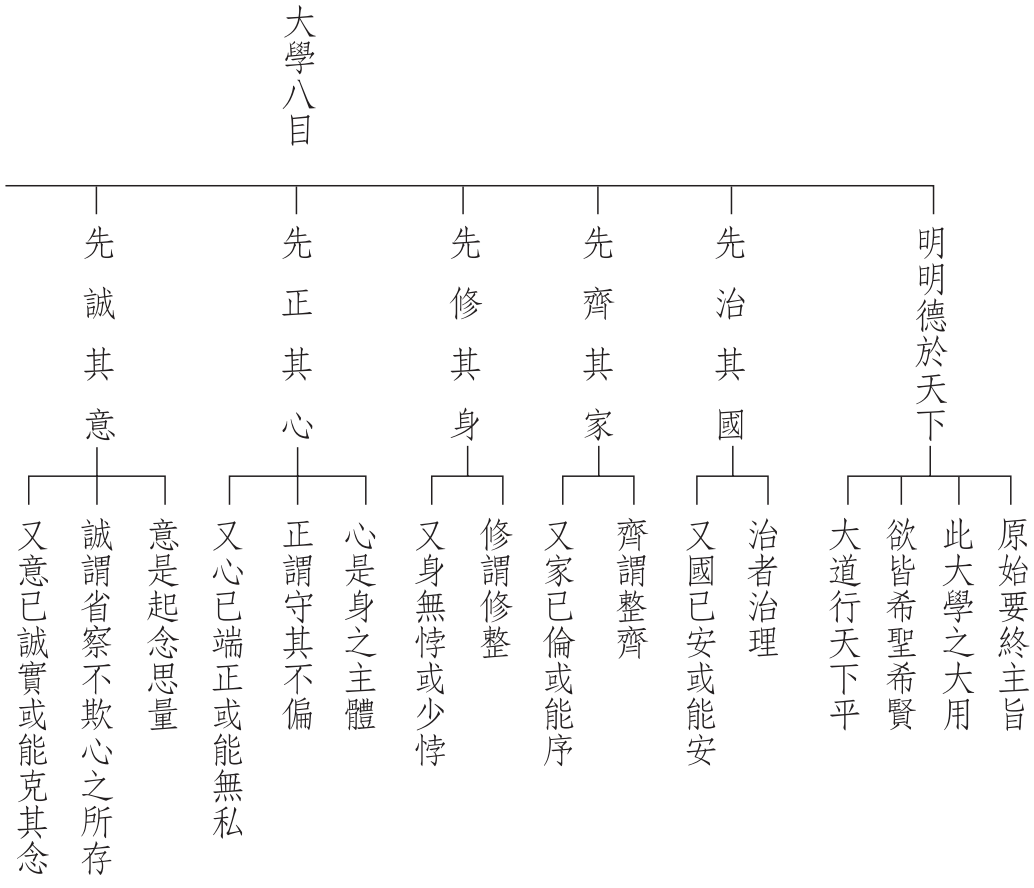
（子）總　綱



（丑）欲明之次第

非可躐進
- 「止」念茲在茲，指本性明德
- 「定」志有所立，勉持不變
- 「靜」久而躁釋，不為妄動
- 「安」泰然恬然，心不異遷
- 「慮」精研明辨
- 「得」獲其達於至善之要

次第結論
- 體「物」
  - 「本」明德（先）
  - 「末」親民（後）
  - 親民為性體已明，故本先末後
- 用「事」
  - 「始」知止（先）
  - 「終」能得（後）
  - 止至善為事業之終，知止為起行之始
  - 能得為大用發端，故終而有始


大學八目
明明德於天下
原始要終主旨
此大學之大用
欲皆希聖希賢
大道行天下平
先治其國
治者治理
又國已安或能安
先齊其家
齊謂整齊
又家已倫或能序
先修其身
修謂修整
又身無悖或少悖
先正其心
心是身之主體
正謂守其不偏
又心已端正或能無私
先誠其意
意是起念思量
誠謂省察不欺心之所存
又意已誠實或能克其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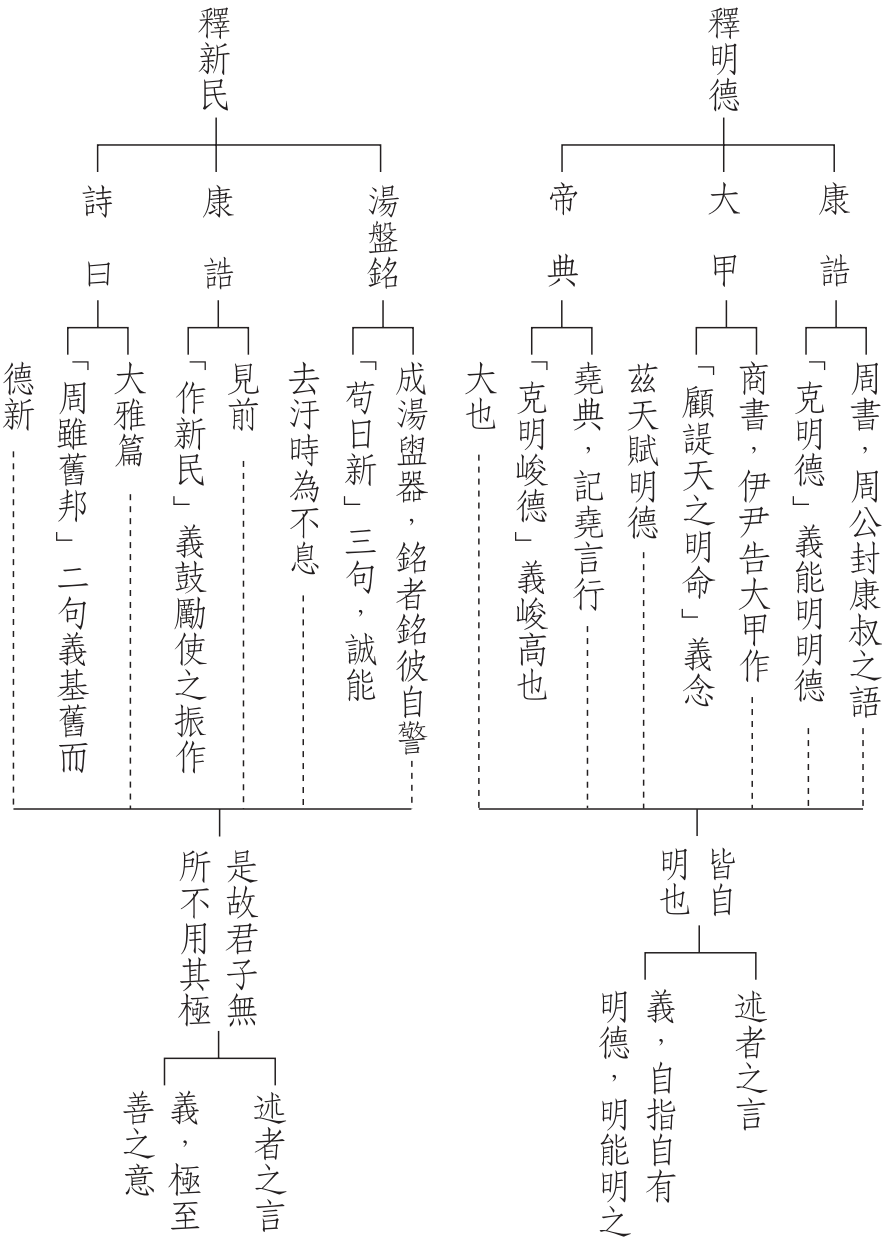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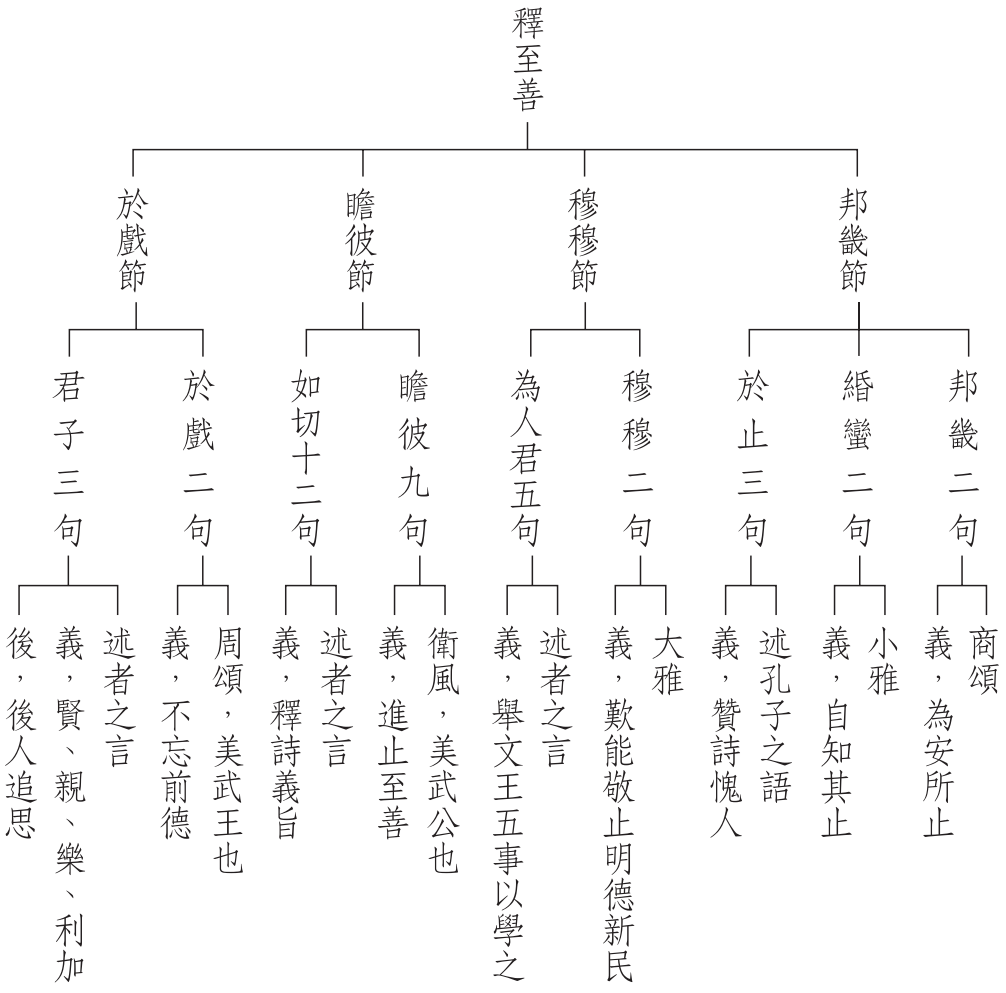
- 先致其知
  - 知猶認識
  - 致謂推測極盡
    - 事之善惡吉凶
    - 又知已極盡或深知
- 在格物
  - 漢鄭（格來，物事，善惡隨行來應）
  - 宋司馬（格扞也，扞物欲）
  - 宋朱（物理極處無不到也）
  - 明王（格正也，正事不正）

- 先後結論
  - 修身為本
    - 修身為行已，已立曰本
    - 天子有天下當平，邦君有國當治，庶人有家當齊
  - 厚薄
    - 厚薄謂修治之深淺
    - 本應厚而薄，使末薄者厚，事不可行
    - 誠為正本，正為修本，等類而推

（乙）傳　文

（子）綱領旨趣


釋明德
康誥
大甲
帝典
周書，周公封康叔之語
「克明德」義能明明德
商書，伊尹告大甲作
「顧諟天之明命」義念茲天賦明德
堯典，記堯言行
「克明峻德」義峻高也大也
皆自明也
述者之言
義，自指自有明德，明能明之
釋新民
湯盤銘
康誥
詩曰
成湯盥器，銘者銘彼自警
「苟日新」三句，誠能去汙時為不息
見前
「作新民」義鼓勵使之振作
大雅篇
「周雖舊邦」二句義基舊而德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述者之言
義，極至善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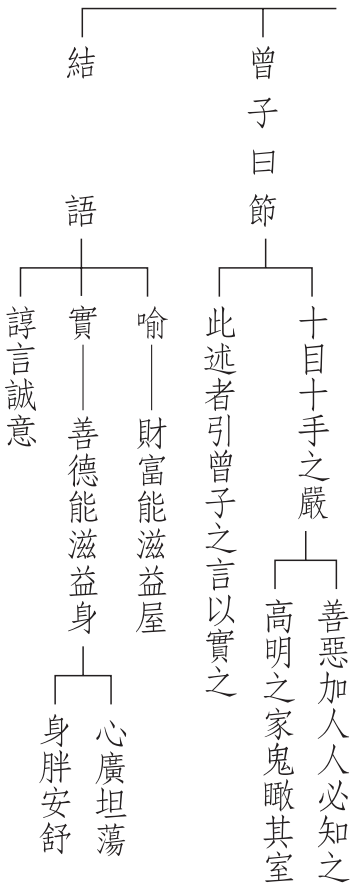

釋至善
邦畿節
穆穆節
瞻彼節
於戲節
邦畿二句
緡蠻二句
於止三句
穆穆二句
為人君五句
瞻彼九句
如切十二句
於戲二句
君子三句
商頌
義，為安所止
小雅
義，自知其止
述孔子之語
義，贊詩愧人
大雅
義，歎能敬止明德新民
述者之言
義，舉文王五事以學之
衛風，美武公也
義，進止至善
述者之言
義，釋詩義旨
周頌，美武王也
義，不忘前德
述者之言
義，賢、親、樂、利加後，後人追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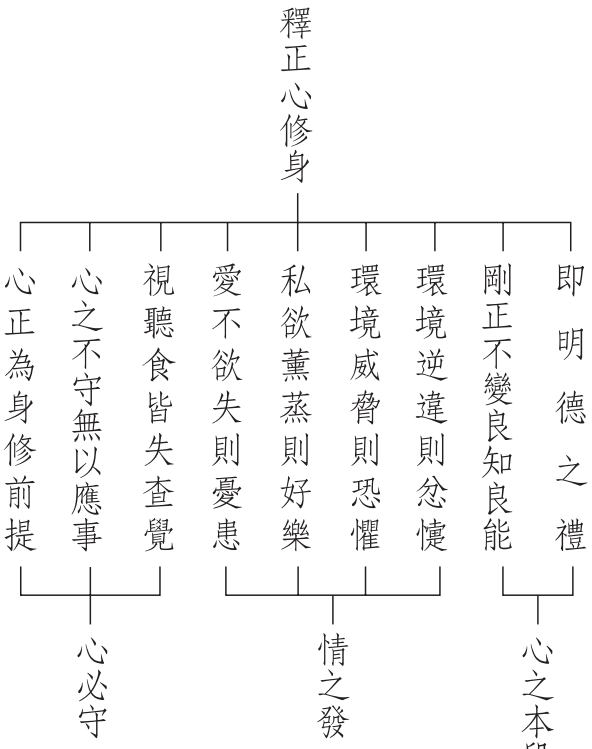
【註】「菉竹」謝莊朱子皆解為綠色之竹。毛傳解菉是王芻、竹乃萹竹。此外尚有多說難定。「瑟」嚴密義。「僩」武毅義。「赫喧」明著盛大義。「諠」忘也。

釋本末
- 子曰
  - 聽訟四句
    - 孔子之言
    - 義，民皆歸善
  - 無情四句
    - 述者之言
    - 義，能被化而知明德不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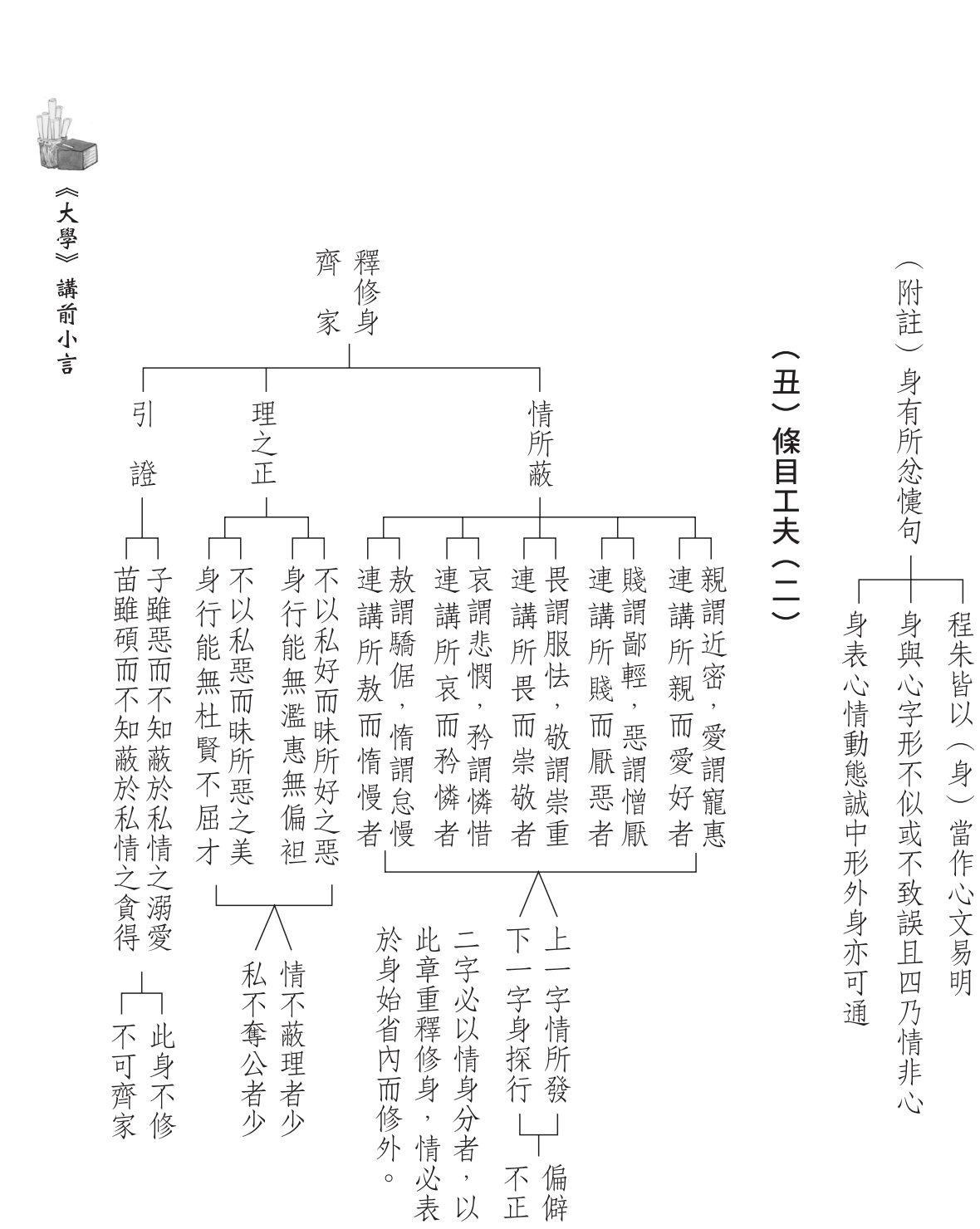
（丑）條目工夫（一）

釋誠意
- 毋自欺節
  - 止善不實不盡為自欺
  - 如惡如好期合真誠
  - 去欺合誠使心安快
  - 慎獨
    - 防意如城
    - 不愧衾影
- 小人閒居節
  - 陰為不善詐善欺人
  - 人難被欺如見肝肺
  - 有實在中必形於外
  - 慎獨如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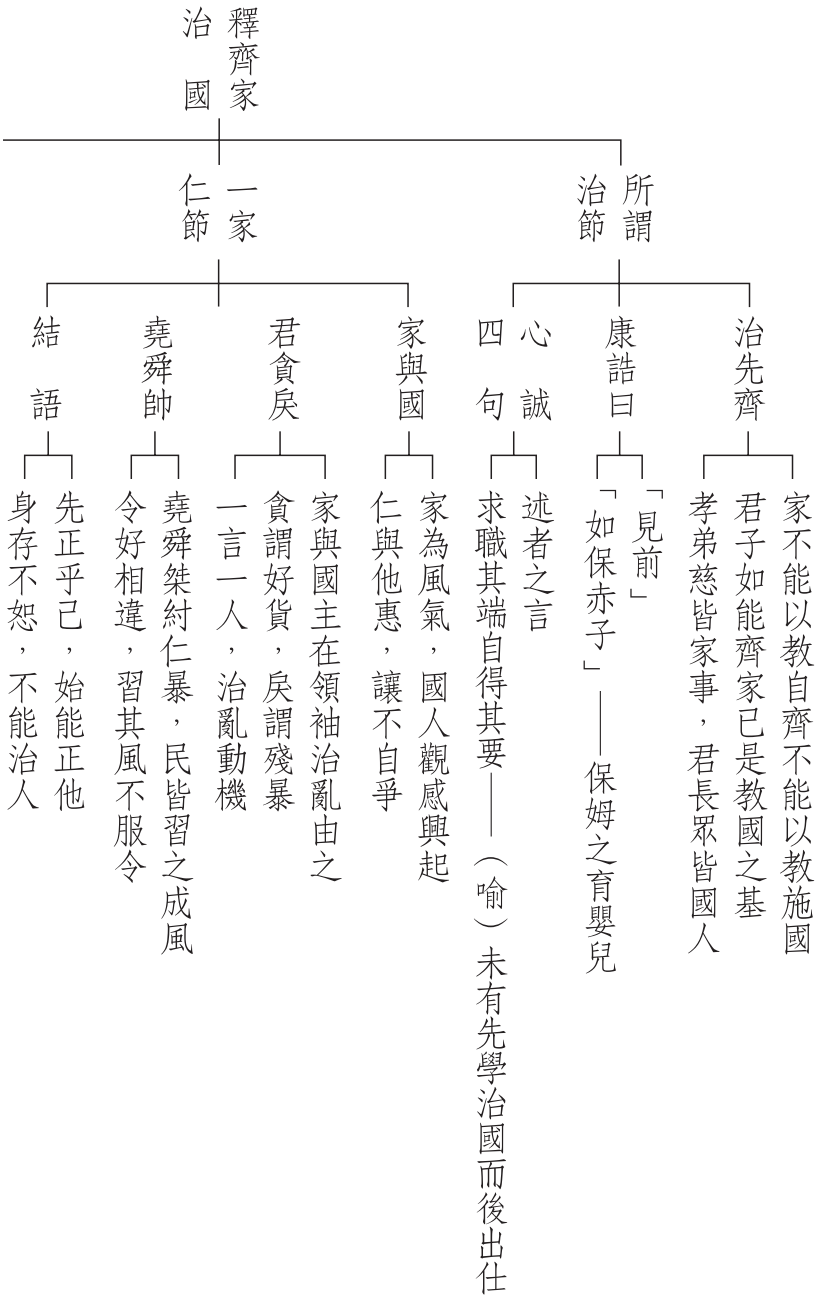

曾子曰節
十目十手之嚴
善惡加人人必知之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此述者引曾子之言以實之
結
語
實——善德能滋益身
心廣坦蕩
身胖安舒
喻——財富能滋益屋
諄言誠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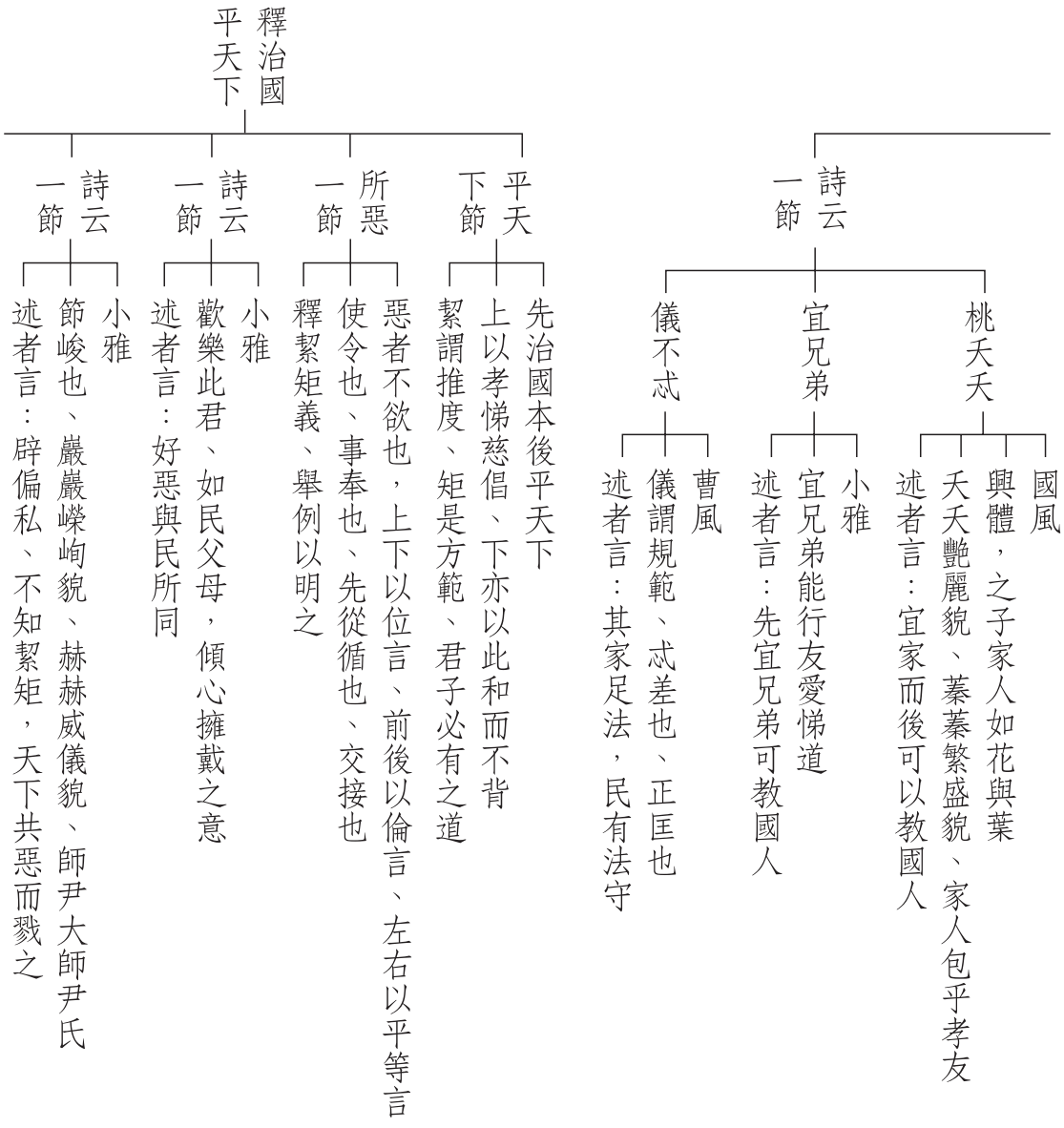

釋正心修身
即明德之禮
剛正不變良知良能
心之本段
環境逆違則忿懥
環境威脅則恐懼
私欲薰蒸則好樂
愛不欲失則憂患
情之發
視聽食皆失查覺
心之不守無以應事
心正為身修前提
心必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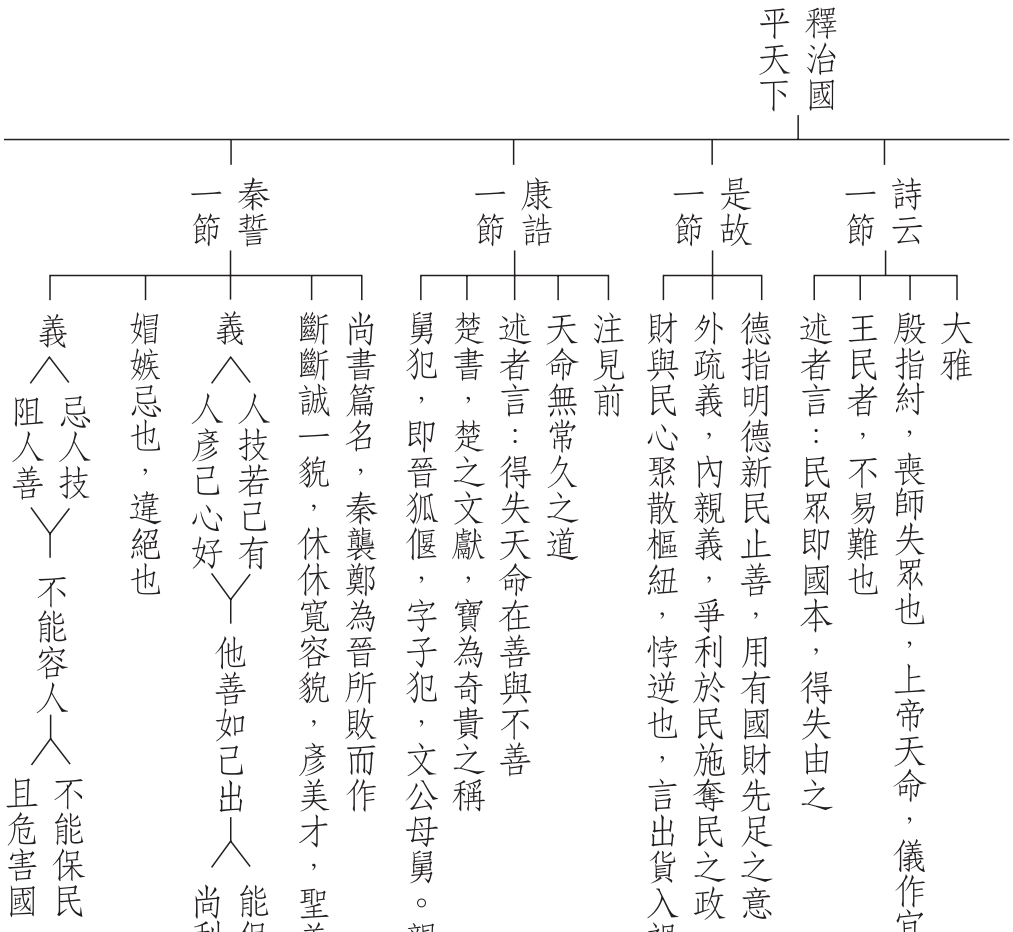
（丑）條目工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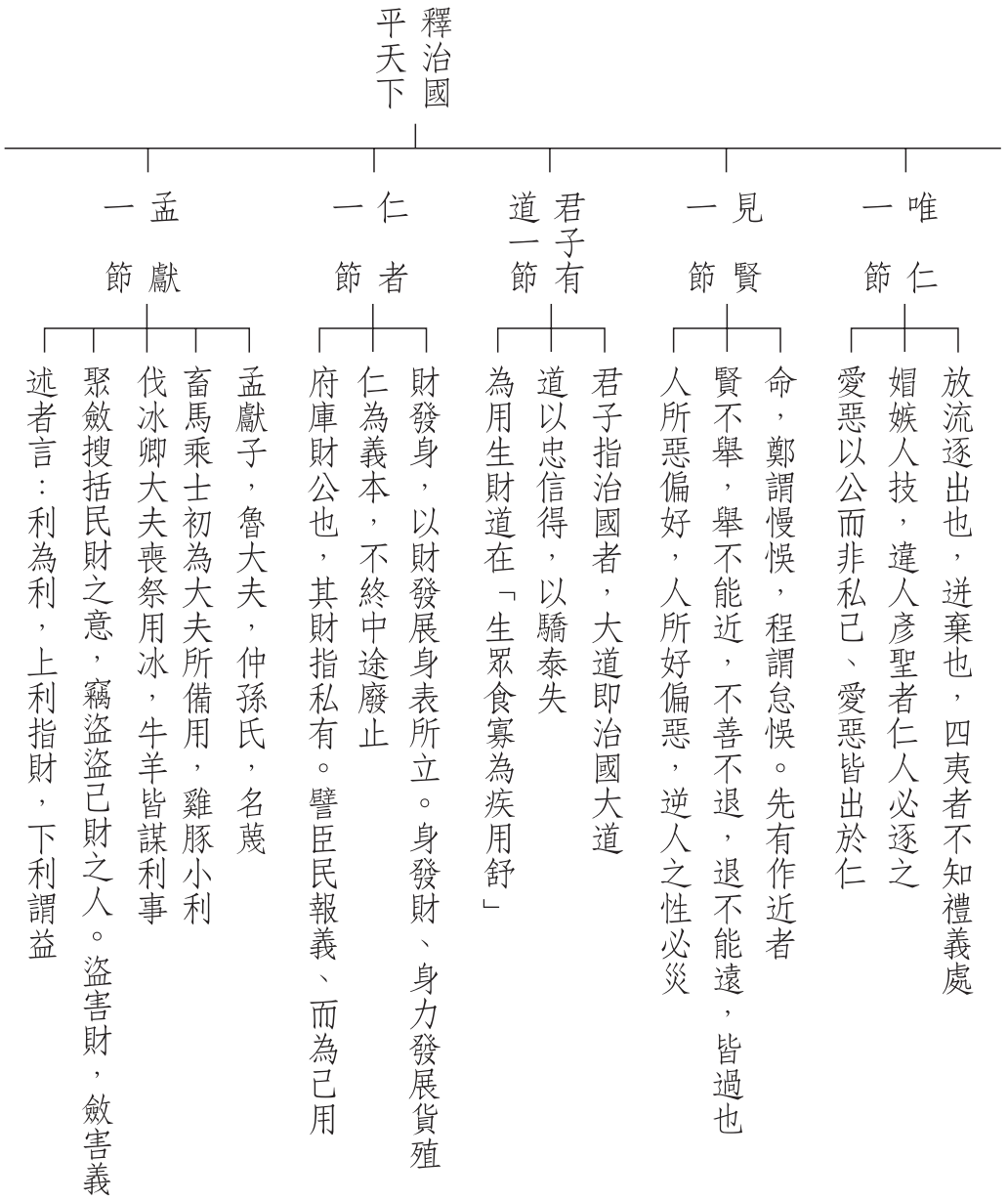

程朱皆以（身）當作心文易明
（附註）身有所忿懥句
身與心字形不似或不致誤且四乃情非心
身表心情動態誠中形外身亦可通
釋修身齊家
情所蔽
親謂近密，愛謂寵惠
連講所親而愛好者
賤謂鄙輕，惡謂憎厭
連講所賤而厭惡者
畏謂服怯，敬謂崇重
連講所畏而崇敬者
哀謂悲憫，矜謂憐惜
連講所哀而矜憐者
敖謂驕倨，惰謂怠慢
連講所敖而惰慢者
上一字情所發
下一字身採行
偏僻不正
二字必以情身分者，以此章重釋修身，情必表於身始省內而修外。
理之正
不以私好而昧所好之惡
身行能無濫惠無偏袒
不以私惡而昧所惡之美
身行能無杜賢不屈才
情不蔽理者少
私不奪公者少
引證
子雖惡而不知蔽於私情之溺愛
苗雖碩而不知蔽於私情之貪得
此身不修
不可齊家

【註】此宋朱子之釋之其作「於」講、辟作偏講。漢與他注「之」猶適也、即適他見他也。辟者譬也、以他作鏡而自省也。舉一例餘（設我適彼，見彼有德，則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我若自修有德，必能使眾亦親愛於我也。）




釋治國平天下
平天下
平天下節
先治國本後平天下
上以孝悌慈倡、下亦以此和而不背
絜謂推度、矩是方範、君子必有之道
所惡一節
惡者不欲也，上下以位言、前後以倫言、左右以平等言
使令也、事奉也、先從循也、交接也
釋絜矩義、舉例以明之
詩云一節
小雅
歡樂此君、如民父母，傾心擁戴之意
述者言：好惡與民所同
詩云一節
小雅
節峻也、巖巖嶸峋貌、赫赫威儀貌、師尹大師尹氏
述者言：辟偏私、不知絜矩，天下共惡而戮之
詩云一節
桃夭夭
國風
興體，之子家人如花與葉
夭夭艷麗貌、蓁蓁繁盛貌、家人包乎孝友
述者言：宜家而後可以教國人
宜兄弟
小雅
宜兄弟能行友愛悌道
述者言：先宜兄弟可教國人
儀不忒
曹風
儀謂規範、忒差也、正匡也
述者言：其家足法，民有法守


釋治國平天下
詩云一節
大雅
殷指紂，喪師失眾也，上帝天命，儀作宜，監察也，峻命受大任
王民者，不易難也
述者言：民眾即國本，得失由之
是故一節
德指明德新民止善，用有國財先足之意
外疏義，內親義，爭利於民施奪民之政
財與民心聚散樞紐，悖逆也，言出貨入禍福之因
康誥一節
注見前
天命無常久之道
述者言：得失天命在善與不善
楚書，楚之文獻，寶為奇貴之稱
舅犯，即晉狐偃，字子犯，文公母舅。親思親也
秦誓一節
尚書篇名，秦襲鄭為晉所敗而作
斷斷誠一貌，休休寬容貌，彥美才，聖美德
義人技若己有 人彥己心好 他善如己出 能保民 尚利國
媢嫉忌也，違絕也
義忌人技 阻人善 不能容人 不能保民 且危害國


釋治國平天下
一唯仁節
放流逐出也，迸棄也，四夷者不知禮義處
媢嫉人技，違人彥聖者仁人必逐之
愛惡以公而非私己、愛惡皆出於仁
一見賢節
命，鄭謂慢悞，程謂怠悞。先有作近者
賢不舉，舉不能近，不善不退，退不能遠，皆過也
人所惡偏好，人所好偏惡，逆人之性必災
君子有道一節
君子指治國者，大道即治國大道
道以忠信得，以驕泰失
為用生財道在「生眾食寡為疾用舒」
一仁者節
財發身，以財發展身表所立。身發財、身力發展貨殖
仁為義本，不終中途廢止
府庫財公也，其財指私有。譬臣民報義、而為己用
一孟獻節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氏，名蔑
畜馬乘士初為大夫所備用，雞豚小利
伐冰卿大夫喪祭用冰，牛羊皆謀利事
聚斂搜括民財之意，竊盜盜己財之人。盜害財，斂害義
述者言：利為利，上利指財，下利謂益

長國家節

- 長指國之首
- 必自小人，「自」作用解，善能也
- 小人不明治道，不愛民者。善者指君子
- 國以民本，民聚民散，國之存亡

《大學》衍義

大學之道①，在明明德②，在親民③，在止於至善④。知止而后有定⑤，定而后能靜⑥，靜而后能安⑦，安而后能慮⑧，慮而后能得⑨。物有本末⑩，事有終始⑪，知所先後⑫，則近道矣⑬。

【注釋】

①大學：漢儒鄭康成注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宋儒朱子晦庵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由此可知，《大學》實為士君子修己治民之學。〇道：人類皆有無聲無臭的天性，純真純潔，卻是一切理想思路的主體，但能不失真純面目，就名曰「道」。

②在：在於。〇明明德：第一個「明」作動詞，乃彰顯之義。「德」字，古文寫作「悳」，《說文》曰：「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己，從直從心。」清代文字訓詁學家段玉裁注曰：「內得於己，謂身心所自得。外得於人，謂悳澤

使人得之。」雪廬老人注曰：「即《中庸》『天命之謂性』之性。得天之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所以「明德」即聖人之德。

③親民：即愛民也。宋儒程子伊川懷疑「親」字應是「新」字的錯訛，便直接將經文改作「新民」。明儒王陽明仍作「親民」解。「親」、「新」二字，古籍中亦多見相互假借，然程子所為，我輩委實不敢讚歎，更加不敢效仿。

④止於至善：即處於最完美的境界。宋儒陳澔《禮記集說》云：「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善哉！此說亦堪稱「至善」矣。

⑤知止：念茲在茲，即常念本性之「明德」。〇后：與下文四個「后」字均通「後」。〇定：志有所立，勉持不變。如王陽明《大學問》曰：「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

⑥靜：心境清明，不為妄動。

⑦安：泰然恬然，心不異遷。

⑧慮：精研明辨，識見高遠。

⑨得：獲得達於至善之要領。前人多有釋其為「得道」者，實則不然。若云得道，則下文不必再說「近道」也。

⑩本末：即始末、原委。此處之「本」，指「明明德」；「末」即「親民」。

⑪終始：事物發生演變的全過程。此處以「能得」為終，「知止」為始。

⑫先後：輕重緩急是也。此處以「明明德」為先，「親民」為後；以「知止」為先，「能得」為後。

⑬近道：近乎大道。

【衍義】

古時蒙童八歲入小學，學習灑掃應對進退之行，及禮、樂、射、御、書、數之業。十五歲入大學，「大學」乃修己治民、治國安邦之學。其道「在明明德」、「在親民」。開篇不言「大學之法」，而言「大學之道」，其意可謂深遠。

所謂「明德」者，即聖人之德。聖人之德人人本具，即吾人本善之性德。然凡夫為物欲所障蔽，原具本善之性德非失似失，不過一旦去除障蔽，性德便

可復明。

佛家創教始祖釋迦牟尼於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悟道之際，即連聲驚歎：「奇哉！奇哉！我觀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佛祖說一切眾生本具佛性，只因被妄想、分別、執著這些煩惱障礙住了，一旦障盡，原本圓滿具足的智慧德能便可得以顯現。《楞嚴經》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當眾生圓證菩提，方知清淨本然的妙明真心不過是恢復自家本來面目而已，並非心外得來。——《大學》之「明明德」，可於此處旁通矣。

《孟子・盡心上》云：「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自己覺悟叫通達，助人覺悟叫化導。通達是智慧，化人是仁愛。智慧與仁愛兼備則名為聖人。「明明德」者，自立也；「親民」者，立人也。《孟子・盡心下》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以，若欲立人，必先自立。

佛法亦有小乘和大乘之別，小乘佛法的最高果位叫阿羅漢。阿羅漢只求自度而不願度人，所以釋迦世尊呵斥他們是墮無為坑的殘根敗種。若欲證得無上

圓滿的佛果，必須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廣度一切眾生。

吾人欲明明德，固須發明自心的明德，但同時也要以德澤人，希望人人都能明明德，所以大學之道又須親民。假使不能親民，則為德不廣，自心的明德就不能完全發明。更進言之，縱然自心明德完全發明，而天下蒼生尚有未明者，仍須親民教化，不能自已。能自覺而後覺他，使自他同歸於覺悟，此之謂至善也。

修學知有所止，則心有定向。所以「知止」的「知」字尤其值得玩味。凡夫受外物之誘惑，其心無片刻不在妄動。所以必須守一目標，立一大志，然後以志率氣，待意氣沉著，則但見一義，生死、榮辱、得失、恩怨皆不足動搖，而無貪求、瞋恨、痴戀、傲慢、猜疑之念。至於意志消沉，心如槁木死灰者，不能稱之為定也。人若常存悲天憫人之大志，則聲色貨利不能入矣；人若常存自私自利之心，則仁義理智之良知不能顯現矣。故而此處所言之「定」者，應是心有所守也。

學者守定目標，堅持日久，則心境清明，不為妄動。世人但知求環境之靜，不知求心境之靜。當其進入一個清靜的環境，耳目一新，名利之欲暫可淡

泊，然而不久就會覺得空虛寂寞，百感叢生，這便是環境雖靜而心境不靜之故。所以真正的靜應該是由內而外的，意志有了定向，然後摒除雜念、氣固神凝，雖身處於繁華喧囂之中，也能夠心緒安寧、不受干擾。求學須氣定而神靜，定則能鍥而不捨，靜則能辨析精微。人心靜到極致，則物無不照、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安者，好而樂之，習以為常。學者志於道，必須安其所學，不可見異思遷。安學則能安貧、安命、不怨天、不尤人，悠然自得。學至於安，則堅固篤實、不致退轉；行至於安，則從容中道、不覺勉強。於是心安而理得矣。

慮者，思慮也。學行至於安，則神明在躬、思慮深入、識見高遠、氣度恢弘。應對大事，則有謀有斷。如《中庸》篇所云：「唯天下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所謂「聰明睿智」，即「能慮」是也。

得者，即獲得達於至善之要領是也。

從「知止」到「明明德」，其間用力之過程，有「定、靜、安、慮、得」五個次第，上智者只可速進，不可躐等；下愚者只可緩行，不可中輟。因為儒家教育的方法，惟有真積而漸成，並無猛進而頓悟。只要次第不亂，循序漸

進，長時熏修，無有不成功者。

凡物必有本末，研究物理者，必須先求其性質能力，然後可以發揮其功用。其性質能力，本也；功用，末也。凡事之發生演變，必有其因果始終，始為因，則終為果；終為因，則始為果。因果之間轉變、相續、循環不斷。研究歷史及社會學者必須探究事理之因果關係，事不孤立，必非突發。觀察終始，則知相因相成之理。

必是自身性體已明，而後方能親民。自覺為本，覺他為末。「止於至善」為事業之終，「知止」為起行之始。

所謂「先後」，即輕重緩急是也。學者當以「明明德」為先，以「親民」為後。以「知止」為先，以「能得」為後。此是指出立身處世的根本，根本一旦立住，則近乎大道矣。

古時讀書人位列四民之首，因其處世態度與一般人不同。一般人先講生活而後講禮義，讀書人則先講禮義而後講生活。一般人先行而後知，讀書人則先知而後行。一般人先為己而後為人，讀書人則先為人而後為己。一般人先私而後公，讀書人則先公而後私。一般人先利而後義，讀書人則先義而後利。一般

人先家而後國，讀書人則先國而後家。一般人先求收穫而後施勞，讀書人則先施勞而後收穫。一般人先樂而後憂，讀書人則先憂而後樂。總之，讀書人應攘利不先，赴義恐後。道不遠人，惟須了知本末先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⑭，先治其國⑮；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⑯；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⑱；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⑲；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⑳；致知在格物㉑。

【注釋】

⑭古：指夏、商、周三代。

⑮治國：治理國家，使國泰民安。治，治理，古音有讀「chí ㄔˊ」者。

⑯齊家：「齊」字，《說文解字》言其本是一個象形字，似禾麥吐穗上平之

狀。宋儒徐鉉注曰：「生而齊者，莫如禾麥。」齊者，整齊。整齊家道，使家有倫序、和樂平等之義。

⑰修身：修者，修整。修整自身言行，使自己少妄言悖行。

⑱正其心：正者，修正。修正自心，使其恢復本來面目。

⑲誠其意：誠者，不欺；意者，起念思量。省察不欺心之所存，做到能克其念。

⑳致其知：古注不一。王陽明注曰：「致良知。」其義甚為通達，可取。致者，啟發、學習、存養是也。良知者，即「性德」也。

㉑格物：古注不一。宋儒司馬光注曰：「格，扞也；禦也。」印光大師訓「格」字為「格除」，應是以《孟子》「格君心之非」為據。防扞物欲誘惑，和格除物欲誘惑，二說皆善，可以兼取。

【衍義】

儒家對於政治，但求掌握治權，而不重視政權。齊民以禮，化民以德，不爭為南面之王侯，甘願為民眾之師保。夏、商、周三代的君王皆重視道德仁義

的教化，「明明德於天下」，即行王道仁政，德施普遍，天下同化於文明。既云「欲明明德於天下」，便可見「親民」和「止於至善」皆是「明德」之中的事。此種目的，非武力所能成功，非物質所能控制。必須由本國國民道德高尚，文化發達，然後可以精神感召，天下歸心。

家者，民族之本源，國家之基礎，是由血統關係而構成的自然團體。古代皆是大家族，奉一開族受姓氏之人為始祖，居住固定之地，實行家族共同財產制，立宗廟以明血統系屬，立家規以為共遵之信條，定喪服以辨親疏，立學塾以教導子弟，推崇忠孝仁愛之教，親於宗族，友於外族，信任朋友，賑撫貧者。亦共同學習韜略與武術，但僅是用來抵禦外來的侵擾。家族之中的族長，必由德才兼備之人擔任。士君子學有所成，必先施教於家，然後化行於國。家族之中上和下睦、夫義婦順、兄友弟恭、長幼有序、各安其分、各竭其力、整齊清潔，乃謂之齊。

士君子欲齊其家，必須以身作則，故須先修其身。所謂修者，即是學會省察自身之言語、舉動、行為、儀表、態度，對不善之處加以修正。如言語應當溫和、爽朗、誠懇，不疾言、不妄言、不戲言、不邪言；舉動應當安詳、莊

敬、穩重，不急躁、不怠忽、不輕浮、不強橫；行為應當公正、嚴明、積極，不自私、不損人、不凌虐、不妄作；儀表應當整潔、端莊、高雅，不鬼祟、不凶惡、不污垢、不柔弱；態度應當謙恭、肅穆、正直，不驕慢、不諂媚、不輕薄、不怯懦。以禮自防，以義自律。目不視淫邪凶惡之色；耳不聽淫靡狂暴之言；足不踏邪僻罪惡之地；手不作非禮不義之舉。此之謂修身。倘若自身不能治理，何以治理他人？自身不正，何以匡正風俗？故而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修身並非徒然修飾表面，必須先做到內心端正。所謂心者，原有多種。五臟之中父母血氣所生者，名肉團心；於善惡順逆種種境界上起念分別者，名緣慮心；至於混千差而不亂，歷三際而不遷，炳然自照，卓爾獨存，在聖不增，處凡不減者，名靈知心。此處所言內心端正，是指復還我輩清淨周遍的妙明真心。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能復還自家真心，已是聖者無疑，本可「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然而聖人悲憫我輩愚痴眾生，雖是已非凡夫，卻不壞凡夫之法，於是為諸眾生演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諸

端，以期天下蒼生皆能復還自家真心。所以修、齊、治、平四目皆攝於親民一綱之下。

意者，人之妄心所生念頭是也。昔者曾文正公曰：「一念不生是謂誠。」此是「誠」字最恰當的注解，是真實說。然一念不生之功絕非一躍可及，故須尋一個人人皆可下手之處，此處便是「不自欺」三個字。吾人若能堅持力行，自有妄盡還源、背偽歸真之日。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非虛言也。所以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人類皆有無聲無臭的天性，純真純潔，卻是一切理想思路的主體。但能不失真純面目，就名曰「道」。道中具有自然的知覺，稱作「良知」，也就是性「德」。還具有自然的能力，稱作「良能」，也就是性的「仁」善。然而良知雖是一切知見的種子，但假如不經啟沃，就像種子不種植於土中，則不能長苗顯現。所以先天之知必須融合後天之知，而後才可生出仁、義、禮、智。何謂後天之知？即歷史文獻、前言往行也。所謂致知，即是藉助聖賢遺教啟發自身之良知。

良知無私，唯恐物欲蔽塞。譬如明鏡，本可照天照地，若被塵埃覆蓋，則

不能照見。可知物欲實為道法之魔軍、罪惡之根源。所以必先格除物欲的侵擾，始可向學，不打通義利關頭，且莫輕言學問！致知在格物，正此理也。《續小兒語》云：「學者三般要緊：一要降伏私欲，二要調馴氣質，三要跳脫習俗。」可謂良訓也！

以上為大學之八條目，先後一貫，層次井然。自修身以下四目歸入親民一綱，為外治工夫，即外王之學。自正心以上四目歸入明明德一綱，為內聖之學。內聖外王，方稱圓滿之教、至善之學也。

物格而后知至㉒，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㉓。

【注釋】

㉒知至：良知顯現。

㉓天下平：天下和平是也。

【衍義】

前一段乃是自外而內，由事功而推求性理，自枝末而窮究根本。此一節則是自內而外，由性理而達於事功，自根本而延及枝末。王者治民之學，必先充實內在修為，而後發揚事功。良知是自己的本覺，本覺本有；劣習惡性不是自己本有，是不覺，不覺本無。所以降服私欲乃我輩首要著力處，實為當務之急。能格去貪、嗔、痴、慢、疑、恨、怨、惱、怒、煩等惡習劣性，則自然障去慧生、良知顯現。故曰物格而後知至。

良知顯現，則意念真誠，莊嚴恭敬，不欺不偽，久之則於善惡順逆一切境界皆能不起妄念。故曰致知而後意誠。

《荀子・不苟》篇云：「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學至於誠，則根柢堅實、不為妄動，若能一直熏修存養，自能徹悟本心、洞見自性。此所謂意誠而後心正是也。

明了性理而修身，則如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一切言動都不會偏離大道。若性理未明而徒然於外著力，則一切都成為襲取，不得真實受用。故云

心正而後身修。

君子修身有道，言為世法，行為世則，父子、兄弟、夫婦、子女、伯叔、姻親之間皆受其影響，從而捨邪歸正、背塵合覺、轉迷為悟，是家齊矣。故曰身修而後家齊。

由一家一族為模範，而化民成俗，使人人崇禮尚義、明廉知恥，則國治矣。故曰家齊而後國治。

一國之文化發達，王道大行，國民則身心安樂，自然近者悅服而遠者慕化，舉世之民共進於文明，則天下和平矣。故曰國治而後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24]，壹是皆以修身為本[25]。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26]。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注釋】

㉔天子：夏、商、周三代的天下是諸侯制，有八百多個諸侯國，各國君主在統轄區域內世代掌握軍政大權，但按禮要服從王命，定期向王者朝貢述職，並有出軍賦和服役的義務。王者為教天下百姓敬畏天地，提醒自己要順天應人，故稱天子。〇庶人：泛指無官無爵的平民百姓。

㉕壹是：一概、一律。

㉖否：無。

【衍義】

天子與平民百姓，名位雖有不同，然所具之明德卻是沒有差別，明德既同，則親民和止於至善亦無二無別，故云上自天子，下至一般平民百姓，無分上下貴賤皆以修身為根本要務。前文雖大略指出物有本末，又云致知在格物，然而卻未曾直接指出下手方便處，只因心、意、知乃是抽象概念，不易把握，所以此處隨順眾生而直說修身為本。前文所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並未特指帝王，可證此處也並非特指天子修身始可平天下。如大舜耕於歷山之

時，何嘗不是庶人？伊尹耕於有莘之時，傅說版築之時，太公釣於渭水之時，亦何嘗不是庶人？只因他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所以皆能明明德於天下。以天子言之，則諸侯、公卿乃至庶人，皆是他明德中所幻現之物，是故自身為物之本，家國天下為物之末。以庶人而言之，官吏乃至天子亦皆是他明德中所幻現之物，故此同樣是以自身為物之本，而家國天下為物之末。如同佛家華嚴宗所言主伴之論，若以此為主，則彼者盡皆為伴；以彼為主，則此者盡皆為伴。皆可為主，又皆可為伴，主伴圓融無礙。因為名相上雖有主伴之說，實則本來一體無別。《呂氏春秋・先己》云：「凡事之本，必先治身，成其身則天下成，治其身則天下治，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此言即明白地道出了為何要以修身為根本的原因所在，因為身是我們的正報，身外的家國天下盡都是我們的依報，一切外在的依報都是由正報而生出，而且是隨著正報的變化而變化的。

要辦事徹底，必須通理達道。若只是一知半解，不能成什麼大事。身不修則德不立，德不立則絕無化成家國天下之理。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但是凡

夫迷惑顛倒，多是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往往厚責於人而薄責於己。此處聖人感歎：「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這是歎息無人能行恕道。言似平常，卻道破好大天機！因為恕道是聖賢心學的血脈，范忠宣公純仁即教誡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孔門之學志道依仁，恕是行仁的方法，堯舜之仁，不過終身奉行恕道而已。假若能行恕道，久之則能愛人如己，乃能了悟物我一體之理。所以聖人緊接著便鼓勵我們說，若有能行恕道者，這是知道學問的根本在哪裡，這是良知的顯現。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27]，如好好色[28]，此之謂自謙[29]。故君子必慎其獨也[30]。小人閒居為不善[31]，無所不至[32]。見君子而後厭然[33]，揜其不善而著其善[34]。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35]。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㊱！」富潤屋㊲，德潤身，心廣體胖㊳，故君子必誠其意。

【注釋】

㉗惡惡臭：厭惡不好的氣味，音唸「wù è xiù ㄨˋ ㄜˋ ㄒㄧㄡˋ」。

㉘好好色：喜歡美好的容顏。前一「好」字唸「hǎo ㄏㄠˇ」，後一「好」字唸「hào ㄏㄠˋ」。

㉙自謙：自足，心安理得。「謙」字通「慊」字，唸「qiè ㄑㄧㄝˋ」。

㉚慎其獨：在獨處中謹慎不苟。

㉛閒居：即獨處。

㉜無所不至：無所不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㉝厭然：掩藏。言小人掩藏其不善之事。「厭」為「黶」之古字，音唸「yǎn ㄧㄢˇ」。

㉞揜：掩蓋，音唸「yǎn ㄧㄢˇ」。〇著：表現。

㉟肺肝：比喻內心。〇然：助詞，用於句末，與焉、也同等用法，表肯定。

㊱嚴：令人畏懼。

㊲潤：潤色、滋益。

㊳心廣體胖：心中坦然，身體舒泰。「胖」字讀「pán ㄆㄢˊ」。

【衍義】

朱子懷疑此段文字錯簡，因此將其移置於後文，作為他改訂《大學》的第六章。實則古本如此排列並非毫無道理，上一段講到致知，此一段接著便為之詳示誠意。

所謂誠意，即不自欺。自欺者，即是徇私欲而蒙蔽良知。人之良知乃人先天本具，可辨別善惡是其天賦之能。人體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接觸六塵（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六識（見、聞、嗅、味、覺、知）。鼻根厭惡不好的氣味，眼根喜歡美好的容顏，這是身體器官的正常感受反應。學者厭惡惡事則應該如同鼻根厭惡不好的氣味，樂於為善則應該像眼根喜歡美好的容顏。因為善生於誠，惡生於偽，立誠則善心生，以修善為自身應盡之責，久之則自然從容中道、心安理得，此為心境之至樂。

作偽則惡心生，以他人之愚昧為可欺，以他人之弱小為可侮，自以欺騙、

控制、侮慢他人為得計，權術謀略盤旋於胸中，而心勞日拙。此聖賢與姦邪之分，即在誠偽之間耳。

佛家有七佛通偈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此處所謂「如惡惡臭」，即「諸惡莫作」；所謂「如好好色」即「眾善奉行」。在大庭廣眾之下，縱然是市井無賴也必然不會毫無顧忌，何況自命為讀聖賢書的學者呢？那在人前自然是皇皇仁義可知了，但學者最致命的一個毛病則莫過於自欺，所以袁了凡先生便勸誡子弟說：「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君子因為有羞恥心，所以能慎獨之於衾影。能夠做到不愧衾影，便能「自淨其意」，進而其心可正。

司馬光曰：「才勝於德，謂之小人。」小人獨處之時，私行不義，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但是一旦見到有德的君子，也會很不好意思地意識到自己做錯了，從而想盡辦法掩蓋自己的過錯，努力表現自己善的方面。這就說明小人也有良知，但因為不能致知，所以不能誠意。在《論語・學而》篇第三章，孔子

說：「巧言令色，鮮矣仁。」這便是提醒我們，以花言巧語打動人，偽裝出和善的態度取悅人，這種人缺少仁厚之心。因為仁是心上的功夫，若是徒然地只在表面作文章、耍奸巧，作得越是逼真，便越是險惡。然而此等偽裝實屬自欺，只可蒙騙愚人，不能欺罔智者。雖是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其實肝肺早露，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因為心有所動，必現於容色，誠意立於心，必顯於外表，所謂「根於心而生於色」是也。所以君子修其道德，必定慎於閒居獨處之時，絕不會因為無人見而敢有絲毫放縱。

曾子所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警醒世人應對天地鬼神常存敬畏之心，所謂「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我輩雖是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明察秋毫、欺瞞不得，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怎能不令人畏懼？家有資財，必潤色其屋，人有德行，必滋益其身。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心胸坦蕩，身體自然流露出安泰之氣。所以君子修道求學，必誠其意。

《詩》云㊴：「瞻彼淇澳㊵，菉竹猗猗㊶。有斐君子㊷，如切如磋㊸，如琢如磨㊹。瑟兮僴兮！赫兮喧兮㊺！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㊻。」如切如磋者，道學也㊼。如琢如磨者，自修也㊽。瑟兮僴兮者，恂慄也㊾。赫兮喧兮者，威儀也㊿。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51)，民之不能忘也。

【注釋】

㊴《詩》云：以下所引詩句出自《詩・衛風・淇奧》。漢儒毛亨稱此篇是衛人讚揚衛武公之賢德。

㊵瞻：看。〇淇：淇水，源出河南林縣大號山，古為黃河支流，東漢建安年間，曹操於淇口作堰，遏使淇水向東北流去，注入衛河以通漕運，此後遂成為衛河支流。〇澳：通「奧」字，指水邊深曲之處，音唸「ㄩˋ」。

㊶菉竹：《詩・衛風・淇奧》作「綠竹」。〇猗猗：形容美而茂盛。

㊷斐：形容有文彩。

㊸如切如磋：據《爾雅・釋器》，製作骨質的器皿叫「切」，製作象牙質的器皿叫「磋」。比喻道德學問方面互相研討勉勵。

㊹如琢如磨：據《爾雅・釋器》，製作玉質器皿叫「琢」，製作石質器皿叫「磨」。比喻修養德業，研討義理，修飾詩文等。

㊺赫兮喧兮：《詩・衛風・淇奧》作「赫兮咺兮」。形容氣勢莊嚴宏偉。

㊻諠：忘記。《詩・衛風・淇奧》作「諼」字，因二字互通。

㊼道學：道德學問。

㊽自修：修養自身的德性。

㊾恂慄：恐懼戰慄。言其內心端肅誠明而常存敬畏。

㊿威儀：莊重的儀容舉止。

(51)盛德：敬稱有高尚品德的人。

【衍義】

《詩・衛風・淇奧》是讚歎衛武公的詩篇，衛國是周文王嫡九子康叔的封地。衛武公是衛國第九位國君衛僖侯的兒子，第十位國君衛共伯的兄弟，衛僖

侯去世後，衛共伯即位，衛武公暗中招募武士偷襲衛共伯，衛共伯被逼自盡，國人擁立衛武公為國主。衛武公即位後，追悔前愆，反己修德，遵行衛國始祖康叔的教令，使得衛國民富國強、百姓安樂。犬戎攻破鎬京之時，衛武公出兵勤王，協助周平王平息叛亂，遷都洛陽，因功勛卓著而被周平王由侯爵晉升為公爵，之後又輔佐平王，入周朝為相。因為衛武公能夠進德修業、從諫如流，所以被天下諸侯所敬重。

此節所引用《詩・衛風・淇奧》的詩句，大致可以譯為：「你看那淇水轉彎處，綠竹美麗而茂盛。文質彬彬的君子，治學如切如磋，修德如琢如磨。內心端肅誠明而常存敬畏，氣勢莊嚴宏偉而盡顯威儀。這位文質彬彬的君子，令人終難忘懷。」

切磋琢磨，即是致知。骨、角、玉、石須經過切磋方能成器，人必賴修習道德學問方能成材。所謂恂慄，是指內心端肅誠明而常存敬畏，即誠於中是也。所謂威儀，是指儀容舉止莊重有則，即形於外是也。盛德，即是已明自身之明德。實則致知、誠意、正心，皆是明明德之別名。致到極處，誠到極處，正到極處，即名至善。民不能忘，即是親民。可見親民和止於至善，不是明德

之外的事。

《詩》云[52]：「於戲[53]！前王不忘[54]。」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55]，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56]，此以沒世不忘也[57]。

【注釋】

[52]《詩》云：以下所引詩句，出自《詩・周頌・烈文》，是周成王祭祀宗廟的樂歌，讚頌文王和武王的的功德。

[53]於戲：嘆詞，表示讚美或慨嘆，音讀「wū hū ㄨ ㄏㄨ」。

[54]前王：指周文王和周武王。

[55]賢其賢：尊賢。前一個「賢」字為好賢，後一個「賢」字為賢人、賢德。○親其親：前一個「親」字為親愛，後一個「親」字為親人、親屬。

[56]樂其樂：前一個「樂」字為喜歡，後一個「樂」字為安樂。○利其利：前一個「利」字為貪愛，後一個「利」字為利益。

㊼沒世不忘：永遠不能忘記。

【衍義】

此節引用《詩・周頌・烈文》篇末句，讚歎文王、武王之仁愛典型不可忘。親其親，乃仁之始也。賢其賢，乃義之始也。因為君子宅心仁厚，能尊崇賢德以利天下，愛自己的親人而推及到愛別人的親人。而小人則但知自家安樂，只為貪圖個人私利。文王和武王能將自己的智慧與仁愛廣施天下而澤及於民，是以萬民永遠不能忘記。

〈康誥〉曰：[58]「克明德。[59]」〈大甲〉曰：[60]「顧諟天之明命。[61]」〈帝典〉曰：[62]「克明峻德。[63]」皆自明也。[64]

【注釋】

㊽〈康誥〉：所引經句，出自《書・周書・康誥》。周武王滅殷之後，封康叔

於康國（今河南禹州西北）。以商舊都封與紂子武庚，並以殷都以東為衛國，由武王弟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國，由武王弟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國，由武王弟霍叔監之；總稱三監。周成王即位之初，妄圖復國的武庚挑唆三監作亂。周公東征，誅武庚，殺管叔，流放蔡叔，貶霍叔為庶民，平定了三監之亂。康叔因為參與平亂有功，被改封至殷商故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國號為衛。康叔赴任之時，周公作〈康誥〉勸勉康叔。

59 克明德：能夠明明德。

60 〈大甲〉：所引經句，出自《書・商書・太甲上》。「大」字是「太」的古字。太甲是商湯王的嫡長孫，商朝的第四位君主。商湯王去世後，因其長子太丁已死，便由太丁之弟外丙繼位。外丙在位三年而死，便由其弟仲壬繼位。仲壬在位四年也去世了，開國元老伊尹便推戴太丁之子太甲繼承王位。太甲在位三年，昏庸無道，恣意妄為，伊尹屢諫無果之後，便將太甲放逐到商湯王的墓地桐宮（今河南偃師縣）去反省。太甲在桐宮三年，日日反求諸己，悔過自新，伊尹便率領群臣將其迎回京城，還政於他。太甲復位之後，修身勵行，勤政愛民，感得諸侯歸心，四海升平。伊尹於是作〈太甲訓〉三

篇褒揚太甲。

⑹顧諟天之明命：言先王每有所行，必稟順天命。天之明命，即吾人天賦之明德。顧，回視也。「諟」字乃「是」的古字。

⑹〈帝典〉：指《尚書》中的〈堯典〉和〈舜典〉，是記述唐堯、虞舜言行事跡的重要文獻。以下引用經文出自《書・虞書・堯典》。

⑹克明峻德：《書・虞書・堯典》作「克明俊德」，亦是能明明德之義。克明，即能明。峻，高大。

⑹自明：由誠而明。

【衍義】

此節引用《尚書》解釋明明德。由文王追溯到商湯，由商湯追溯到帝堯，皆是修身為本，由誠而明。

湯之〈盤銘〉曰⑹：「苟日新⑹，日日新，又日新⑹。」〈康

誥〉曰：「作新民[69]。」《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70]。」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71]。

【注釋】

[65]〈盤銘〉：古代刻在盥洗盤器上的勸戒文辭。

[66]苟日新：勉強而自新。苟，勉強。

[67]日日新：每日皆能自新。

[68]又日新：堅持每日自新。又，繼續。

[69]作新民：教民日日改過自新。

[70]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出自《詩・大雅・文王》，是稱揚文王的道德功績。此二句讚歎周雖是舊邦故國，然其道德卻是日新又新。

[71]無所不用其極：無處不盡心竭力，使之達於至善。

【衍義】

欲誠其意，莫若自新。自新者，即是不安於舊習，而能格物致知。因舊習

薰染已久，最初用功必然甚難，然而卻不得不勉強為之，此即是商湯王所謂「苟日新」。道德學問不可得少為足，必須不斷進步，日新其德。修學最忌半途而廢，所以必須堅持不懈，新之又新。〈學記〉云：「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所以古時候的聖王建設國家、統治人民，都是以教育為最優先、最重要的工作。〈康誥〉所言「作新民」，便是鼓勵萬民，使之振作，不可因循苟且，日日改過自新。周自后稷建國傳至文王，已歷十餘世，雖屬舊邦故國，然其道德卻是日新又新。所以君子修身，一定是徹底洗心革面，處處盡心竭力，使之達於至善。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72]《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73]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74]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

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注釋】

⑫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出自《詩・商頌・玄鳥》。邦畿，王城及其所屬周圍千里的地域。惟，是。止，居。

⑬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出自《詩・小雅・綿蠻》。「緡蠻」原作「綿蠻」，形容小鳥可愛之貌。止，棲息。「丘隅」原作「丘阿」，指山丘的曲深僻靜處。

⑭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出自《詩・大雅・文王》。穆穆，形容德行純美。於，嘆詞、音唸「ㄨ」。緝熙，光明也，引申為光輝。敬止，敬仰。「止」字為語氣助詞。

【衍義】

此節先引用《詩・商頌・玄鳥》，說明百姓都知道居止於王城及其所屬周圍千里的地域；又引用《詩・小雅・綿蠻》，說明小鳥也知道棲息在山丘的曲深僻靜之處；再引用孔子之言，說明凡物皆知擇善地而棲止，豈有萬物之靈而

反不如鳥之智慧的道理呢？《詩・大雅・文王》有詩句讚歎說：「德行深厚的文王啊，他的聖德光輝使人們無不敬仰。」以下便為之詳解原因所在，乍看是講五倫須各盡本分，然細觀卻是僅說文王一人而已。對於臣下而言，文王為君；對殷商而言，文王為臣；對王季而言，文王為子；對武王、周公而言，文王為父。可見自身為本而所對者皆為末。明德之理，對臣下則名為仁；對君上則名為敬；對父母則名為孝；對子孫則名為慈；對國人則名為信。可見「無所不用其極」，並無二極。皆是由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文王能誠於中而形於外，所以可達於至善。

子曰：「聽訟[75]，吾猶人也。[76]必也使無訟乎！[77]」無情者[78]，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79]，此謂知本。

【注釋】

[75]聽訟：聽理訴訟。

⑯猶人：如同別人，與別人無異。

⑰無訟：沒有爭訟。

⑱無情者：虛偽不實之人。

⑲大畏民志：使民心悅服，皆遵循聖人所講的大法則。「畏」字通「威」，法則之義。

【衍義】

此節開端引用《論語・顏淵》篇的經句。因為孔子曾為魯國司寇，所以說自己聽理訴訟與別人無異，即聽取雙方所訟之辭，判定誰曲誰直，但不同的是自己的存心是在於使民眾和睦而不爭訟。虛偽不實之輩，其言辭閃爍，不能坦誠待人。若能使民心悅服，皆遵循聖人之道而行事，則自然無有爭訟了。世人不知心外無物，妄稱仁、敬、孝、慈、信可以對君、臣、父、子、良民，而不可以化頑惡。殊不知只是自己物未格、知未致、意未誠之故，所謂「德未修，感未至」是也。凡有爭有競之人，皆是虛偽不實之「無情者」，並非特指告假狀之人。君子能以明德化導愚頑，故能「大畏民志」，使爭訟者皆能自訟省

己，亦化為聖賢。然而此等效果，絕非動用刑罰兵戈之威所能成。能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方知化民之根本所在。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80]，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81]，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82]，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注釋】

[80]忿懥：憤怒。

[81]好樂：嗜好。「樂」字音唸「yào ㄧㄠˋ」。

[82]心不在焉：心思不在這裡。

【衍義】

此一節解釋正心修身。心為明德之本體，其中具有自然的知覺，稱作「良知」，還具有自然的能力，稱作「良能」。凡夫迷而不覺，其心受外在境緣所惑而起妄動，遂生出七情五欲。若遇違逆不順之境，則生出憤怒之情，情有所憤怒，則恨心生，其心不得正矣。若遭遇威脅，則生出恐懼之情，情有所恐懼，則委曲求安，不敢主張正義，其心不得正矣。若受私欲熏蒸而形成嗜好，則其心溺於所愛，從而不得正矣。有所愛而不願失去，則會心生憂患，從而不得其正矣。

經文所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乃人之情，之所以說「身有所忿懥」等語，是用身來代表心情之動態。實則生起諸般心情之原因，是不能格物，所以不能意誠心正。

心為身之主，心不能正，則視聽言動也必然隨之偏邪。心不能守，則無以應對事務。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皆是「心不在焉」而致如此，追其根源則是因為不能致知，所以意不誠而心不正。此處雖說修身

在於正心，然我輩當知格物致知之外，別無誠意正心之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83]，之其所賤惡而辟焉[84]，之其所畏敬而辟焉[85]，之其所哀矜而辟焉[86]，之其所敖惰而辟焉[87]。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88]。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89]。」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注釋】

[83]之：介詞，相當於「於」字。○親愛：親近喜愛。○辟：偏執、偏激，音讀「pì ㄆㄧˋ」。

[84]賤惡：輕視厭惡。

[85]畏敬：尊敬。

⑧⑥哀矜：哀憐、憐憫。

⑧⑦敖惰：傲慢怠惰。「敖」字通「傲」。

⑧⑧鮮：少，音唸「xiǎn ㄒㄧㄢˇ」。

⑧⑨碩：大。

【衍義】

所謂修身者，省察己身，端正不偏，日新其德是也。君子在家族中，以身作則，須公平正直，不可偏執。主觀太深，則有偏執。對於所親愛之人，則只知其美，不知其惡。對於所憎惡之人，則只覺不順服，而不知其優點。對於所尊敬之人，但遵其言而不敢疑，但畏其威而不敢親。對於所哀憐之人，只因憐憫同情，而不究其誠偽，所以反受欺罔。對於傲慢怠惰之人，因心中不喜，而致觀感有偏。以上五點，皆由不察真實，而致使心有偏執。心有偏執，則身不正而行不公。身不正，行不公，則家不能治矣。若窮究其本，此五種使人偏執之事皆是由於不能格物，所以不能致知，亦是不能齊家之因。

放眼天下，能夠看到自己喜歡之人的缺點，又能夠看到自己憎惡之人的優

點，這種不被自己主觀成見所蒙蔽的人實在是太少啦！就好比凡人因溺愛自己兒女，所以看不到他們的缺點。又好比農夫因經常見到自己的莊稼，所以感覺不到莊稼的成長。

因為人有好惡，本身就是未能格物所致，故此必須做到無好無惡，才能持中不偏，才可以有所好惡。此節最後一句由反面作結最為有力，「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便是加重強調修身為本。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90]，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91]」心誠求之，雖不中[92]，不遠矣。未有學養子[93]，而後嫁者也。

【注釋】

⑩弟：為「悌」的古字，音唸「ㄊㄧˋ」。

⑪赤子：嬰兒。因嬰兒初生呈赤色而得名。

⑫中：中庸。即待人、處事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

⑬養子：養育子女。

【衍義】

此節講齊家為治國之前提。因為儒家推崇的王道政治首重教化，而實施教化，必定是先自閨門之內，立家風以正世風。家中子弟不能教化，何足以教化他人？君子因何可以不出家門而感化全國，只因他真誠身教而影響風氣之故。家門之教，總不出孝、悌、慈三件事，而此三者，卻正是立人倫、治國家之本。凡能孝於父母者，必能忠於君。凡不忘祖宗者，必能愛其國。凡能順父母之志，不辱父母之聲名者，必能服從綱紀，不辱君命。凡能受父母之厭惡斥責而心不怨者，必不會叛君叛國。凡能在父母之過微起之時即知勸諫者，必能諫君之失，格君之非。故云「孝者，所以事君也」。以孝治天下，非虛言也。

悌為敬長。凡能敬長者，必能服從長官，奉公守法，和睦同僚。故云「弟者，所以事長也」。

慈者，愛幼也。凡動物皆有慈愛子女之天性，然而人類之慈愛，不止撫育、哺食、保護而已，必須教子女以正道，使之不履邪徑。倘一味驕縱溺愛，使子女入於邪惡之途，則反為不慈。能夠慈愛幼小，養之、保之、教之，則擔任職務，領導民眾，亦必能本此慈愛之心而養民、保民、教民。故云「慈者，所以使眾也」。引用《書・康誥》「如保赤子」之語，則是提醒主政者應視民眾如初生之嬰孩，育之保之，惟恐其有所不適。以此慈愛之心求民眾之安樂。

聖人惟恐我輩畏難不進，故而出言勉勵說：「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即是教導我們不要顧慮太多，只要是用真誠心去做事，縱然未能達到不偏不倚的中庸境界，亦是處於距離中庸不遠的地步。譬如女子未出嫁前，無有學習哺育嬰兒之事，待其出嫁生子，沒有不會哺育嬰兒的。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94]，一國作亂。其機如此[95]，此謂一言僨事[96]，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97]，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98]，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99]，而後求諸人[100]；無諸己[101]，而後非諸人[102]。所藏乎身不恕[103]，而能喻諸人者[104]，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注釋】

⑭貪戾：貪利。

⑮機：關鍵。

⑯僨事：敗事。僨，覆敗，音唸「fèn ㄈㄣˋ」。

⑰帥：率領。

⑱其所令反其所好：領導者的政令與他的行為相反。

⑲有諸己：要求自己。「諸」字為介詞，相當於「於」。

⑩⓪求諸人：要求別人。

⑩①無諸己：沒有要求自己。

⑩②非諸人：不會要求別人。

⑩③藏乎身：安身、立身。「乎」字是緩和語氣的助詞。〇不恕：不行恕道。

⑩④喻諸人：勸導人。喻，勸導。

【衍義】

國之本在於家，國君一家仁愛，則推及全國人皆崇尚仁愛。國君一家禮讓，則推及全國人皆講禮讓。倘國君一人貪圖私利，則全國皆陷於爭利奪權的混亂之中。下文「財聚則民散」與「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可以互證。《論語・顏淵》篇有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即是說明在上位之人必然影響一般民眾，比如草受到風吹必定撲倒一般。所以說國家成敗的關鍵在於領導人，領導人一言之失，足以喪邦；領導人一人公正，也足以安定國家。

堯舜率領天下歸於仁愛，天下之人皆樂而從之。實則堯舜之仁，不過是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然如此修身，便為天下人榜樣，天下人自然從之，何必發號施令哉？此處之所以說「帥天下」而不言「令天下」，只因「帥」字是無心之化，而「令」字則是有心之求。同樣道理，桀紂領導天下爭奪殘殺，天下之人皆畏而從之。追隨仁者日久，從者皆化而為仁，則天下平矣。追隨暴君日久，從者皆化而為暴，則天下亂矣。

領導者的政令與他的行為相反，則民眾不會聽從政令。正如《論語・子路》篇所記孔子之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領導者做事，一定是要求自己先做到，然後才可以去要求民眾做到；自己沒有做到，一定不可以去要求民眾做到。自己不以恕道立身，而能去勸導別人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領導者若想治理好國家，必須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

《詩》云：「桃之夭夭[105]，其葉蓁蓁[106]。之子于歸[107]，宜其家人[108]。」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

弟。[109]」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110]」其為父子兄弟足法[111]，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注釋】

[105]夭夭：形容美艷。

[106]蓁蓁：形容極其茂盛。

[107]之子：這個姑娘。此處的「之」字是代詞，相當於「這個」。古代的「子」字可兼指兒女，此處指女子。○于歸：出嫁。女子以夫家為歸宿，故稱「于歸」。

[108]宜其家人：使家庭和順。宜，使和順。

[109]宜兄宜弟：兄弟和睦。詩句出自《詩・小雅・蓼蕭》。「蓼」字音唸「ㄌㄧㄠˇ」。

[110]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行有常，而可為天下之表率。詩句出自《詩・曹風

・鳲鳩》。鳲鳩即布穀鳥，其孵出幼鳥七隻，早間從上而下餵食，晚間從下而上餵食，分配平均如一。以此比喻為政者應公平正直，始終如一。

⑪其為：其所作所為。〇父子兄弟：代指所有家人。〇足法：感到滿意而去效法。

【衍義】

此節開端即引用《詩・周南・桃夭》篇詩句，用以說明整齊家道之重要。《易・家人》有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夫婦為五倫之首，上承祖宗之德業，下開後嗣之文明。所以若欲齊家，必先正夫婦之倫。夫婦相和，可使家庭和順，然後可端正風教，進而化民成俗。

兄弟同氣連枝，親如手足，所以必盡悌道，這是天經地義，絲毫不許懈怠的。所以此處又引用《詩・小雅・蓼蕭》篇詩句，以言兄弟相愛。兄友弟恭，長幼有序，倫理明而教化行，然後可以施教於國。

下面再引用《詩・曹風・鳲鳩》篇詩句，教導我輩若能做到言行有常，則可為天下之表率。所謂有常，即公平正直，始終如一，絕無妄言妄行。其所作所為若能令自己的家人滿意並加以效法，民眾就會自然而然地都來效法了。這便是儒家正己然後化人的為政之道，這便是「治國在齊其家」的奧妙所在。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⑫，而民興孝；上長長⑬，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⑭。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⑮。

【注釋】

⑫上：在上位者。○老老：以敬老之道侍奉老人。

⑬長長：敬重尊長。

⑭不倍：不背棄。「倍」字通「背」。

⑮絜矩：絜，度量；矩，畫方形的用具，引申為道德規範。「絜」字音唸「xié（ㄒㄧㄝˊ）」。

【衍義】

此節論治國與平天下之理。在上位的領導者若能以敬老之道侍奉老人，國民必定加以效法，自然就會興起孝順之風；在上位的領導者若能敬重尊長，國民必定加以效法，自然就會興起「兄友弟恭」之風；在上位的領導者若能救濟孤獨無依之人，國民必定加以效法，不會背棄孤寡。所以君子一定會遵循道德規範去行事。

細究其理，此節所言之「老老」、「長長」、「恤孤」，即前文「孝」、「悌」、「慈」三字，只是變卻文法而已。可見齊家、治國、平天下原本不是二法。

所惡於上[116]，毋以使下[117]；所惡於下，毋以事上[118]；所惡於前[119]，毋以先後[120]；所惡於後，毋以從前[121]；所惡於右[122]，毋以交於左[123]；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注釋】

⑯惡：不喜歡。○上：在上位者。

⑰使下：役使下屬。

⑱事：奉事。

⑲前：前輩。

⑳先：教導。○後：後輩。

㉑從：依照。

㉒右：與後文「左」字相對，泛指此方人、彼方人。

㉓交：交往。

【衍義】

此節解釋絜矩之道。若不喜歡在上位者壓迫奴役自己，則自身切不可用壓迫奴役之手段對待下屬。若不喜歡下屬蒙蔽背叛自己，則自身切不可蒙蔽背叛上級。若不喜歡前輩所造之惡因再結惡果，則自身切不可教導後輩再造惡因。若不喜歡後輩對自己不孝不敬，則自身切不可對待長輩不孝不敬。不喜歡此人

的所作所為，則自身切不可這樣對待彼人。不喜歡彼人的所作所為，則自身切不可這樣對待此人。

若能將心比心，則謀之無有不周；若能將人比己，則行之無有不當。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譬如匠人製作方器，度之以矩而無有不方之理。所謂絜矩之道，便是如此。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124]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125]維石巖巖。[126]赫赫師尹，[127]民具爾瞻。[128]」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129]《詩》云：「殷之未喪師，[130]克配上帝。[131]儀監於殷，[132]峻命不易。[133]」道得眾則得國，[134]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135]有德此有人，[136]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

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137]，爭民施奪[138]。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139]，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140]，亦悖而出。

【注釋】

[124]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出自《詩・小雅・南山有臺》篇。樂，令人喜悅。只，語助詞。君子，在上位的賢者。

[125]節：高聳峭拔。〇彼：語氣助詞。〇南山：終南山。

[126]維：助詞。〇巖巖：形容巨石高峻。

[127]赫赫：形容顯赫盛大。〇師尹：指周太師尹氏。

[128]具：盡。〇爾：助詞。〇瞻：敬視。

[129]辟：邪僻。〇僇：通「戮」，音唸「ㄌㄨˋ」。

[130]喪師：失去民心。師，民眾。

[131]克：能。〇配：相稱。〇上帝：天命。

⑬②儀：《詩・大雅・文王》篇作「宜」字。〇監：察。

⑬③峻命：大命，即天命。《詩・大雅・文王》篇作「駿命」。〇不易：不變更。

⑬④道：說明。

⑬⑤德：明德。

⑬⑥此：就。

⑬⑦外本內末：本末倒置。即輕視道德而看重貨財。

⑬⑧爭民：使民爭鬥。〇施奪：教民掠奪。

⑬⑨悖：違背道義。

⑭⓪貨：財物的統稱。

【衍義】

《詩經》中有詩句說：「令人喜悅的賢者啊，猶如民眾的父母。」民眾因何讚歎他如同父母？只因他能以民心為己心，與民眾同好惡，譬如飽暖安逸之類，是百姓所喜好者，君子便因其所好而好之，務必要使他各得其所。如饑寒勞苦之類，是民眾所憎惡者，君子便因其所惡而惡之，務必要使他得免於憂

患。君子這般如父母之愛其子，所以百姓愛戴君子，亦如愛自家父母一般。

所引用《詩・小雅・節南山》篇的詩句，大致可譯為：「高聳峭拔的終南山，巨石高峻。如今的太師尹氏，其權勢顯赫盛大，民眾都敬視著他。」此是勸誡有國家者，既為民眾所瞻仰，所以必須時常謹慎，凡事定要合乎民心。若是只徇一己之偏私，民所好者不從民便，民所惡者不能體恤，必然招致眾叛親離，從而天下共誅，一身與國家俱不能保全。

《詩・大雅・文王》篇有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據說此詩是周公追述文王之德，說明周朝所以受命代殷的原因，用以告誡成王。回顧殷商沒有失去民心時，也能與天意相稱。至殷紂為天子，暴虐無道，人心盡失，諸侯盡叛。故而勸導周天子應該以殷商的成敗為借鑑，若能一直愛民如子，天命便不會變更。這就說明天命無常，全在於人心之向背。行道便會得到民眾擁護，則可得國。違背道德便會失去民心，由此而致失國。

所以君子治國，必先謹慎地修養自身的德性，有德則能感得近者悅而遠者來，萬民歸向如水之朝海。有人擁護就自然有了土地。有了土地就會生出財富。有了財富，當然就能興起種種妙用。但是必須要明白：自己的德行才是根

本，財富不過是由根本所發出來的枝丫。若是修其根本，必然兼得枝末，而根本也會隨之更加繁榮；假如捨本逐末，必定喪失根本，喪失根本，其枝末也便隨之一起喪失了。假如領導者輕視道德而看重貨財，那無疑是在使民爭鬥，教民掠奪呀！

假如領導者聚斂財富，則必致民生困苦而人心離散。而假如領導者能散財於民，不與民爭利，便可凝聚人心。凡是不合道義而說出的言語，人必然以不合道義之言回報。凡是不合道義得來的貨財，亦必然被他人用不合道義之手段奪取。所以若非勞心勞力而獲得之財富，謂之非分之財。用狡詐、掠奪、剝削、貪賄而獲取之財富，謂之不義之財。非分之財，已難久享。不義之財，災禍必隨之於後。〈曲禮〉曰：「臨財毋苟得。」世人須戒之！在上位之君子尤須戒之！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14]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

之矣。《楚書》曰[142]：「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143]」舅犯曰[144]：「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145]」〈秦誓〉曰[146]：「若有一介臣[147]，斷斷兮無他技[148]；其心休休焉[149]，其如有容焉。[150]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151]，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152]，寔能容之。[153]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154]；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155]；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156]！」唯仁人放流之[157]，迸諸四夷[158]，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159]，命也[160]；見不善而不能退[161]，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162]，菑必逮夫身。[163]是故君子有大道[164]，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165]

【注釋】

⑭惟命不于常：天命不是永恆不變的。惟，助詞。于，助詞。

⑭《楚書》：楚昭王之時的史書。

⑭惟善以為寶：《國語・楚語》記載，楚大夫王孫圉出使晉國，晉定公設宴招待。晉大夫趙簡子相陪，問起楚國的美玉「白珩」作為國寶有多少年了。王孫圉回答他，楚國有賢臣名觀射父（guàn yì fù ㄍㄨㄢˋ ㄧˋ ㄈㄨˋ），又有賢臣名倚相，他們多讀古書，練達典故，使楚君能保先世之業，故而楚國以此等賢臣為寶。至於白珩，只是楚國先王的玩物而已，不足以稱之為寶。

⑭舅犯：晉文公重耳的母舅狐偃，字子犯。

⑭仁親以為寶：重耳為公子之時，為躲避驪姬之亂而奔走列國，歷時十九年。其父晉獻公薨逝，秦穆公派人去慰問正在狄國避難的重耳，勸他趁晉國國喪期間興兵奪取政權。重耳將此事告知子犯，子犯說：「您還是婉言謝絕的好。逃亡之人沒有什麼寶貴之物，惟有這片愛親之心可稱寶貴。若是趁機謀取私利，怎麼能夠向天下人說得清楚啊？」

⑭〈秦誓〉：《尚書》的最末一篇，據漢儒考證，此篇是秦穆公誓師之辭。秦穆公不顧大夫蹇叔的苦諫，命孟明視、西乙術、白乙丙三帥率秦軍襲鄭，因鄭國有備，無功而返。回師至崤山，遭晉襄公率晉師伏擊，全軍覆沒，三帥被俘。後蒙晉襄公嫡母文嬴（晉文公夫人，秦穆公女）相助，三帥被晉襄公赦還。秦穆公經此大敗之後，總結教訓，乃作〈秦誓〉告於大眾。

⑭一介臣：一位大臣。有版本作「一个臣」或「一個臣」，顯然是因為「介」字與「个」字字形相近而傳抄錯誤，用「個」字則又是輾轉成誤。今依〈秦誓〉，仍作「介」字。

⑭斷斷兮：專誠守一。「兮」字為助詞，在〈秦誓〉中作「猗」。○技：才能。

⑭休休：平易寬宏。

⑭有容：有氣度。

⑭彥聖：善美明達。

⑭不啻：不僅。「啻」字音唸「chì ㄔˋ」。○若：善。

⑭寔：通「是」字。〈秦誓〉「寔」字作「是」。

⑭媢嫉：嫉妒。「媢」字音唸「mào ㄇㄠˋ」。



⑮⑤違：恨。〇俾：使。〇不通：不通達，即不被重用。

⑮⑥殆：危險。

⑮⑦放流：流放、放逐。

⑮⑧迸：通「摒」，音唸「bǐng ㄅㄧㄥˇ」，斥逐、排除。〇四夷：古代華夏族稱四方少數民族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此處「四夷」則泛指不知禮義之地。

⑮⑨不能先：不能重視。先，重視。

⑯⓪命：通「慢」字、輕慢。

⑯①退：罷黜、貶退。

⑯②拂人之性：違背人性。拂，違背。

⑯③菑：為「災」之古字。〇逮：及，音唸「dài ㄉㄞˋ」。〇夫：語助詞，音唸「fú ㄈㄨˊ」。

⑯④君子：指在上位的領導者。〇大道：正道。

⑯⑤驕泰：驕恣放縱。

【衍義】

〈康誥〉中說：「天命不是永恆不變的。」說明天命之所歸，在於人之善惡，行善則得天命，不善則失天命。若以一國而言，領導者施行仁政則得天命，若倒行逆施則失天命。

《楚書》中說：「楚國不將其他東西視為寶貝，只將善視為寶貝。」想那楚國雖有荊山之玉、豫章之木、南海之珠，卻不將其視為珍奇，而特別視善為寶。楚昭王能收復已亡之國且再致中興，自是天命可知了。

晉文公母舅子犯大夫曾說：「逃亡之人沒有什麼寶貴之物，惟有這片愛親之心可稱寶貴。」晉文公所寶者不在得國而在愛親，可稱霸諸侯也自然是天命所歸。

〈秦誓〉中說：「假如有這樣一位大臣，忠誠專一而沒有什麼特別的才能，但他平易寬宏，有容人之量。見到別人有才能，就如同他自己有才能一樣歡喜。看到德才兼備之人，他心悅誠服，不僅僅只是在口頭上稱讚，而是確實能夠容納。用這種人，可以保護我的子孫和黎民百姓，而且有利於我的子孫和

黎民百姓。相反的，假如看到別人有才能就生妒嫉厭惡之心，遇到德才兼備之人便恨怨排擠，使其不得重用。若是任用這種不能容善之人，不僅不能保護我的子孫和黎民百姓，而且是很危險的。」——此一段言語將君子與小人皆刻畫得淋漓盡致。

曾文正公曾道：「荊榛不除，則蘭蕙減色。」所以有仁德的領導人會把這種不能容善的惡人流放，將其驅逐到邊遠的不知禮義之地，不讓他同住於中國文明之域而為害善道。譬如舜帝放逐共工於幽州，囚禁鯀於羽山。這便是孔子所說的：「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因為仁人之心，至公無私，如明鏡照物，絕不會因妍媸之相而生私曲。

發現賢才而不能舉薦，舉薦了而不能重用，這便是輕慢。發現惡人而不能罷免，罷免了而不能把他驅逐到邊遠之地，這便是過錯。所以人君治國，必須做到任賢勿慢，去邪勿疑。

國君治天下，必須以民眾之所好而好之，以民眾之所惡而惡之，不可以個人主觀好惡為轉移。比如那讒邪亂政的惡人，是人所共惡的，本該退而遠之，假設國君喜其便於營己之私，反去任用他，這便是「好人之所惡」。再如盡忠

為國的善人，是人所共好的，本該舉而用之，假設國君因嫌其拂己之欲，反去疏遠他，這便是「惡人之所好」。而好善惡惡乃人之共性，若是好眾人之所惡，惡眾人之所好，便是違背了人性。既違背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天命。將致喪家敗國，而災害必及於其身。

所以君子在位，必須循正道而行，若能忠於國家而信於人民，非但可得其位，亦可得其道。若是驕奢放縱，非但失其位，亦失其道。因為「忠信」即誠意之異名，所謂「君子有大道」，即「大學之道」。

生財有大道[166]：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167]，用之者舒[168]，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169]，不仁者以身發財[170]。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171]；未有府庫財[172]，非其財者也[173]。

【注釋】

⑯⑥生財：創造財富。

⑯⑦為之者：生產者。即「生之者」。〇疾：快。引申為勤奮。

⑯⑧用之者：消費者。即「食之者」。〇舒：慢。引申為儉約。

⑯⑨以財發身：藉助財富以立身。

⑰⓪以身發財：以身力積聚財富。

⑰①不終：半途而廢。

⑰②府庫財：國庫中的財物。

⑰③非其財者：此言民眾愛惜國家財物如自己之財物。

【衍義】

此節講義利之辨。《論語・里仁》篇，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財用乃國家百務所需，然而創造財富一定要遵循正確的途徑。生產者多，消費者少，生產者勤奮，消費者節省。這樣，財富便會經常充足。

有仁德之人藉助財富以立身，不仁之人以身力積聚財富。而不知財富只有用於流通濟眾，才能發揮其功用。在上位者若愛好仁德、以財養民，而在下位之官吏百姓，則莫不感恩而好義盡忠。絕沒有愛好忠義，做事卻半途而廢的道理。而且民眾愛惜國家財物會如同愛自己財物一般用心。

孟獻子曰[174]：「畜馬乘[175]，不察於雞豚[176]；伐冰之家[177]，不畜牛羊；百乘之家[178]，不畜聚斂之臣[179]。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180]。」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181]，必自小人矣[182]。彼為善之[183]，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184]，亦無如之何矣[185]。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注釋】

⑭孟獻子：魯國大賢，在魯文公之時任大夫。複姓仲孫，名蔑。「獻」字是其

謚號，「子」是美稱。

⑮畜：飼養，音唸「xù ㄒㄩˋ」。〇馬乘：四匹馬。古時士人初作大夫，可乘馬車，一車駕四馬。「乘」字音唸「shèng ㄕㄥˋ」。

⑯不察：不關注。〇雞豚：雞和豬，比喻微小的收益。

⑰伐冰之家：伐冰，鑿取冰塊。古代唯有卿大夫以上的貴族喪祭得以用冰。

⑱百乘之家：諸侯之卿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車百輛。

⑲聚斂之臣：搜刮錢財的臣子。聚，蓄積。斂，徵收。

⑳盜臣：盜竊庫藏財物的家臣。

㉑長國家：為國家之君長。

㉒自：由。

㉓彼：指國君。〇為：以為。〇善：能。

㉔善者：賢人君子。

㉕無如之何：沒有辦法。

【衍義】

孟獻子說：「出行有車馬的大夫，已有了俸祿，便不當理論那雞豚小事，侵民之利。能夠鑿冰用於祭祀的卿大夫家庭，俸祿更加豐厚了，則不必再畜養牛羊，與民爭利。有百乘車馬的人家，他的俸祿用度，既有百姓的賦稅供給，便不該又畜養那聚斂之臣，額外設法，以奪取民財。與其有聚斂財富之家臣，寧可有盜竊府庫之家臣。」因為盜竊府庫之家臣，所傷不過一家之財，而聚斂財富之家臣，卻是苛虐百姓，招千萬人之憎恨。孟獻子這幾句言語，正是說明有國有土之人，不應該為一己之私而以得到貨財為利益，應當分利於民，以行仁義為利益。

身為國君還一心追求聚斂財富，必然是受了小人的蠱惑，並且他還會以為此等小人是精明能幹之人。假如君王置小人於上位，用小人為國家聚斂財富，天災人禍必定紛然並至。至那時節，雖有賢人君子，也無法挽救危局了。

所以一個國家不應該以財貨為利益，而應該以仁義為利益。若以利為利，必然會失了人心，而敗了國家，本是求利，反得其害。若以義為利，則有人、

有土、有財用，雖不求利，而利在其中矣。人君若欲利其家國天下者，宜明辨於斯。

中庸衍義



《中庸》衍義

天命之謂性①，率性之謂道②，修道之謂教③。

【注釋】

①天命：指宇宙萬物於其天然自然而未經任何造作之狀態。〇性：宇宙萬物本來具足之實體，雖受外境影響亦不改之本質。即《大學》所言之明德。

②率性：循其本性。率，遵循。〇道：人類皆有無聲無臭之天性，純真純潔，卻是一切理想思路之主體，但能不失真純面目，就名曰「道」。

③修道：修治習性之浸染而使人皆遵道而行，以復其本性的歷程。〇教：教化。

【衍義】

此開端三句為全書之總綱，總論性德與修德之因果關係。

自然而然、不生不滅之理，名之為天。水月空花、虛妄生滅之原，名之為

命。生滅與不生不滅和合而成之宇宙萬物的本體，名之為性。因其為宇宙萬物本來本有，故稱「本性」；吾人之性天然屬我，故稱「天性」；因其並非外得，故稱「自性」。南朝大德傅善慧有悟後偈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其所言之物，便是自性。自性具有自然之知覺，又有自然之功能。其功能與性體不一不異，猶如金器與金、波浪與水，熔金金可為器，動水水可為波。惜哉吾人皆迷於妄相而忘失了自性之本真。

禪宗六祖惠能大師開悟之際，作偈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自性本來純淨純善、純粹純真，吾人若能循著本性之自然，以之事君，則性忠；以之事親，則性孝；以之待夫婦，則性和；以之待朋友，則性信；以之愛物，則知物我同體，謂之性仁；以之處事，則一毫不差，各得其宜，謂之性義；以之處尊卑長幼之分，則截然不亂，謂之性禮；以之明察事物，則半點不謬，謂之性智。可見忠、孝、和、信、仁、義、禮、智，皆是從吾人自性中流出，只此率性之處，便是大道，並非離此性外別有可尋之道也。

邵子康節先生云：「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而不

善，非愚而何？」吾人之自性與率性之道雖是相同，然天賦之氣質不齊，必不能盡皆率性而行道。聖人恐不能率性者習染易壞，於是循其當行之道而加以修治，以為天下法則。教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禁之以刑，使人人皆能循道而行以復其性，並非率性之外別有一種教法。所以此處一個「教」字最為關鍵，《中庸》通篇亦皆是講述修道之教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④，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⑤，恐懼乎其所不聞⑥。

【注釋】

④須臾：片刻，短時間。○離：捨棄。

⑤君子：此處指志於大道的有德之士。○戒慎：警惕謹慎，去邪存誠。○不睹：眾目看不見的地方。

⑥不聞：眾耳聽不見的地方。

【衍義】

此節承接上文所言，闡明道既是率於吾人之自性，可見它與我身心本是一體，無處不在，無時不然。所以頃刻之間也不可捨棄大道。倘我身心有瞬息偏離大道，必然要被邪妄所惑，於是心便不正，身便不修了。若說有可捨棄而無妨者，必是身外之物，而絕非大道。若說離自性而別有大道可行，則必是詭異之行，而絕非正道也。所以君子修道，必定要常存敬畏之心，於眾目不睹、眾耳不聞之地也不敢稍有怠忽放縱而忘失正念。此是存養功夫。

莫見乎隱⑦，莫顯乎微⑧，故君子慎其獨也⑨。

【注釋】

⑦見：「現」的古字，顯現、顯露。〇隱：暗處。

⑧顯：顯現。〇微：細小之事。

⑨慎其獨：在獨處中謹慎不苟。

【衍義】

此節申明戒慎恐懼的原因，是省察功夫。

明了吾人之自性和宇宙萬物原本就不是兩樣東西，縱然身處暗室，也必然會克制自身惡念於將萌之際，因為「人心念才起，天地已悉知」。君子既明此理，何肯自欺？

《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大善必由小善積累而致，大惡必由小惡積累而成。所以君子修道，必定謹小慎微，因為他明白若是姑息小惡，以為無傷大體，久之則必致墮於大惡之地而不自知矣。

吾人若於閒居獨處之時亦能謹慎不苟、不肯自欺，久之則道念堅固、氣質純粹，終可達於聖賢。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⑩，發而皆中節謂之和⑪。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⑫。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⑬。

【注釋】

⑩喜怒哀樂：代指喜、怒、哀、樂、愛、惡、欲等一切妄情。〇發：發生；產生。〇中：不偏不頗。

⑪中節：合乎大道。「中」字讀「zhòng ㄓㄨㄥˋ」。

⑫大本：根本。

⑬達道：公認的準則。

【衍義】

此一節論「中」與「和」的性質。

吾人本具之自性，原是清淨無染、寂然不動的，只因一念不覺而被煩惱障蔽，惑於外物而生出喜、怒、哀、樂、愛、惡、欲等諸多妄情。凡夫遭妄情牽纏日久，遂致忘失真常之性而只知有虛妄之情。聖人慈憫這等愚痴眾生，於是立極垂範，導引眾生通過修道以背妄歸真、復其自性。

能復其自性，乃知自性不偏不頗、至真至善，其心自然不再繫著於妄情，應對萬事萬物則能無往而不中，如孔子「從心所欲，不逾矩」。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時乃可為君為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然而喜、怒、哀、樂雖妄，亦是由性而出，乃人之常情，聖人亦有之。所不同者是凡夫迷失自性而但率其情，故此各隨其情所牽而偏離中道。聖人則能洞明世事而率性應物，所以物我兩忘而好惡亦絕。無好無惡，然後去好去惡，才是真性情。心無好惡，則是非公；是非公，則人心樂。故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所以惟有修道復性、捨妄歸真，方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若言能控制喜、怒、哀、樂，使其皆不過分便可稱之為「和」，便可為天下之達道，謬也。因其終屬迷情，猶如蒸沙不能為食也。

然而控制感情使其不至於過分，雖不能為天下之達道，也可為我中下根性學人下手方便處。如孔子評價〈關雎〉所抒發的哀樂之情，說到樂處而不至於淫，說到哀處而不至於傷，此便是夫子順勢善加引導之辭。由此循循善誘，使吾人皆能格物然後致知也。

致中和⑭，天地位焉⑮，萬物育焉⑯。

【注釋】

⑭致：通「至」，達到。

⑮位：使其安守應有的位置。

⑯育：長養。

【衍義】

此一節是論中和之功用。

復其自性，乃知天地萬物皆由我性中變現而生，莊子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即云此理。我性中有喜怒哀樂之情，故天地有四時風雨之序。由於吾人之情不知節制，故致陰陽錯亂而四時乖違。

君子之學，先求自身心性中和，然後出以至誠化民，則足以感人。若能使大眾廣知中和之理，則普天之下無偏無邪、一團和氣。自然可感得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

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

既知天地得安本位、萬物得以長養，實賴吾人自性中和之功而不假外求，我必當奮然振作，格除物欲之私而勉力於往聖之學，自誠其意以涵養中道，以期早日恢復我本具之明德。

仲尼曰⑰：「君子中庸⑱，小人反中庸⑲。君子之中庸也⑳，君子而時中㉑；小人之中庸也㉒，小人而無忌憚也㉓。」

【注釋】

⑰仲尼：孔子的字。古時晚輩避長者之名而不須避長者之字。

⑱中庸：無過無不及，可常行之道。

⑲反：違背。

⑳之：介詞，相當於「於」。

㉑時中：處處符合中庸之道。

㉒三國王肅校注《禮記》，於此句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而《十三經注疏》本則無「反」字。二程與朱子皆認為當有「反」字。俞曲園《群經評議》則認為無有「反」字亦能通達。今從《十三經注疏》本。

㉓忌憚：顧慮與畏懼。

【衍義】

此一節是子思引用孔子之言論述君子和小人對於中庸的態度。

能率性反情者謂之君子，率情反性者謂之小人。在《論語・里仁》篇，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憲問》篇，孔子又云：「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因為君子志存高遠，但求窮理盡性而不注重物質享受，故能背塵合覺，時時光明無私而合乎中庸之道。小人但求生存舒適，滿足欲望，所以或偏於競爭躁進，或偏於苟安逸樂。久處貧困則為非作歹，久處富貴則驕奢淫逸。得之則驕，失之則怨，皆違背中庸之道。

君子明白萬事萬物皆不出我之自性，至於功名利祿，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枝末而已，故能安於正道，戒慎恐懼以修其身，無時而不在道中。

小人對於中庸之道不能體解，熙熙攘攘，只為利往利來。費盡心機去損人利己，對天理、國法、聖人之言，全然沒有許多顧慮和畏懼。卻不知自己勞神費力得來的利益原是自家命中應有之物，如今不以正道得來，反而必將不以正道而失去。而且最可悲的是，僅為一時之利而被物欲深深障蔽，使自家萬德萬能之自性不能得以顯現，俗語所言「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實是遠不足以為喻。此所以古德有「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之感歎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㉔民鮮能久矣。㉕」

【注釋】

㉔至：達到極點。

㉕鮮：少，音唸「xiǎn ㄒㄧㄢˇ」。

【衍義】

此節是引用《論語・雍也》篇經句，讚歎中庸之道至善至美，可惜世間少

有能行之人了。

中庸是大本達道，所以至善至美。必是具有真實智慧、真實仁愛、真實勇略，然後方能行之。所以夫子感歎世間能行中庸之人稀有難逢已經很久了。

春秋之世，天下大亂，聖教衰微，孔子目擊此情，萬分感慨，故而有此喟然一歎。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㉖，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㉗，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㉘。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注釋】

㉖知者：聰明之人。「知」字為「智」的古字，音唸「zhì ㄓˋ」。〇過：過度。

㉗明：昭明。

㉘不肖：不賢。

【衍義】

此節承接前文，闡述中庸之道不能流行，不能昭明於世的原因所在。

細繹經文語脈，夫子將「道之不行」歸罪於「智」與「愚」，將「道之不明」歸罪於「賢」與「不肖」，可見「不行」與「不明」並非兩件事情。中庸之道知難行易，夫子教人一切都要文行合一而修。知而不行，其所知為邪知；行而不知，其所行為妄行。

中庸之道本如日月之昭然，最是顯而易見，發生在民生日用、飲食起居之間，至近而易知易行。然而此道因何不能流行呢？夫子曾為之解釋說：「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流行於世，我知道其原因所在，因為聰明之人往往超過中道，而愚昧之人往往不能達至中道。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昭明於世，我知道其原因所在，因為賢能之人往往超過中道，而不賢之人往往不能達至中道。譬如世間之人誰不需要飲食，然而卻很少有人察知其中滋味呀！」

六祖惠能大師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尋兔角。」夫子感歎聰明之人往往超過中道，實是批評其所知太過，自以為離開日

用尋常之外別有奇特之處，於是拋開世間去探索隱晦之事而行怪僻詭異之道。此即俗語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是也。實則所謂超過中道就是不及中道，中庸之道既是至善至美，焉有可超過之理？所以《論語》有云：「過猶不及。」愚昧之人對於中庸之道茫然無識，所以根本不知如何去行。如窮漢懷寶而行乞，豈非可憐憫者耶？

因大道之不能昭明，雖有賢者有志行之，可惜不能時時皆達於中道。不賢之人本性與賢者雖然無別，然其率情背性而行，所以不能及於中庸之道。譬如孟夫子論墨翟與楊朱二人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取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行之太過，則不能融於大眾之間；行之不及，則難以脫於世俗之外。所以過與不及皆偏於異端，《論語》有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實則無論智者、愚者、賢與不肖，其中庸之性皆無二無別，且於日用平常之間未嘗一息間斷，只是吾人不能去深體精察罷了。夫子以人之飲食少有知其味者為喻，其用意何在？《大學》中曾講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皆是「心不在焉」而致如此。因為不能致知，所以意不誠而心不正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㉙！」

【注釋】

㉙其：副詞，相當於「已經」。○矣夫：語氣助詞。「夫」字唸「fú ㄈㄨˊ」。

【衍義】

此節是孔子歎息中道難行於當時之世。

《論語・學而》首章，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便是夫子勉勵後學，時代有否有泰，假若時機不合，不逢知音，空懷大才，無處去用，既是學有所得，自然樂天知命，又怎會牢騷不平，自傷中和呢？

夫子既然「五十而知天命」，又如何會有這一聲沉重歎息呢？聖人之心，絕非世俗之人可以妄自猜度。佛陀可為眾生而病，夫子為眾生一歎有何不可？

鄭康成注解《禮記》，於此處云：「憫無明君教之。」甚是有理！孔子為昭明大道，周遊列國十四年，歷七十餘國，無一能用。於是有此一歎，歎中庸之道在當時已不能實行。因為大道能否昭明於世，關鍵在於有無明君倡導。所

以夫子此聲歎息並非自哀自憐、自暴自棄，而是放眼後世、寄望來者。今世之聖人君子，何不勉而行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30]！舜好問而好察邇言[31]，隱惡而揚善[32]。執其兩端[33]，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34]！」

【注釋】

㉚舜：姚姓，有虞氏，名重華，字都君，原為庶民，受堯禪讓而有君位，「舜」字是其謚號，《謚法》曰：「仁聖盛明曰舜。」○知：「智」的古字。○與：語氣詞，表感歎，音唸「yú ㄩˊ」。

㉛邇言：淺近之言、常人之語。邇，淺近，音唸「ěr ㄦˇ」。

㉜隱惡而揚善：隱瞞人之過惡，宣揚人之優點。

㉝執其兩端：判斷過與不及兩個極端。執，判斷。兩端，指過與不及。

㉞其：副詞，表推測，大概。○斯：指示代詞，此。○以為：相當於「而

成」。以，連詞，相當於「而」。

【衍義】

此一節是夫子讚歎帝舜之大智，因其能行中庸之道。

諺云：「凡事要好，須問三老。」古時仁王禮請德高年尊之人掌管風俗教化，人稱「三老」，遇事則隨時請教。舜之大智從何而來？皆因他好問且又能善學眾人之長，即使常人淺近之言亦能體察不遺。人有不善之言行，則隱而不宣；人有善言善行，則廣泛宣揚。之所以隱惡揚善，是因為舜深知人性本善之理，惡乃所習而致偏，並非本性本有，舜率性而行，故能見善而不見惡，以此仁厚之心待天下之人。如此一來，不善者則自知慚愧而去惡向善，善者則自知奮勉而益行其善矣。誠如孟夫子所言：「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吸取別人的優點來完善自我，這等於同別人一起行善。自利而利人，智慧與仁愛一舉兼得，豈非大智也與？

非大智之人必不能行中庸之道，因為帝舜有超人智慧，所以能準確判斷出事物的兩個極端，而用中道施予民眾。舜之所以為舜，就在於他樂取諸人之

善，而又能把握中道用之於民。

清初大德周安士先生曾道：「余最不喜天生聖人之說。如天果能生聖人，則當常生聖人。既已生堯舜，何為復生桀紂？若不能禁桀紂之不生，則亦不能保堯舜之必出，尚謂天果能生人乎？」此言堪稱聖人之論！在《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夫子便引用顏子之語勉勵世人：「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若吾人能立定希聖希賢之大志，常以堯舜之心處天下之事，則堯舜之聖不假外求便可自得矣。

子曰：「人皆曰『予知』㉟，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㊱，而莫之知辟也㊲。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㊳。」

【注釋】

㉟予知：我聰明。予，我。知，「智」的古字。

㊱驅：行進、快速行進。○納：入。○諸：介詞，相當於「於」。○罟：網的

通稱，捕魚及鳥獸之網均稱罟。〇擭：捕捉野獸的機關木籠。〇陷阱：坑穴，其上覆蓋偽裝物，若誤踏其上便陷入坑中，常用以比喻陷害人的羅網、圈套。

㊲辟：退避、躲避。

㊳期月：一整月。期，時間周而復始，音唸「jī ㄐㄧ」。

【衍義】

此節歎世人被物欲障蔽，有害而不知避，有善而不知守。

人貴有自知之明，然世間多有無知狂人，自以為聰明智慧，卻被名利之欲深深障蔽，疾步走入網羅陷阱之中尚自不知趨避。還有一種人，雖淡泊名利，不貪世間物欲，才能卓異，可辨中道，但因缺乏恆心定力，縱能擇中庸之道而行，卻終被煩惱習氣奪其志，連保持一個月的操守亦不能夠。如此之人雖有聰明也不能稱之為智者。

可見中庸之道非智者不能明，非仁者不能守。

子曰：「回之為人也[39]，擇乎中庸，得一善[40]，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41]。」

【注釋】

[39]回：指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回，字子淵，較夫子小三十歲。後人尊他為「復聖」，與孔子並稱「孔顏」。

[40]得：明白。〇一善：合乎中庸的一條善道。不可釋為普通善言善行。

[41]拳拳：形容誠摯奉行而又能保持。〇服膺：銘記在心。膺，心間。

【衍義】

此節是孔子讚歎顏子能持守中庸之道。

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因為顏子好善不倦、樂道不改，能省察中庸之道，契合天地初心，明白了合乎中庸的一條善道，便會誠摯奉行而又能持之以恆，將其銘記於心，絕不使其遺失。

《荀子・勸學》有云：「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即言學貴有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明儒楊升庵於此處有段精彩的評論，言夫子喝斥「道其不行矣夫」，其原因只為世人不明中庸之理，所以喝之；而接下來便以帝舜能明而標榜之。感歎「人皆曰『予知』」，是因為世人不能行此中庸之道；而接下來便以顏回能行此道而標榜之。一熱喝，一冷歎，總顯夫子婆心。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㊷，爵祿可辭也㊸，白刃可蹈也㊹，中庸不可能也。」

【注釋】

㊷可均：可以均分予人。程明道以此處指國治天下平，實不能通達。

㊸爵祿：官爵和俸祿。〇辭：推辭。

㊹白刃：鋒利的刀。〇蹈：踏。

【衍義】

此節講中庸之道易而難行。

天子可以將天下讓於他人，諸侯可以將國土分於他人，大夫可以將家財散於他人。此言有德有位而富有者，將土地家財分予他人，並非難事。清高之士，為求後世之榮名，對於官爵俸祿視之如草芥，棄之亦非難事。勇士志在成名建功，雖白刃當前，捨身而蹈之，亦非難事。至於中庸，乃極平常之行，視之似易，行之實難。

學者不能成就，或因畏難不進，或因不能堅持，或因輕忽怠慢。夫子舉帝舜勸勉吾人不必畏難，舉顏子勸勉吾人不失初心，此處則是勸勉吾人萬不可認為中庸之道平常易行而生輕忽之心。

子路問「強」[45]。子曰：「南方之強與？[46]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47]寬柔以教，[48]不報無道，[49]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50]衽

金革，[51]死而不厭，[52]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53]強哉矯！[54]中立而不倚，[55]強哉矯！國有道，[56]不變塞焉，[57]強哉矯！國無道，[58]至死不變，強哉矯！」

【注釋】

㊺子路：孔子的弟子仲由，字子路，較夫子小九歲。在孔門四科中，子路以政事見長。〇強：堅強。

㊻與：語氣助詞，表示疑問。

㊼抑：連詞，還是，表示選擇。〇而：代詞，你的。

㊽寬柔：寬緩和柔。〇教：教化。

㊾報：報復。〇無道：泛指違反常理或不近情理。

㊿居：居住。

(51)衽金革：以兵器、甲冑為臥席。形容時刻保持警惕，隨時準備迎敵。衽，臥席。金革，軍械和軍裝。

㊷不厭：不懼、不避忌。

㊸和而不流：隨緣而不變，和光同塵而不隨波逐流。

㊹矯：古注不一，莫衷一是。愚以為其義當為「正」。

㊺中立：中道而立。〇倚：不正、偏側。

㊻有道：政治清明。

㊼不變塞：不改變未達之時的操守。塞，困窘而不通。

㊽無道：此處指社會政治紛亂、黑暗。

【衍義】

此一節是夫子借子路之問，論堅強之理。

子路好勇，因此向夫子祈問堅強之理。夫子覷破了他的心思，所以先反問他：「你問的是南方之強，還是北方之強，或者是你心目中自認為的強呢？」

《易・乾》卦的象辭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之教，便是教人堅強，然強有剛柔之分，邪正之別。南方以寬緩和柔教民，對於不近情理之人也不會加以報復，以柔弱為強。民性寬柔，君子易施其教，所以「君子居

之」。

北方民性強悍，多慷慨激昂之士，以兵戈甲冑為枕席，雖戰死毫無畏懼，以血氣之勇為強。民風剽悍善鬥，惟有強人力士能居，弱者居此，則必遭奴役欺凌。

子路之強，便如北方血氣之強，所以夫子先以南方之陰柔折其剛強。然南方之寬柔只是近似君子之強而非真正的君子之強，所以夫子接下來便教導子路怎樣做到真正的君子之強。

過於剛強之人，因不願隨俗沉浮而往往不近人情；過於柔和之人，雖能融於大眾卻往往隨俗而轉。而君子則能和光同塵、混世同波，卻不入於俗流。過於剛強之人，往往自以為是而固執己見；過於柔弱之人，往往缺少主見而失去原則。而君子則能中道而立，不偏不倚。因為君子能識自性之真，所以雖有聲色貨利交錯於前而澹然無欲，而無一念循於妄情，心如虛空無所執著。故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是大丈夫之真強也。

君子懷才抱道，必能甘於淡泊，雖困窘貧賤不能移其志。若得逢政治清明，正是賢者行道濟世之時，君子當此之際，絕無一念求望通達之心，執守善

道而不變其耿介之操。不為富貴淫其志，若非真有虛懷超世之量者，必不能如此。若遭逢政治紛亂之時，雖至死而不改其忠義之節。不為威武屈其志，若非精熟仁義之道者，必不能如此。此君子之強，乃中道之強，而非偏執之強，因其皆賴中庸之性德而成就。所以夫子教導子路，強者當如是也。

子曰：「素隱行怪[59]，後世有述焉[60]，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61]，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62]。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63]，唯聖者能之。」

【注釋】

[59]素隱行怪：指探索隱晦之事而行怪僻詭異之道。素，依《漢書・藝文志》當作「索」，乃字之誤。

[60]述：記述、敘述。

[61]君子：此處是泛指德才出眾之人，非不器之君子。

㊷已：停止。

㊸遯世：避世隱居。「遯」字為「遁」之本字，唸「dùn ㄉㄨㄣˋ」。〇見：表示被動，相當於「被」字。

【衍義】

此一節夫子教導我輩言行應一直遵循中道。

儒者之行，必然坦坦蕩蕩、堂堂正正，絕不會去探索隱僻不正之理，亦不會去做奇異怪誕之事。然而世間專有一種妄談玄妙之理，好為奇異怪誕之事，標新立異、欺世盜名之徒。見識不濟之人記其所言所行，於是反被後世之人稱道。

妄談隱僻玄妙之理，如拋斗折衡，似智而非真智；好為奇異怪誕之事，雖亢世勵俗，其仁不是真仁。言行既非中庸至正之道，所以縱然可為後世稱述，而孔子恥而不為。

在《論語・為政》篇，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聖人之道，行之須有大勇，非真勇無以載道。所以孔子說，亦有德才出眾之人能遵從中庸之道而行事，卻為善不終、半途而止。而我，則是絕不肯自棄的。

聖人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仁人君子遵循中庸之道而行事，雖終身隱遁而不為世人所知，亦不改悔，絕不捨棄中道而趨向異端。此種操行，惟有洞明性理之聖人能之。

「索隱行怪」，是知行太過而偏離中道，所以孔子說「吾弗為之矣」；能「遵道而行」卻「半途而廢」，是知行不及而至如此，所以孔子說「吾弗能已矣」。孔子言下之意便是，吾不願求知行太過，亦不肯自棄而甘於不及，吾於中庸之道但求真知力行，至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的操行，惟有聖者能為，非我所能也。聖人言語謙虛溫和如是，讀來令人回味無窮！

君子之道[64]，費而隱[65]。夫婦之愚[66]，可以與知焉[67]；及其至也[68]，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69]。故君子語大[70]，天下莫能載焉[71]；語小，天下莫能破焉[72]。《詩》

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注釋】

64君子之道：即中庸之道。

65費：引申為顯著。指道之用極其廣大昭明。○隱：指道之體精微周密。

66夫婦：鄭康成言其僅是指普通男女，並非專指夫妻；朱子認為是特指夫妻。今從鄭注。

67與知：參與其事且得知內情。

68至：達到極點。

69憾：遺憾、不滿意。

70語：談論。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71載：承載。

72破：剖析、分析解釋。

73《詩》云：所引詩句出自《詩・大雅・旱麓》，是讚美周文王祭祖得福的詩

篇。

⑭鳶：鳥名，屬猛禽類，俗稱鷂鷹、老鷹。〇戾：至，到達。

⑮察：至。

⑯端：開始、開端。

【衍義】

大道無私無為，感而遂通，並不偏屬君子，只因君子能行此道，故稱君子之道。可見一部《中庸》只重修道之教也。荀子曾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後文所言「聖人之道」、「至誠之道」，皆是言此中庸之道，並非二道。所謂費者，是言極其廣大昭明。所謂隱者，非是絕然不見不聞，而是因其至廣至大而在至近之間，為吾人日用而不見，故謂之隱。所謂費而隱，即云大道顯明而只在尋常，不必索隱妄求。

最極廣大高明之性德，寄於日用見聞知覺至近之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君子之道，即吾人所率之性，此性平等無差，聖人君子一分不多，愚夫愚婦半點不少，所以雖是根性魯鈍，亦不礙其知，不礙其行。

中庸之道微妙難思、知難行易，雖愚夫愚婦亦可知可行，然推而究之，其極盡廣大之體，縱使聖人亦有不能知、不能行之處。其因何在？因其大而無外，雖神聖之智猶不能盡知。此正所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佛家天台宗將佛判為六等，其一是「理即佛」，此是從自性而論，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所以本來是佛；其二是「名字即佛」，能明佛理卻行不及解，故而不得真實利益；其三是「觀行位佛」，能明理而有行持，可得少分利益；其四是「相似即佛」，如阿羅漢、辟支佛，因未能洞見自性，所以僅是與佛相似，好比水中之月，有影無形，然其雖未見性，但已出輪迴，不受生死，可稱聖者；其五是「分證即佛」，無明煩惱已斷，已明心見性，但無明習氣尚存，於是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慢慢消磨習氣，於是由習氣殘留的輕重而自然分出從「初住菩薩」到「等覺菩薩」共四十一個位次，好比是從月初到十四的月亮，雖未圓滿，但的確是真實的月亮；其六是「究竟即佛」，無明習氣完全消盡，圓滿恢復自性本具的一切智慧德能。如阿羅漢一般的小果聖人，因未見自性，故而所知有限；而《金剛經》云：「世間一切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悉見。」——由此可見，《中庸》所言雖聖人亦有不能知、不能行者，應是指小

果聖人，而非智慧德能圓滿具足的大聖人。

天地之大，可包容萬物，尚不能令人盡皆滿意，況彼痴人以一孔之見，妄圖窮盡大道之量，與蠡測管窺之荒唐何異？所以我輩當有自知之明，不但不必索隱，即使索之亦不能盡知也。道如江海，無不容納，飲者亦不過各盡其量而已，而大道之量，豈能輕易便盡知其極耶？

大道至簡易而極高深。因其大而無外，所以雖盡天下之大莫能承載；因其小而無內，所以雖盡天下之智莫能剖析。故此引用《詩經》而為之略作解釋，用鷐鷹翱翔於天宇、魚兒潛躍於深潭來比喻中庸之道上下皆達，無處不在。實則大與小、費與隱是一非二，芥子可納須彌，須彌可納芥子。雖小，天下亦莫能承載；雖大，天下亦莫能剖析。

君子之道若推究到極致，則蓋天蓋地、無所不包，然而卻並非高不可攀、不切實際。「造端乎夫婦」即云匹夫匹婦日常所知所行之處便可為修道之始，循之而行便終可徹悟於道。「養成大拙方為巧，學到真愚始知賢。」此語著實妙極！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77]：『伐柯伐柯[78]，其則不遠[79]。』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80]，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81]，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82]，施諸己而不願[83]，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84]：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85]，庸言之謹[86]，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87]！」

【注釋】

[77]《詩》云：所引詩句出自《詩・豳風・伐柯》，是讚美周公的詩篇。

[78]伐柯：砍斧頭柄。伐，砍斫。柯，斧柄。

[79]則：規律、法則。

⑧⓪睨：斜視。

⑧①以人治人：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⑧②忠恕：忠，謂盡心為人；恕，謂推己及人。〇違道不遠：距離中庸之道不遠。違，距離。

⑧③施：施加。

⑧④丘：孔子自稱其名。後人避夫子名諱以示尊敬，故讀作「mǒu ㄇㄡˇ」。

⑧⑤庸德：平常之小德。〇行：踐行。

⑧⑥庸言：尋常口頭世俗俚語。〇謹：審慎。

⑧⑦胡：為何，表反問。〇慥慥：純厚樸實。

【衍義】

大道本自天性，合乎人情。捨人生之事而言道，其道玄虛而不切實際，不可以稱之為中道。雖然大道本不遠人，惜哉吾人不肯自信自心，於是不知現前日用便是，遂以為道遠而難求，甘於自棄而不為。

子思引用《詩・豳風・伐柯》篇詩句為例說明。手持斧柄以製作斧柄，其

大小長短可取法於手中，不必遠求可也。然而吾人不信直下便是，又要別求個樣子來做。殊不知才有別求之心，便如側目斜視自家手中斧柄，實未嘗遠離，而錯以為離己甚遠。此便是警戒我輩，若忘失自性乃吾人天然本具，捨內而逐外，捨近而求遠，中庸之道了不可得矣。

所以聖人之教化，不過是教人在其自身不能率性之處加以調治，令其改悔而已。所謂「但除其病，不滅其法」是也。絕不可望之太過，亦不可責之太深。無論過之大小，但能一念真誠懺悔，便是良心發現，便是自信自強。吾人果能自信自強，不愁不日近於道，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故曰「以人治人，改而止」。

《續小兒語》云：「自家痛癢偏知，別個辛酸哪覺。體人須要體悉，責人慎勿責苛。」施教者若望人太過，受教者乘其一念悔過勇猛之心，反致迂闊怪誕之行；施教者若責人太苛，則又激其深求邪僻之智，致其畏難而不及進也。教學之法，其道在一「愛」字。師愛弟子，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情感相通，然後言可入而意可會，久之則化而為善矣。之所以導致彼心不合中道者，實由我心不誠之故。所以夫子接著便告知我輩須行忠恕。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忠

則盡心盡力，恕則推己及人。盡心盡力則近義，推己及人則近仁，所以去道不遠。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見大道不遠於人，吾人將己之心比人之心，以愛己之心而愛人，自可循而達之。儒家之學，志道依仁，仁是吾人本具之德，忠恕是行仁之法。所以夫子曾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亦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夫子意欲告知世人行恕道之法，於是說君子之道有四個綱要，而自己一條都沒有做到。第一條是要求做兒子的要孝順父母，而自己卻未能盡孝；第二條是要求做臣子的要忠於國君，而自己卻未能盡忠；第三條是要求做弟弟的要恭敬兄長，而自己卻未盡悌道；第四條是要求對朋友要先施之以恩義，而自己卻未曾施恩。此乃夫子自謙之辭。聖人尚言未能，我輩自當勉之不已。實則是夫子因幼年喪父，所以未有機會以教人之孝道用以奉事父親；夫子之兄早亡，所以未有機會以教人之悌道用以奉事兄長；因三桓大夫專權，夫子不能被魯君任用，所以未有機會以臣子之道盡忠於國君；夫子之朋友，在魯有左丘明，在齊有晏平仲，在衛有蘧伯玉，在鄭有子產，在晉有叔向，皆是聲氣相投、道義之交，所以未嘗先施之恩義。雖是夫子謙辭，亦可見聖人之道並非高遠玄妙，只

在日用言行之間，若求其盡善盡美，聖人尚言不能，而天下大抵是庸人多，怎能都用聖人的標準去苛責呢？此所謂律己當忠，待人當恕是也。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續小兒語》云：「莫防外面刀槍，只怕隨身兵刃。七尺蓋世男兒，自殺只消三寸。」所以夫子教人必須謹言慎行，於平常之小德亦不敢有輕視，於平常之言語亦不敢不慎重。所謂「水滴雖小，漸盈大器」是也。德業學問若有所不足，則不敢自懈，必當勉力補足。言語則必當留有餘地，切忌言饒口滿！出言須符合所行之事，行事須符合所出之言。言行相符，始足以立信。所以為君子者，必須純厚樸實、言行一致。

君子素其位而行[88]，不願乎其外[89]。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90]！

【注釋】

⑧⑧素其位：現在所居之位。素，現在。

⑧⑨願：羨慕、傾慕。〇其外：本分之外的東西。

⑨⓪入：往。

【衍義】

《易》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所以君子應安於當下所居之位而行其中道，不羨慕本分之外的東西。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此二句其實意味甚深，惜哉世人不善領會，以致不得其益。「素」即現在，並非一向如是。現在既得富貴，當思貧人甚多，福星甚少，必思如何拯溺救饑，以為同胞作幸福。使世人皆享其福，方可謂「行乎富貴」。所謂「行乎」者，即優游自得、合道與義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也並非專指一向貧賤者，若是一向富貴之人，忽而遇禍，頓成貧賤，此時應當退一步想，若能作從來未得富貴之想，則其心必定灑落解脫，絕無憂慽怨尤之念。如傅善慧大士所云：「得如本有，失如本無。」

本有則不生歡喜，本無則不生憂惱。心不隨境轉，故當安樂。所以明道先生有詩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禮記・儒行》篇記載，夫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可見夫子深知入鄉隨俗之理。「素夷狄行乎夷狄」，便是教導我輩，若行至外國他邦，須隨順其國之習俗，然後通權達變。《禮記・曲禮》云：「臨難毋苟免。」吾人若遭逢患難，自當動心忍性、不憂不懼。此則是「素患難行乎患難」。

只因君子樂天知命，所以能進退不失其道，無往而不自得。所以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 在上位不陵下[91]，在下位不援上[92]；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93]，小人行險以徼幸[94]。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95]，反求諸其身。」

【注釋】

⑨1陵：侵犯、欺侮。

⑨2援：攀附。

⑨3居易：存心平易坦蕩。居，存心。易，平易。〇俟命：等待天命。

⑨4行險：冒險。〇徼幸：作非分企求。徼，通「僥」。

⑨5正鵠：箭靶的中心。音唔「zhēng gǔ ㄓㄥ ㄍㄨˇ」。

【衍義】

君子處上位之時不倚勢凌人，處下位之時不攀附鑽營。但求正己而不外求於人，所以心安理得而無怨尤之念。樂道安命，所以不怨天；無求於人，所以不尤人。是故君子安分守己，存心平易坦蕩以待天命。小人則因不能知命，所以行險妄作而起僥倖之心。

子思再引孔子之言而喻君子修道。古代行射禮之時，掛起一張布幔作為箭靶，當中以獸皮設鵠為目的。射法講究身正、臂平、目直、氣定，若射不中目的，只能糾正自身，而怨不得外物。君子若行有不得，自當求正於己，而絕不

會願乎其外。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96]，辟如登高必自卑[97]。《詩》曰[98]：「妻子好合，如鼓瑟琴[99]；兄弟既翕[100]，和樂且耽[101]；宜爾室家[102]，樂爾妻帑[103]。」子曰：「父母其順矣乎[104]！」

【注釋】

⑯辟如：譬如、比如。辟，通「譬」。○邇：近。

⑰卑：低。

⑱《詩》云：所引詩句出自《詩・小雅・常棣》，是歌唱兄弟友愛的詩作。

⑲鼓：彈奏。○琴瑟：兩種撥弦樂器。瑟在春秋時已流行，形似古琴，但無徽位，有五十弦、二十五弦、十五弦等數種，今瑟有二十五弦、十六弦二種。每弦有一柱。上下移動，以定聲音。古籍中有古琴起源的各種傳說，後人各附各非，已無從考證，只能闕疑。琴原有五弦，漢代時統一定琴為七弦，

「琴」之一字便是其特指。近代西洋樂器傳入我國，為區別於鋼琴而改稱琴為古琴。

⑩⓪翕：和合、聚合，音唸「xì ㄒㄧˋ」。

⑩①耽：沉湎。原詩作「湛」字，音亦唸「dān ㄉㄢ」。

⑩②室家：此處是泛指家庭或家中之人。

⑩③妻帑：妻子和兒女。帑，子也，音唸「nú ㄋㄨˊ」。

⑩④順：和順。

【衍義】

中庸之道，其至大雖察天地而育萬物，然其至細則不離人倫日用之間。而夫婦又是五倫之中最親密、最難感化者。所以君子之學必反躬自省而求之於己，若能誠意不欺，則必能感化於夫婦之間。於難感難化之夫婦既能感化，則無往而不化矣。故而《易經》有云：「正家而天下定矣。」

道不遠人，然欲進之必然有序，必須由近而遠、由淺而深。譬如欲至遠方必自腳下啟程，欲登高山必自低處起步。所以引用《詩・小雅・常棣》篇詩句

而為之解釋，夫妻心意相合，則如同彈奏琴瑟一般和諧美好。兄弟友愛相親，則家庭和樂之至。所以君子必然要整齊家道，使妻子兒女和睦融洽。能和睦妻子兄弟，父母自然舒心和順了。《弟子規》所言「兄弟睦，孝在中」，即言此理。能化成於家，然後施教於國，則何難之有？

子曰：「鬼神之為德[105]，其盛矣乎！[106]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107]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108]，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109]，如在其左右。《詩》曰：[110]『神之格思[111]，不可度思[112]，矧可射思。[113]』夫微之顯[114]，誠之不可揜如此夫！[115]」

【注釋】

[105]鬼神：泛指神靈。

[106]盛：盛大。

⑽體物：體察其實質。○不可遺：不可以捨棄。遺，捨棄。

⑽齊明：在祭祀前齋戒沐浴，靜心潔身。

⑽洋洋：道德充滿之貌。

⑽《詩》曰：所引詩句出自《詩・大雅・抑》篇。是衛武公指責周厲王，也用以自警的一篇詩。

⑾格思：由感而至。思，語氣詞，相當於「啊」。

⑿度：推測、估計，音唸「duó ㄉㄨㄛˊ」。

⒀矧：況且，音唸「shěn ㄕㄣˇ」。○射：厭棄，音唸「yì ㄧˋ」。

⒁夫：代詞，表示近指，即這、這個，音唸「fū ㄈㄨ」。○微之顯：指性德的至微和至顯。之，連詞，相當於「和」。

⒂誠：真實無妄。○揜：遮蔽；掩蓋。○夫：助詞，表感嘆、音唸「fú ㄈㄨˊ」。

【衍義】

性德至微而又最顯明昭著，難以言語形容，故此以鬼神之德譬喻，實為方便引導而已。鬼神之德至盛至大，而其至微至密之體，則幽潛於不可見、不可

聞之處。如人有求，以誠心仔細體察，卻又不是絕然無物。捨棄鬼神而專究有形之物質，則理不可通。

聖人以鬼神設教，非是玩弄權術以迷人，而皆為導人自律，啟發人之良知良能耳。所以使天下之人，上自帝王，下自匹夫匹婦，皆齋戒沐浴，禮服加身而行祭祀。《論語》有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無論祭祖還是祭神，都要心存誠敬。祭祀祖先，則要一心觀想祖先就在眼前。祭祀神明，則要一心觀想所祭的神就在眼前。如此竭誠祭祀，自能感得鬼神來享。所謂感應道交，不可思議。鬼神精靈英發之氣一時充滿於吾人心目之間，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應之，其顯明昭著以至如此。於是引用《詩經》再為之證明。《詩・大雅・抑》篇中說：「鬼神來受祭祀，其靈通微妙是不可猜度的。如何可以厭棄呢？」祭祀之時的誠敬，乃是良知顯現。若知鬼神之德如此，則知吾人性德至微至顯，若能極盡至誠而求之，其感應之速，何止鬼神之應耶？此誠敬之心，發於至微而顯於至大，一切德行功業，莫不由此而成。所謂「誠之不可揜」，便是「毋自欺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116]；宗廟饗之[117]，子孫保之[118]。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119]，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120]：『嘉樂君子[121]，憲憲令德[122]，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123]，自天申之[124]。』故大德者必受命。」

【注釋】

[116]四海：猶言天下。

[117]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饗：通「享」、祭獻也。

[118]保：保持。

[119]因：根據。○篤：通「督」字，治理之義。前人多釋其為「厚」，竊以為稍欠通達。

[120]《詩》曰：所引詩句出自《詩・大雅・假樂》，是讚美周成王的詩篇。

⑫嘉樂：嘉美喜樂。原詩作「假樂」（「假」字音唸「jiā ㄐㄧㄚ」）。

⑫憲憲：形容盛明。原詩作「顯顯」。○令德：美德。令，美善。

⑫保佑：保護。○命：此處應指性命之德。○之：至、行。

⑫申：重複。

【衍義】

《禮記》第一句話便是「毋不敬」，此是禮之總綱。然雖說「毋不敬」，但也有先後輕重之別。至親者、位尊者、有德者自然居先。父母生我養我，親而又尊，更要先之又先，必須孝敬。然「孝」之一字，其事雖然易知，其理卻是廣大無邊、深密難明。中庸之行，不過孝悌而已矣。此處即以大孝之虞舜為例，闡明中庸之道的功用。

舜乃盡性之人，故能承天之命、繼天之道、贊天之功，可謂大孝。其性德既全，則為圓滿之聖人，故曰「德為聖人」。內德既聖，則天下歸心，故「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四海蒙化，澤及萬方，自然「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等極人類之尊榮，皆由其大德所致。所以大德之人，天必佑之，必使

其得大寶之位，必使其得無量之祿，必使其得不朽之名，必使其得無疆之壽。所謂「必得其壽」，並非長命百歲而已，實為死而不亡之義也。所謂「必得其位」，亦並非特指天子、諸侯之位也。想我夫子，至德可配天地，雖無人君之位，然為歷代帝王所尊，俎豆千秋，萬世師表，實遠非帝王之位可及也。

上天化育萬物，必定會根據萬物之材質而加以治理，為善者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報之以禍。自身若肯上進者，上天必也長養其善，全力助其成德；自身甘於自棄者，上天亦難以護佑，只能任其傾覆。

夫子言至於此，乃引《詩經》為之感歎：「嘉美喜樂之君子，有此顯著之美德，宜當有其民人擁護，尊為天子。實由其自身能保護性命之德，令之彰顯，但由上天重加告示而已。」此乃自致多福，並非上天有私於某人。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而夫子結之曰：「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125]，以武王為

子；父作之[126]，子述之[127]。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128]。壹戎衣而有天下[129]，身不失天下之顯名[130]；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131]，周公成文武之德[132]，追王大王、王季[133]，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134]。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135]。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136]，達乎大夫；三年之喪[137]，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138]。」

【注釋】

[125]王季：名季歷，周太王古公亶父的第三子，文王之父。武王滅殷興周之後，追封季歷為王季。

[126]作：指建立法度。

[127]述：指奉而行之。

⑫⑧纘：繼承。音唸「zuǎn ㄗㄨㄢˇ」。○大王：古公亶父。「大」字是「太」字的古字。○緒：前人未竟之功業。

⑫⑨壹戎衣：古注不一。愚以為「壹」字當為助詞，用以加強語氣。「戎衣」乃戰衣，借指戰爭。

⑬⓪顯名：顯耀的名聲。

⑬①末：指老年，晚年。○受命：受天之命。

⑬②成：成全。

⑬③追王：給死者追加王號。「王」字音唸「wàng ㄨㄤˋ」。此處記載周公追封太王、王季與文王，與《禮記・大傳》所載不一，〈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朱子為此曾有考證，亦是疑而未決。愚以為〈大傳〉所言可信，但當時《謚法》尚未制定，武王大約僅是追尊其父、祖、曾祖為王而已。滅殷的第二年，武王駕崩。滅殷之後六年，周公頒布禮樂，應是此時方為先王追加謚號。至於《史記・周世家》所載文王在世即已稱王之說，可定其為妄傳。

⑬④先公：對天子、諸侯祖先的尊稱。此處指從太王之父組紺上溯至周始祖后稷

的歷代祖先。

⑬⑤達：共同遵行。〇乎：相當介詞「於」。〇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據《禮記・王制》載，王者制祿爵，分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諸侯之下設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五等。

⑬⑥期之喪：喪服的一種，《禮記・喪服小記》有云：「期之喪，二年也。」然歷代多是僅服一年。凡服喪為長輩如祖父母、伯叔父母、未嫁的姑母等，平輩如兄弟姊妹、妻，小輩如侄、嫡孫等，均服期服。又如子之喪，其父反服，已嫁女子為祖父母、父母服喪，也服期服。「期」字音唸「jī ㄐㄧ」。

⑬⑦三年之喪：喪服中最重者。子為父母、過繼之子為承祀父母、承重嫡孫為祖父母服三年之喪。師長之喪，弟子則服心喪三年，不須穿喪服。

⑬⑧一：相同、一樣。

【衍義】

此節歷舉武王、周公乃為行天下達道之人也。孝為天下之大本，能行其孝，則為天下之達道。帝舜雖為盡性之大孝，但亦是僅能立天下之大本而已，

未能達天下之孝道。只因其上則父頑母嚚，其下則子孫不肖。所以帝舜之建樹皆從憂患中來。至於文王，可謂無憂矣。因其父親王季有聖人之德，其子武王亦是大德聖人，王季建立法度，文王奉而行之，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道，所以無憂也。

明儒韓求仲批評此段經文曰：「文王一生憂勤，子思此論是翻案。」此言實為見識不濟、瞽說妄議也。文王被囚羑里，凡夫看似當憂，而聖人則安之若素，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論語・子罕》篇中，孔子曰：「仁者不憂。」而在《論語・述而》篇，孔子則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可見聖人之憂，惟憂道之不行，餘者別無可憂之處。然而憂道之憂，好似維摩居士為眾生而病，非是自身尚有煩惱。實則帝舜亦是無憂之聖人，不過論其福德難及文王而已。

武王繼承先輩未竟之功業，伐紂滅殷而有天下。而伐紂之事，原是以臣弒君，似有篡逆之罪，不應享有顯耀之名。皆因其先輩積德至厚，天意人心歸周已久，而殷紂賊仁殘義，天下深受其害，伐紂實為解民倒懸，乃順天應人之舉，非為武王一己之私，所以雖有弒君之跡，而無篡逆之罪。於是可不失天下

之顯名，而得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文王雖為大聖，然有志未申，非武王不足以繼其志。惜哉武王受命過晚，但能繼承其父之志，而未及創制禮樂，光揚祖先，所以尚有所憾。及至周公，則制禮作樂，成全了文武之德。

周有天下二年，天下未定，武王即歿。太子姬誦繼位，是為成王。成王年幼，其叔父周公攝政，伐亂臣，興禮樂，追尊古公亶父為太王，追尊公季為王季，追尊組紺以上至后稷皆為公爵，以天子之禮祭祀。此則不但繼志述事而已，且圓滿文武二聖孝道之心也。因為喪祭之禮，出於人情而又可規範人之行為，教人受恩思報，不忘本源，所以上自天子，下至士及庶人，皆當共遵。譬如父為大夫而子為士，葬以大夫之禮，祭以士禮；父為士而子為大夫，則葬以士禮，祭以大夫之禮。此所謂葬依其分，而祭合其情是也。禮以區別尊卑，故而恭敬不等，為別君臣之分，所以期年之喪，只及於大夫，天子諸侯可以免服。而三年之喪，乃為至親至尊者所服，所以天子為天下示範，一定率先遵從。至於父母之喪，天下莫分貴賤，一律平等。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139]夫孝者，善繼人之志，[140]善述人之事者也。[141]春秋修其祖廟，[142]陳其宗器，[143]設其裳衣，[144]薦其時食。[145]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146]序爵，[147]所以辨貴賤也；[148]序事，[149]所以辨賢也；[150]旅酬下為上，[151]所以逮賤也；[152]燕毛，[153]所以序齒也。[154]

踐其位，[155]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156]事亡如事存，[157]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158]所以事上帝也；[159]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160]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161]治國其如示諸掌乎！[162]」

【注釋】

[139]其：代詞，指代第三人稱，他們。○達孝：最大的孝道。達，通「大」。

⑭善：善於。〇繼人之志：繼續前人之志。

⑭述人之事：繼續前人的事業。

⑭修：修飾、打掃。〇祖廟：供祀祖先的宮廟。

⑭陳：陳設。〇宗器：宗廟祭器。

⑭設：擺設。〇裳衣：上身所穿曰衣，下身所穿曰裳。此處是泛指先祖所遺留之衣服。

⑭薦：進獻。〇時食：四季應時的食品。

⑭序：按先後大小的次序區分、排列。〇昭穆：古代宗廟或宗廟中神主的排列次序都要依禮法而定，始祖居中，以下的父子按照左右的昭穆順序排列。左為昭，右為穆，昭為父，穆為子。

⑭序爵：依照爵位排列次序。

⑭辨：辨別；區分。〇貴賤：尊卑，即位分的高低。

⑭序事：安排事項，使有條理。

⑮辨賢：分辨賢愚。

⑮旅酬：眾晚輩舉杯為長輩敬酒。旅，眾多。酬，敬酒。〇下為上：以晚輩敬

長者，是下為上。

⑫逮賤：恩惠及於晚輩。逮，及於，音唸「dài ㄉㄞˋ」。賤，晚輩。

⑬燕毛：古代祭祀後宴飲時，以鬚髮的顏色別長幼的坐次，鬚髮白的年長者居上位。燕，通「宴」。毛，鬚髮。

⑭序齒：按年齡長幼排定先後次序。齒，人的年齡。

⑮踐其位：將先祖的神主牌位整齊地陳列。踐，陳列整齊的樣子。其，代指先祖。位，神主牌位。

⑯死：新死曰死。

⑰亡：已葬曰亡。

⑱郊社：祭祀天地。周代冬至祭天於都城南郊，夏至祭地於都城北郊。地神稱「社」。

⑲上帝：天帝。此處代指天和地。

⑳先：祖先。

㉑禘嘗：禘禮與嘗禮的並稱，此處是泛指祭祀。《禮記・王制》云：「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⑯②示諸掌：置之於掌中。示，通「寘」字，安置。音唸「zhì ㄓˋ」。諸，代詞「之」和介詞「於」的合音。

【衍義】

顧亭林《日知錄》云：「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因武王、周公不僅為盡性之聖人，且以其孝道化成於家國天下，垂範於千秋後世，故孔子極讚其孝道已達於圓滿。

理萬物必探其源，治萬事必求其本。所以夫子再次詳釋孝道，告知世人所謂大孝者無他，只在善於繼承先人之志，善於發揚先人之業而已。《論語》則重複記載了孔子同一句話：「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是講孝子居喪三年，哀思當猶如父存，不可改於父之道。而之所以不改者，是就其善者而言，假如不善，則不是不可改。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可知祭祀之禮乃為政之本。因為祭禮旨在引發世人至誠恭敬之心，人有誠敬，則自知為善，社會風氣自然歸於淳厚也。所以周公制禮，先立宗廟。春秋二季，必先修飾祖廟，陳列先祖所傳之

宗器，施設先人所著之裳衣，進獻應時之果蔬。此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乃萬世通行之定制，千秋不易之常規也。

宗廟祭祀之禮，神主的排列次序都要依禮法而定，始祖居中，以下的父子按照左右的昭穆順序排列。參與祭祀者，亦如法依照行輩而排列左右。左為昭，右為穆，昭為父，穆為子。昭穆不失其序，則五倫不亂；五倫不亂，則家族和合。所謂齊家，即整齊於宗廟之中。無宗廟則昭穆不序，昭穆不序則血統不明，血統不明則倫常紊亂矣。受祭者若有公侯卿大夫之爵位者，則依照爵位排列座次，此所以辨別貴賤而不失其等級。

主持祭祀的宗伯和太祝負責安排職事，各因其才能大小而授以合宜之事，依其所職之事即可辨其才能。

祭祀典禮結束之後，眾晚輩舉杯至尊長前敬酒，雖地位最為低下者亦得以表達孝敬之心。因為地位低下的晚輩，平日沒有機會致其敬意，但此宗廟旅酬之禮，卻特別恩及於下，且不捨一人。

《周禮・秋官・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即言朝堂之禮，以爵位為尊；宴饗之禮，則以長幼為序。宗廟祭祀已畢的宴飲，亦是不論貴賤，皆依年

齡長幼而排定先後次序。

將先祖的神主牌位整齊地陳列，行其祝禱之禮，奏其合節之樂，尊敬先祖所尊敬之天地神明，親愛先祖所親愛之子孫臣民，侍奉死者如在其生前一般，侍奉亡者如其存在時無別。如此可謂孝之極致，所以為天下之達道。而繼志述事之大者，無過於此也。

冬至祭天於都城南郊，夏至祭地於都城北郊。郊社之禮，是用以報答皇天后土的化育之德；宗廟之禮，是用以報答祖先的生成之恩。祭祀天地與祭祀祖先之禮雖有不同，然其所用至誠之心卻是無二無別。所謂禘嘗之義，即此郊社之禮。一切祭禮的實質意義都是相同的。所以，若能推此誠敬不二之心以治天下國家，則何難之有哉？故說治國如同看待掌中之物一般了了分明而又易於把握。此所謂意誠而身修，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哀公問政[163]。子曰：「文武之政[164]，布在方策[165]。其人存，則其政舉[166]；其人亡，則其政息[167]。人道敏政[168]，地道敏樹[169]。夫政也

者，蒲盧也[170]。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171]，修身以道[172]，修道以仁[173]。仁者人也，親親為大[174]；義者宜也[175]，尊賢為大[176]。親親之殺[177]，尊賢之等[178]，禮所生也[179]。（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180]。）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注釋】

⑯哀公：姓姬，名將。魯國的第二十六任國君，在位二十七年。「哀」字是其謚號，《謚法》云：「恭仁短折曰哀。」○問政：請教為政之道。

⑯文武：周文王和周武王。

⑯布：布列。○方策：典籍。方，木版。策，竹簡。

⑯舉：推行。

⑯息：滅絕。

⑯人道：人。「道」字為助詞，無實義。○敏：勤勉。

⑯⑨地道：地。「道」字為助詞，無實義。

⑰⓪蒲盧：蘆葦。

⑰①取人：選擇人才。〇身：指修身功夫。

⑰②道：指中庸之道。

⑰③仁：仁愛、相親。

⑰④親親：愛自己的親屬。〇大：重，引申為根本。

⑰⑤宜：合宜。

⑰⑥尊賢：尊敬賢者。

⑰⑦殺：等級次序、等級差別。音唸「shài ㄕㄞˋ」。

⑰⑧等：分等。

⑰⑨生：產生。

⑱⓪鄭康成斷此二句為錯簡，應刪去。

【衍義】

魯哀公在位時，孔子自衛返魯，刪《詩》、《書》，訂《禮》、《樂》，

修《春秋》，述《易》道。魯哀公以師禮事孔子，故而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子答曰，文、武、周公王道政治之主張，修己治人而行達道之方略，盡皆布示於簡冊之中。然而文獻雖存，尚賴能有仁君賢臣推行，若有能行之人，則有其政；若無能行之人，則無其政。故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人能勤勉於政的道理，便猶如大地可令樹木成長一般。然樹木尚有質堅難生者，而善政推之於民，其易立易行則如同蘆葦生於土中。所以治理天下國家並不難，只在為政者能盡己之誠而已。故曰「為政在人」。

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善於審視國運者，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而人君為一國之元首，若論取賢之道，則在於人君能自修其身。若自修有得，以身觀身，便可知人，故曰「取人以身」。可見治國平天下，皆在以修身為本也。

然而吾人須知，身乃自性之表相，自性乃身之實質。性為一身之主，發生於見、聞、覺、知之際，行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當行之事，各盡其誠，則為仁、義、禮、智、信，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若是徒知修身而不知率性，則身亦不能修矣，故曰「修身以道」。

《論語・述而》篇，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所謂「依於仁」，便是「修道以仁」。因為仁乃百行之源、眾德之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皆是依仁而興起。如《論語・顏淵》篇，仲弓向夫子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是以敬恕為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言推愛己之心以及人則為仁。

仁乃人之性德，由於具此性德，才稱之為人。行仁正是作人，不仁便不可為人，故曰「仁者人也」。

《孝經》有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行仁之法在於博愛無私，然欲行無私之博愛，必以孝悌為根本。不倡孝悌而直言愛無差等，是異端之說，而非聖人之教也。聖人施教，必是親其親以推及人之親，愛其國以推及人之國。故曰「親親為大」。

事之宜所當為者謂之義。凡合乎道義、宜所當為之事，雖赴湯蹈火亦必為之；凡不合道義、宜不當為之事，雖富貴名利亦絕不苟取。然天下宜所當為之事甚多，而以尊賢為第一。因為賢才乃國之大本，若得其賢，則國自治而民自安。

仁義固然是吾人性德之流露，但假如沒有節制，則散漫而無準則，故而需

要以禮節之。所謂禮者，即是節制仁義，使其無有太過與不及之弊，非是離自性之外而別有一物可稱之為禮。故而仁雖以親親為大，卻不無輕重之差別，所以用喪服哭泣之禮加以區分；義雖以尊賢為大，卻不無等級之次序，於是用爵祿賞罰之制以作辨別。親親有序，則生養死葬不失其正；尊賢有等，則升降黜陟不昧其功。天地萬物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皆是禮之大用，所以《禮記・樂記》有云：「禮者，天地之序也。」

修身為治國平天下之根本，所以君子欲治其國，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事親乃躬行之始，為行仁之發源，所以修身不可以不事親。然而事親需要善體親心，所以不可缺少智慧，故曰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之天性一如，若明此理，然後以己推人，則有知人之智，所以欲知人必先知天。在上位之君子若能求盡性以修其身，行孝道以齊其家，國人自然蒙化而相勸為善也。《大學》所云「一家仁，一國興仁」即言此理。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181]。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182]。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183]，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184]，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185]，或利而行之[186]，或勉強而行之[187]，及其成功，一也。」

【注釋】

[181]昆弟：兄弟。昆，兄。

[182]達德：通行不變之德。

[183]或：代詞，有些人。

[184]困而知之：心智不開之人，發憤向學而得成就。困，有所不通。

[185]安而行之：行道只為心安理得，別無所求。

[186]利而行之：明白遵道而行是利人利己，所以樂而為之。

[187]勉強而行之：或畏懼罪惡，勉力自強而為之。

【衍義】

道以人為本，人以倫為序。仁義禮智，乃吾人自性本具之德，用其行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則生成孝、悌、忠、信、中和之節。此五倫大道乃通天徹地、亙古亙今、人所共行之常道，故稱其為天下之達道。然而此達道雖為吾人天性之固有，但假如沒有真知明見之智，身體力行之仁，堅定果敢之勇，又不足以達此五倫之德。五倫為天下共遵之道，而此三者，則是通行不變之德，故稱其為天下之達德。五達道與三達德，名相雖有不同，而皆是導人率性以行道也，故曰「行之者，一也」。

修道之教必須有解有行，知行合一。吾人之天然性德本自靈明，智慧具足，不假修為。有明心見性之聖者乘願再來，無復出胎之悶，所以生來便已通曉自性之理。如黃帝、堯、舜，典籍皆言其生而神靈。若迷失自性之天真，則必須藉助師友開導，加以問學之力，以復其性。如商湯、武王、周公、孔子，皆自稱學而知之。有天資魯鈍，雖學而心智不開之人，但不甘自棄，發憤向學而終得成就。如曾子雖魯，卻能孜孜不已，日勤三省而終悟大道，此可謂困而

知之。人之根器雖有上中下之分，然其自性卻無二無別，所以無論何等根器之人，至其明了自性，則是同等境界。

《論語・里仁》篇，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仁者天賦仁厚，行仁而無所希求，只為心安理得，即此處所謂「安而行之」。智者明白行仁是利人利己的事情，所以樂而為之，即此處所謂「利而行之」。曾文正公有自勉聯語曰：「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亦有非仁非智，因畏懼罪惡，勉力自強而為之者，如《大學》所讚之商王太甲與衛武公，皆是追悔前愆、反己修德而成就聖德。無論最初以何種心態而行道，及其行至極處，所證之果皆是回歸自性，無有差別。

知行本屬一事，能知必然能行，不知必不能行。所知有誤，則其行也誤；所知有偏，則所行亦偏。知見由學問而生，道業因力行而成。庸人好學，亦能達於上智；上智不學，終必自誤其材。庸人力行，能致大功；智者不行，亦無寸進。

子曰：「好學近乎知[188]，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189]，則知所以修身[190]。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注釋】

[188]近乎：接近於。○知：「智」的古字。

[189]斯：指示代詞，此。○三者：指好學、力行、知恥三事。

[190]所以：可以。

【衍義】

前者既言智、仁、勇為三達德，此處則再言如何修此達德。

智慧出自吾人先天之性，而知識則出於後天之學。凡夫為物欲所障蔽，原具本善之性德非失似失，所以要經過學習古人之智慧經驗，以啟發吾人本有之智慧。好學雖非智慧，但足以破除愚昧，故曰近乎智。近智則可以達於智。因生知安行者稀有難逢，夫子未得見之，所以此處僅舉學而知之者以言之，困而

知之亦在其中矣。

《續小兒語》云：「讀聖賢書，字字體驗。口耳之學，夢中吃飯。」儒家之學，以智為先，以仁為重。四維八德，在於身體力行，能說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力行雖然非仁，然足以格除私欲，故曰近乎仁。近仁即能至於仁。

清儒張伯行有治學聯語曰：「聖賢教學，總是一條正路，倘捨此路，必常行荊棘之中矣；天地生人，都有一個良心，苟喪此心，則人去禽獸不遠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皆因有此羞恥之心，所以人不可以無恥。能知恥即是不甘心做禽獸，此不甘心，則足以立志，能立志則近乎勇。所謂勇，即是見義而敢為，不計個人之利害得失。以至大至剛之氣，發至誠至信之言，行至中至正之事。此勇氣之激發，賴於知恥。

吾人若知好學、力行、知恥三事，則知何以修身也。既知修身成己之方，即以自修之方而治人，則知何以治人也。即此而推，則可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191]，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

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注釋】

⑴為：治理。〇九經：九項準則。

⑵大臣：官職尊貴而又有崇高聲望之臣。

⑶體：體念。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

⑷子：如父母之愛其子。

⑸來：招致、招攬，後多作「徠」。〇百工：各種工匠。

⑹柔：寬柔。〇遠人：來自遠方之人。

⑺懷：安撫。

⑻立：顯現。

⑲⑨不惑：於理明辨而不疑。

⑳⓪眩：迷惑、迷亂，引申為欺騙。

⑳①報禮：報答之禮。

⑳②勸：勤勉、努力。

⑳③歸：趨向、歸附。

⑳④畏：敬重、心服。

【衍義】

夫子繼續為魯哀公講解治理天下國家有九項準則，在上位之君子不可不知。

其一為修身。因為身乃天下國家之本，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以修身為九經之首。

其二為尊賢。若欲修身，必借良師益友切磋砥礪之功而始有成效。故次之以尊賢。

其三為親親。孝悌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基礎。然而〈學記〉有云：「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可見若無師長教學生以孝慈友悌之

道，五服眷屬之間便沒有親愛之情。所以若欲立穩孝道，必須先正師道。

其四為敬大臣。大臣指宰相公卿，負責決定國策，輔弼君主，與國家命運休戚與共，所以必須敬重。親其親乃能齊其家，敬大臣乃能治其國。

其五為體群臣。群臣泛指文武百官，各有其專司之職，如人之四肢五官，缺一不可。君主當視之如手足腹心，設身處地加以體恤。

其六為子庶民。庶民即一般平民百姓。為君者當以民心為己心，保之養之，憂之教之，如父母愛其子女一般求民眾之安樂。

其七為來百工。招攬各種工匠，農工相資以繁榮經濟。

其八為柔遠人。遠人非是指四夷番邦之人，乃指離別家鄉遠來之人，如商賈賓旅之人是也。在上位者應念彼等離鄉背井，著實不易，從而寬柔以恤之。

其九為懷諸侯。諸侯乃有其領地、臣民之國君。天子應關懷其國家的治亂興衰，適時對其進行安撫。

此九經之目，由親及疏，自近至遠。若欲行之，必依次第而進，不可躐等。人君如能信解，身體而力行之，則自能致其靈效。

能修其身，則大道自會顯現。而修身之法，總不出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也。大道顯現，即明明德是也。

賢者乃德才兼備之士也，能時常親近以承教誨，則對是非善惡之理自能明辨而不疑。

能將孝悌之道施於家族，則六親眷屬之間自能和睦相處而無嫌怨。

君主能敬重宰相公卿，專信而不疑，其必將盡忠竭慮以報國恩。果能君臣一心，奸佞之臣則不得欺君害民矣。

君主若能視文武百官如手足腹心，設身處地加以體恤，則文武百官必當忠心不改，死而後已。

君主若能以民心為己心，如父母愛其子女一般求民眾之安樂，則百姓受其感化，必將視君主如父如母，從而不忍為惡而相勸為善也。

士農工商，各有所專之業，必不能以一身而備百工，所以君主需要招攬各種工匠，通功易事，農末相資，以繁榮經濟。能如此者，自然財用充足、民富國強。

背井離鄉而遠來之商賈賓旅，君主若能寬柔以恤之，使其至此如歸其家，則天下之人自然近者悅服而遠者慕化矣。

天子對諸侯懷之以恩義，正之以禮儀，關懷其國家之治亂興衰，適時對其進行安撫，則天下之人自然對天子莫不敬重矣。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205]，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206]，賤貨而貴德[207]，所以勸賢也[208]；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209]，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210]，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211]，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212]，既廩稱事[213]，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214]，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215]，舉廢國[216]，治亂持危[217]，朝聘以時[218]，厚往而薄來[219]，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220]。」

【注釋】

[205]非禮不動：對違禮之事不動妄念。

㉖去讒遠色：驅逐奸邪佞倖之臣。讒，指奸邪之人。色，指巧言令色的佞臣。

㉗賤貨：輕視財物。貨，財物，金錢珠玉布帛的總稱。〇貴德：重視德行。

㉘勸賢：勉勵百姓作賢德之人。

㉙同其好惡：達成一致的好惡標準。

㉚官盛：高官。盛，大。〇任使：任其差使。

㉛時使：使民不違農時。即《論語》所謂「使民以時」。〇薄斂：減輕賦稅。

㉜日省月試：每天進行省視，每月對其考核。

㉝既廩：古代官府發給的給養。既，通「餼」，音唸「xì ㄒㄧˋ」。廩，糧食或財物，音唸「lǐn ㄌㄧㄣˇ」。〇稱事：與事功相當。「稱」字音唸「chèn ㄔㄣˋ」。

㉞嘉善：贊美善人。〇矜：憐憫、同情。〇不能：才能不足之人。

㉟繼：延續。〇絕世：斷絕祿位的世家。

㊱舉：復興、振興。〇廢國：指衰亡的諸侯國。

㊲治亂：治理混亂的局面。〇持危：扶持危局。

㊳朝聘：古代諸侯親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見天子。朝，諸侯見於天子。聘，諸侯遣使通問於天子。《禮記・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以時：按照一定的時間。

⑲厚往而薄來：施予豐厚而納受微薄。

⑳一：誠也。

【衍義】

此節是論述施行九經之法。

齋戒以淨其心，盛服以飾其容，對違禮之事不動妄念，則自可意誠心正。而誠意正心乃為修身之方，故曰「所以修身也」。

驅逐奸邪佞倖之臣，則忠良日多而賞罰能公；輕視財物而重視德行，則好惡端正而不惑於群邪。人君果能如此，則舉國百姓皆相互勸勉，爭作賢德之人矣。因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君之好惡足以成為風氣。人君好賢，則舉國必然大興尚賢之風，而不肖者亦知恥而學賢矣。反之，人君若好聲色貨財，則舉國必成荒淫貪婪之風矣。

王道之施行，必是由親及疏。對於王室公族，給予他尊崇的地位，賜給他豐厚的俸祿，與之達成一致的好惡標準。位尊祿重，則其無怨尤；同其好惡，

則能和樂相親。公族親睦，則可為天下楷模，而孝悌之教化可行於天下也。

宰相公卿，不可使其勞於枝節小事，當多多加派屬吏任其指揮。不為細務所擾，乃可一心謀於國事矣。此是敬大臣之法，人君果能行之，則大臣必也竭智盡忠矣。

人君對待士人，必行忠信以感其心，賜厚祿以養其節。若能以身體之，則濟濟多士，必皆盡力供職，竭忠以報之。

人君欲愛其民，必先不虐於民。各行各業都各有忙時，一定不要在其忙時勞民，而賦稅亦不可過重，賦稅重則民生困頓矣。使民不違其時，又能減輕賦稅，則百姓家足而人安，禮義從此可興也。管子所言「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即云此理也。反之，民無溫飽安樂，則雖有禮義之教而莫能化之。所以孟子有云：「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百工之人以技藝換取錢糧，君主應設專人每日察其成績，每月對其技藝進行考核，使其所得給養與所付出心力相當。不沒其功，不枉其力，則百工悅服而必然盡力做事。

對待商旅賓客及他國使者皆迎送以禮，其有善者予以嘉獎，其才能不足者

則要憐憫撫恤。君主果能如此，則必使來人感其國風寬厚，從而歸心慕化矣。

《論語・堯曰》篇云：「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諸侯之無後者，天子應取其旁支親屬繼承君位，以奉宗廟。其國被人非理侵滅者，則助其復興。其國若有奸人亂政，則助其治理混亂，扶持危局。按時舉行朝會聘問，厚贈諸侯而薄取貢賦。天子果能如此，則諸侯歸服，於是天下一家、萬國咸寧矣。

此九經乃儒家政治之綱要，本末先後，了了分明，可與《大學》修齊治平的一貫路線相互經緯。實則分之可為九經，合之本為一法。修身者，誠也；尊賢者，義也；親親者，仁也；敬大臣者，禮也；體群臣者，智也；子庶民者，慈也；來百工者，公也；柔遠人者，信也；懷諸侯者，和也。而《大學》有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所謂國治天下平，不過是由修身而來的自然之效罷了。故曰「行之者一也」。而修身必誠其意，一有不誠，則九者皆為虛文矣。所以先賢訓此「一」字之義為誠，其來有自也。

凡事豫則立[221]，不豫則廢[222]。言前定則不跲[223]；事前定則不困[224]；行前定則不疚[225]；道前定則不窮[226]。

【注釋】

[221]豫：預備，事先準備。○立：成功。

[222]廢：荒廢。

[223]前定：事前有所準備。○跲：窒礙。音唅「jiá ㄐㄧㄚˊ」。

[224]困：困惑。

[225]疚：因有過失而感到內心慚愧痛苦。

[226]窮：盡。

【衍義】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便是教導我輩，假如沒有深遠的思慮，必將隨時遭遇不可預測之憂患。所以行事須有預定計劃，不可臨事而草率苟且。凡事預先有備，則可成功；若事先無備，則多致失

敗。若欲發言，能預前思定，則其言語便可圓融無礙，而不致有失言與失人之患。行事若能預前思定，則不致產生困惑。行動若能預前思定，則不致犯下過失而使內心慚愧痛苦。立身行道，若能預前思定，則可用之而無窮。

所謂預前思定，並非徒然在表面著力，而是須從根本處誠意正心也。其意能誠，則言行舉止表裡如一，從而為事無憂，為道可成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227]，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228]，不信乎朋友[229]，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230]，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231]，不誠乎身矣。

【注釋】

[227]獲：得到信任。

㉘道：途徑。
㉙信：信任。
㉚順：孝順。
㉛明：明白。

【衍義】

在下位之人臣，上需奉事君主，下需治理民眾。若不能獲得君主信任，則不能治理好民眾。所以身為領導者，應具有識人之智與尊賢之德，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為人臣者，若欲獲得君主信任是有其正道可循的。倘若不能以誠信對待朋友，則亦不能為朋友所信任，不被朋友信任則聲譽不立，聲譽不立則必不能得君主信任矣。

而若欲獲得朋友信任也是有其正道可循的。倘若不能對父母做到孝順，則必不能得到朋友之信任。因為不能孝順父母而能對朋友誠信，則萬無此理也。《幼學瓊林》有云：「得親順親，方可為人為子。」是說若能討得父母歡心，承順父母教導，才配在世間為人，在家中為子。而若欲討得父母歡心也是

有其正道可循的，倘若不能反求其身而做到誠實無欺，徒有孝順之表相，而無敬親之實質，則與犬馬之效勞於主人沒有區別。

而若欲做到誠實無欺也是有其正道可循的，必須先明白人性本善之理。人性本自純淨純善，只因遭受不同習性之感染，遂有智、愚、賢、不肖之別。故而若欲誠其身，則必先明乎性善之理，不明性善之理，則不知何以誠身也。

由是觀之，遠則事君治民，近則事親交友，皆以誠身為要。此所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以修身為本也。而修身又以能明乎性善之理為本。因為能明性善之理，方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能修其身，則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推而廣之。

誠者，天之道也[232]；誠之者，人之道也[234]。誠者，不勉而中[235]，不思而得[236]，從容中道[237]，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238]。

【注釋】

㉜天之道：自然之道。

㉝誠之：使之專誠。

㉞人之道：為人之道。

㉟不勉：不必勉強。

㊱不思：不假思索。

㊲從容：不急不迫。〇中道：合乎大道。「中」字音唸「zhòng ㄓㄨㄥˋ」。

㊳固執：堅持。

【衍義】

人性本來至誠無妄，精一不二，所謂天然之性德也。至若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乃人類生理之需要，並非自性之本有；財、色、名、食、睡之五欲，乃屬心理之幻覺，並非生命之真實。

奈何吾人迷失日久，習染日深，若無格物、致知之功，又何能復其本來面目哉？所以本來至誠而今不誠，必欲復其至誠，便是修道之教，乃人為之功

夫，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天然性德，本自精明，不必勉強而自然恰到好處；不待思慮而自然得其要領。所謂「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是也，故能從容達於中道。惟有生而知之的聖人能致如此。

我輩若非生而知之者，則必借修持之功以復其自性，須擇取善道而堅固執持，久之則所思、所言、所行皆合於大道，無有不誠，無有不善矣。

博學之[239]，審問之[240]，慎思之[241]，明辨之[242]，篤行之[243]。有弗學[244]，學之弗能，弗措也[245]；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246]。

【注釋】

㉓⑨博學：廣博地學習。

㉔⓪審問：詳細地詢問，指在學問的探究上深入追求。

㉔①慎思：謹慎地思考。

㉔②明辨：明確地分辨。

㉔③篤行：切實地踐行。

㉔④弗學：沒有學過的學問。

㉔⑤弗措：不放棄。措，棄置。

㉔⑥柔：弱。

【衍義】

聖人生而知之、生而有誠，不須學問而自能發揮其誠。至於普通之人，則須擇善固執以引發其誠。此一章即是講述求誠之法。

求誠之法第一為博學，即廣泛學習典籍是也。非博學無以通曉事理，所以讀書必須周遍廣博，方得圓融而不偏執，所謂「廣學原為深入」是也。然此博

學，非同於雜修亂進，必依次第而行之。《三字經》中所列之修學次第絕不容倒置。

第二為審問，即是將自家不解與存疑之處向有專學之人詳細請問。非審問無以窮盡其理，故《弟子規》有云：「心有疑，隨札記。就人問，求確義。」

第三為慎思，即將學問所得加以謹慎思考。非慎思無以得其精要，故《論語・為政》篇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第四為明辨，即辨別真偽、是非、邪正、順逆而知取捨。非明辨無以決其疑。人無明辨是非之智慧，則斷無精進修學而成道之理。所以孟子有云：「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佛家《無量壽經起信論》亦曰：「不度文殊智海，難入普賢行門。」

第五為篤行，即切實地踐行。非篤行無以得其實。陸放翁詩曰：「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若無篤行，則以上四端皆成玄虛之學，好比為別人數寶貝，自己得不到半點利益。而若無以上四端而但言篤行，則如盲人騎瞎馬，必然自以為是，墮坑落塹。所以《弟子規》有云：「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成何人？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

以上是學知之功，利行之實也。至於困而知之者，則必由勉而持行，而後方可見成效。所以夫子慈悲，又特別鼓勵我等困學勉行之人。《春秋繁露》有孔子之言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這是夫子在提醒我們：書中重複之處，不可以輕易放過。必定有美好的東西隱藏於其中。

《論語・為政》篇，子曰：「君子不器。」因為一種器具只有一種用途，而君子之學不應該像器具那樣局限於一種功用，凡是有利於大眾的學問，都可以去學習。而學貴有恆，有未學之事，必須盡力學習，不能掌握絕不放棄。

求學若欲有成，必先信賴聖言，惟有斷疑方可生信，所以有疑而未決之事，必須虛心向能者求問，不到疑慮盡釋絕不放棄。

先儒有治學聯語曰：「讀古人書，須設身處地一想；論天下事，要揆情度理三思。」若有惑而未思之理，必凝神靜思而求其徹悟，不達徹悟絕不放棄。

若有未能辨別之義，必心平志安以辨析，不至明斷無差絕不放棄。

若有未曾踐行之事，必須切實踐行，不至行解相應絕不放棄。

他人一學即能掌握，我不妨百倍其功。他人用十倍功夫，我不妨千次而後

成。果能如此勤苦用功，雖愚魯之人亦必成聰明睿智，雖柔弱之人亦必能自強自立矣。勤能補拙，實為良訓。苦心之人，天不負也！

自誠明[247]，謂之性；自明誠[248]，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注釋】

[247]自：由。○誠明：此言性之體與性之用。誠者，真實無妄；明者，真知朗照。

[248]自明誠：由學習而徹悟本然無妄之自性。明，徹悟。

【衍義】

自性之體真實無妄，故曰誠。自性之用真知朗照，故曰明。由真實無妄之體而發出通靈明敏之照用，體用雙彰，渾然無二，故云「自誠明，謂之性」。此天然之性，不假修為，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即生知安行之聖人也。

吾人自性之體本自靈明，只因煩惱障蔽而致不見其明。我今既知此理，則藉助師友教導之力以求復其自性，必待豁然貫通、徹悟自性本然無妄而後止，故曰「自明誠，謂之教」。此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即學而知之者也。

實則誠與明本非二事，因為自性之體與自性之用本不可分。所以若能達於誠，則無有不明；若能至於明，則無有不誠矣。所以無論生而知之或是學而知之，其最終所知境界必然無二無別。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249]。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250]；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251]；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252]；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253]。

【注釋】

[249]至誠：真誠到極致。指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盡性：將自性全部恢復。

盡，全部。

㉕⓪盡人之性：幫助人完全恢復自性。

㉕①盡物之性：幫助萬物恢復自性。

㉕②贊：贊助。〇化育：化生長育。

㉕③參：並立。

【衍義】

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誠之一字為修道之方，真誠到極致，方可將自性完全恢復。他人之自性與我之自性本無差別，所以若能完全復己之性，則亦可幫助他人完全恢復自性。天地萬物與我本共一體，其性不二，乃至木石水土之物，亦是我自性所現，其性與我無別。故能助他人完全恢復自性，則亦能助萬物恢復自性。佛家有禪語曰：「參到山窮水盡處，山河大地是如來。」即是如此。能達於物我無間之境，則宇宙不出我心，萬物生於吾體，則足以贊助天地而化育萬物，可與天地並立，不生不滅矣。

其次致曲[254]。曲能有誠，誠則形[255]，形則著[256]，著則明[257]，明則動[258]，動則變[259]，變則化[260]。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注釋】

[254]其次：指次於至誠的人。○致曲：力行細小之事。曲，小事。

[255]形：表現於外。

[256]著：昭著、明顯。

[257]明：明白。

[258]動：感動。

[259]變：轉變。

[260]化：質變。

【衍義】

想我等根器鈍劣之人，不能一時頓悟自性，必先從力行小小善事做起，求漸修漸悟。盡心做好每件小善亦可引發自身之誠。誠之於中，必形容於外，行

之日久則其德顯著。久之則可明了大道之理。明大道之理而後出以化人，則足以感動人。人受其感動則必然轉變自身。若能日新其德、不斷轉變，則終可脫胎換骨、變化氣質。所以化行天下之事，惟有至誠之聖人方能為之。我輩如欲化人，必先修治自身。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261]：國家將興，必有禎祥[262]；國家將亡，必有妖孽[263]。見乎蓍龜[264]，動乎四體[265]。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注釋】

[261]前知：預知。

[262]禎祥：吉祥的徵兆。

[263]妖孽：不祥之兆。

[264]蓍龜：指占卜。因古人常以蓍草與龜甲占卜吉凶。

㉖動：感應。〇四體：即手足，指人之身體。

【衍義】

吾人若能達於至誠，則興亡之兆，禍福之來，無一不可前知。《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絕非玄虛怪誕之言也。

人心中正和平、互愛互助，則祥和之氣充塞天地，於是必有吉祥之徵兆。所謂吉祥之兆，並非單指麟鳳顯瑞、蓂莢生庭、地出醴泉、雨暘時若而已。若有明君直臣、仁人志士，能崇德興仁，大行聖賢之教，此是最大之吉兆，其國萬無不興之理。若人心奸詐、貪婪荒淫，則暴戾之氣充塞天地，於是必有不祥之兆。所謂不祥之兆，並非單指馬生角、雞三足、土出血、男兒生子、飛蝗食人之類而已。若有昏庸之君、聚斂之臣、邪巧之師、上下無序之禮、男女無節之樂，可謂最大之不祥，其國萬無不亡之理。

用蓍草、龜甲占卜之術，是依據《易》理，由徵兆而測其變化，由偶然而推其必然。《經解》云：「絜靜精微，《易》教也。」而學《易》必先學誠，能閑邪存誠，方可至絜靜精微。至絜靜精微，則心如明鏡，物無不照，故而盛

衰興亡之事皆可預知。

達於至誠，則天地萬物、十世古今皆融徹洞明。悟得物我一體之理，則彼感此應、此感彼應，興亡禍福皆能以身相感。

善惡乃禍福之因，禍福為善惡之果。因果之理，毫釐不差。觀人語善、視善、行善，則可預知其福將至；觀人語惡、視惡、行惡，則可預知其禍將至矣。所以若能達於至誠無邪，則亦可如神明般靈異莫測也。

誠者，自成也[265]；而道，自道也[267]。誠者，物之終始[268]，不誠無物[269]。是故君子誠之為貴[270]。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271]，所以成物也[272]。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273]，故時措之宜也[274]。

【注釋】

㉖⑥自成：天然具足，本自圓成。

㉖⑦自道：自然當行之道。

㉖⑧終始：事物發生演變的全過程。

㉖⑨無物：指不能化育萬物。

㉗⓪貴：重要。

㉗①成己：成就自己。

㉗②成物：成就自身以外的一切外物。

㉗③合：符合。〇外內之道：外王內聖之道。

㉗④時措：指因時制宜。措，施行。

【衍義】

誠之一字，實為性德之全體，乃天地萬物之大本也。此性德乃天然具足、本自圓成、真實無妄，皆備於我而不假外求。故曰「誠者，自成也」，即「天命之謂性」是也。聖人率其自性而可以行天下之達道，故曰「而道，自道

也」，即「率性之謂道」是也。

天地萬物之由來皆是「唯心所現，唯識所變」，終究不出自性。世界之成、住、壞、空，植物之生、住、異、滅，人與動物之生、老、病、死，皆不曾離開自性，故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處但言「終始」而不言其「始終」，可知過去無始，而未來無終。

聖人之所以能參天地而贊化育，因其能窮盡自性而達於至誠之極。所以吾人若一有不誠，則不能恢復自家之性。不能恢復自家之性，則亦不能助人復性，亦不能幫助萬物復其自性矣。人雖自稱萬物之靈，然而若迷失自性，實與禽獸無甚差別，長此以往，人與萬物必成敵對，終致同歸於盡矣。故曰「不誠無物」。

君子既知自性本自至誠之理，則必然格物、致知以修其誠，以求復其自性。復其自性，即《大學》所言「明明德」是也。然而吾人既知物我一體之理，則不可單單行至復己之性而罷休，一定要幫助萬物復其自性，此即《大學》所言「親民」是也。

成就自身乃是窮盡自性之體，故曰「成己，仁也。」助人覺悟則是盡自性

之大用，故曰「成物，知也。」實則「仁」與「智」皆吾人自性之德，仁中有智，智中有仁，不過藉此講體用之分而已。成己，自覺也；成物，覺他也。自覺為內聖之道，覺他為外王之道。成己且能成物，自覺而又覺他，所以「合外內之道也」。至此則如《大學》所言之「止於至善」也。

觀此聖賢之教，內則窮理盡性，外則敦倫盡分，施之於禮樂行政，用之於天地萬物，可謂無往而不達、無時而不宜，故曰「時措之宜也」。

故至誠無息[275]，不息則久。久則徵[276]，徵則悠遠[277]，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278]。博厚所以載物也[279]，高明所以覆物也[280]，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281]。如此者，不見而章[282]，不動而變，無為而成[283]。

【注釋】

㉗⑤無息：不間斷。

㉗⑥徵：驗證。

㉗⑦悠遠：長久。

㉗⑧博厚：廣大深厚。

㉗⑨高明：崇高明睿。

㉘⓪載物：承載萬物。

㉘①覆物：庇護萬物。覆，覆蓋，引申為庇護。

㉘②無疆：永遠。

㉘③見：「現」的古字，顯現。〇章：顯著。

㉘④無為而成：自然而成就。

【衍義】

至誠之理本自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無處不有，無時不然。聖人之德既已極於至誠，則其自性之德自然運行不息，無須臾之間斷。《易》曰：「天地之

道，恆久而不已也。」因其自強不息，故能恆久，故曰「不息則久」。積於內在之德既恆且久，則形於外者自能取信於人矣，故曰「久則徵」。徵，即驗證也。能取信於眾，則自然行之悠遠，故曰「徵則悠遠」。行之悠遠，則所積之德愈加廣博深厚。而受其德風感化者則越發見其崇高而明睿。

《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聖人之德既然如此廣博深厚，則足以承載萬物；聖人之智慧既然如此崇高明睿，則足以庇護萬物；聖人之道既然行之恆久悠遠，則足以化成萬物。廣博深厚而能承載萬物，其德則足以與大地相匹；崇高明睿而能庇護萬物，其智則足以與皇天相匹；其道行之恆久悠遠，則可與天地造化同流，而自然無疆矣。所以雍正皇帝有聯語讚歎孔子曰：「先知先覺，為萬古倫常立極；至誠至聖，與兩間功化同流。」

吾人修道，若能達於至誠之境，則不必表現而其德自然顯著，不必鼓動而萬物自然隨其變化，一切皆不需勞心費力而可自然成就。

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285]，則其生物不測[286]。」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注釋】

[285]其：代指道之體。〇為：連詞，與、和。〇物：萬物。〇不貳：一體不二。

[286]生物：生養萬物。〇不測：難以意料。

【衍義】

大道至簡至易，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察其大道之體，則是我與萬物所共有，物我一體，故曰「為物不二」。察其大道之用，則至廣至大，非是言語思維可以緣及，故曰「生物不測」。地道博厚而天道高明，博厚高明且行之悠久，合之則為生生之大道矣。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287]，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288]，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288]，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289]，振河海而不洩[291]，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292]，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293]。今夫水，一勺之多[294]，及其不測[295]，黿鼉鮫龍魚鱉生焉[296]，貨財殖焉[297]。

【注釋】

㉘⑦昭昭：明亮。

㉘⑧繫：懸掛。

㉘⑨撮：以三指一次抓取的量，泛指少量。

㉙⓪華嶽：高大的山。

㉙①振：收斂。〇洩：同「泄」，泄漏。

㉙②卷：通「拳」，拳頭，音唸「quán ㄑㄩㄢˊ」。

㉙③興：產生。

㉙④勺：容量單位名，歷代不同，此處是極言其少。《孫子算經》卷上：「十撮

為一抄，十抄為一勺，十勺為一合。」

㉕不測：不可測量。

㉖黿：大鱉，俗稱癩頭黿，音唸「yuán ㄩㄢˊ」。○鼉：揚子鱷，也稱鼉龍、豬婆龍，音唸「tuó ㄊㄨㄛˊ」。○鮫龍：蛟龍。鮫，通「蛟」，傳說是一種興風作浪、能發洪水的龍。

㉗殖：聚集。

【衍義】

《易・繫辭上》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聖人之德可配天地，所以觀天地之德，則足以知聖人之德矣。然而聖人之德廣大無窮，見於日用之常，用於行事之間者，不過是其一毫之德而已，豈是凡夫之常情能盡知盡見耶？

譬如天地山川之廣大，而凡夫俗眼所見者能有幾何哉？吾人眼觀高明之天，所見者不過明亮一片，但只盡其目力所及而已。而實則天之廣大無以至極，日月星辰皆懸掛其上，於萬物無所不能覆蓋。此天之量也，豈是人力所能盡知盡見耶？

吾人眼觀廣厚之地，所見者不過是一撮土之多，但窮其足跡所至而已。而實則大地之廣大寬厚，承載高山而不覺沉重，收斂河海之水而不會滲漏，於萬物無所不能承載。此地之量也，又豈是人之目力所能盡見耶？

再譬如天下之山甚多，但憑吾人之歷覽，所見者不過如一拳之石而已。然推其廣大，則草木生於其上，禽獸居於其間，金銀寶藏蘊於其內。其山之量，又豈是人之目力所能盡知耶？

再譬如四海之水無涯，而吾人所見者不過如一勺之多而已。而推其深廣不測，則黿鼉、蛟龍、魚鱉等鱗介之類生於其中，珊瑚珠貝等珍奇寶貝產於其內。其水之量，又豈是人能盡知耶？

《詩》云[298]：「惟天之命[299]，於穆不已[300]。」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301]。「於乎不顯[302]，文王之德之純[303]。」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注釋】

㉙《詩》云：所引詩句出自《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是祭祀文王的樂歌。

㉙惟：念也。原詩作「維」，二字通用。〇命：言其用也。

㉚於：嘆詞。音唔「wū ㄨ」。〇穆：深遠、幽微。〇不已：不止。引申為難測。

㉛蓋：語氣詞，多用於句首。

㉜於乎：同「嗚呼」，感嘆詞。〇不顯：形容盛大。不，通「丕」。音唔「pī ㄆㄧ」。

㉝純：純粹無瑕。

【衍義】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說：「想那上天之德，深遠幽微而難可思量。」此是天之所以稱之為天的原因。如大地山川之有形之物，世人尚且不能盡窮其量，何況上天之德耶？聖人德配天地，又豈是凡夫常情可以妄測哉？故而又引《詩》曰：「嗚呼！如此之盛大顯著，文王之德實在是純粹無瑕。」因其德行至誠純一，如天之深遠幽微而難可思量，此所以追尊文王之謚號為

「文」也。所謂文，言其可經緯天地也；所謂王，言天下歸附嚮往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注釋】

洋洋：形容廣大。

發育：使萌發、生長。

峻極：極高，言聖人之道高大可上極於天。

優優：形容豐多美盛。

禮儀：將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這五種禮儀展開，共有三百餘種禮儀形式。

威儀：禮儀的細節之處，比如典禮中的動作儀節之類。

⑩其人：指聖賢君子。

⑪苟：假如。〇至德：此處指懷有至高道德的聖人。

⑫至道：至高無上的大道。即此中庸之道。〇凝：凝聚。

【衍義】

《易・繫辭上》篇，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上文講到聖人之德可以配天，舉文王為例。自此以下至「早有令譽於天下」，則極言聖人之道廣大精微，實是暗指孔子也。其中含蓄無窮意思，非是筆舌可以發揮，唯在觀者善於領會也。

「大哉」乃驚歎之辭也，是子思真悟實見於聖人之道，故而驚歎其道廣大而不可涯量也。故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聖人之道雖深遠幽微而不可測其盡極，然其表現於威儀動靜之間、日用尋常之內者，已是優優大哉。聖道大無不包而細無不入，聖人制之於人倫當行之事，大者則有禮儀三百，細者則有威儀三千。所謂禮儀，乃禮之大綱；所謂威儀，乃禮之細目。而佛家之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乃是以三千威儀為綱，進而

又分八萬細目是也。然而聖人所制之禮雖在，但若無人弘揚，亦是渙散無力，必待聖人再世方可將其推而廣之，大行於天下。所以說，假如沒有至德之聖人，則至高無上之大道亦渙散無力，不能行於世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313]，致廣大而盡精微[314]，極高明而道中庸[315]。溫故而知新[316]，敦厚以崇禮[317]。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318]，國有道，其言足以興[319]；國無道，其默足以容[320]。《詩》曰[321]：「既明且哲[322]，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注釋】

[313]尊：重視。〇德性：人與萬物自然至誠之性。即明德。〇道：古注不一。有作「由」字解者，有作「言」字解者。愚以為二者皆通，可以兼取。〇問學：求學、求知。

⑭致：求取。〇盡：努力完成。〇精微：細微。

⑮極：至。〇道：兼取「由」、「言」二解。

⑯溫故而知新：見於《論語・為政》第十一章。

⑰敦厚：誠樸寬厚。〇崇禮：尊崇禮儀。

⑱不倍：不背叛、不背棄。倍，通「背」。

⑲興：興盛。

⑳容：容納。

㉑《詩》曰：所引詩句出自《詩・大雅・烝民》。是讚歎周宣王和賢臣仲山甫的詩篇。

㉒既明且哲：聰明智慧而能洞察事理。

【衍義】

此一節歷來所解不一，昔日朱、陸二子鵝湖會辯，即為此而起紛爭也。

吾人自性雖是本具萬德，然必由修道而方得顯現，以修顯性，名曰德性。若無修道之功，則本具之萬德不得起用，又何足稱貴耶？行修道之教，則性顯

而可尊矣。所以若欲尊德性，必須道問學；若欲道問學，必須尊德性。不由修學，則不見德性；不重德性，則不是真問學。

依陸子之意，即是若不尊德性，則問學與不問學皆無用處，但能尊其德性即是真問學。依朱子之說，若不道問學，雖高談德性，終如佛家所講之「理即佛」，和自家之修證無甚相關，所以必須藉助問學以成就至德，方可行其率性之道。

實則朱、陸二子之說，不執於一端則二者全是，若執於一端則二者皆非。所謂「尊德性」，即是不立文字；所謂「道問學」，即是不離文字。大道原本不偏不倚，聖人所言之「尊德性」，是教我輩以德性而統攝問學，非是教人特別重視德性而捨棄問學。聖人所言之「道問學」，是教我輩由問學而重視德性，非是教人只求問學而捨棄德性。

陸子所倡之道似禪宗之頓悟，然學人若執於一端則易致其思而不學，與空談心性之狂禪無異，終必陷於險坑而不自知矣。孔子謂之曰「殆」，殆，即危險之義也。朱子所倡之道似佛家教下之漸修，然學人若執於一端則易致其學而不思，如此者必然無法實證，徒然記問之學而已。孔子謂之「罔」，因所學並

非真知，是罔然無所得也。

德性廣大，所以「洋洋乎，發育萬物」。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謂精微。上達即在下學，欲求取廣大之德性，先須努力做好細微之處。聖人之德如天之高明，然如欲達之，必由中庸之道。而若言中庸之道，則不離庸言庸行，總不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溫故而知新」，出自《論語・為政》篇。共有三義，三義皆佳。其一，隨時吸收新知識，而又不忘研究已得之學，如此好學，可以為人師。其二，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故」是指舊日所聞，「新」乃指今日所得。能從已學過的知識中感悟出新義，有如此悟性，可以為人師。第三種解法是把「故」字解作前人之經驗，將「新」字解作今人之創見，貫古通今，乃成有用之學，有此智慧，可為人師。

溫故知新，為人誠樸寬厚，行事尊崇禮儀，此皆是「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具體落實。

所以君子之處世，居上位則謙而不驕，居下位則不會違德背信。若適逢國

家政治清明之際，則宣揚道德仁義之教，其所言足以使國家興盛。若遭逢國家政治黑暗之時，則獨善其身，其緘默不言也足以被人容納。《詩・大雅・烝民》篇說：「既聰明智慧而又能洞察事理，則足以遠離禍患而保全自身。」即言此理。

子曰：「愚而好自用[323]，賤而好自專[324]。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325]，如此者，菑及其身者也[326]。」

【注釋】

[323]自用：自行其是，不接受別人的意見。

[324]自專：一任己意，獨斷獨行。

[325]反：還歸，回。後多作「返」。○古之道：古時的制度。

[326]菑：「災」的本字。

【衍義】

《書・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便是教導我輩，若能虛心向人求教，學識便會淵博精深；倘若自以為是，必定不能成就大事。愚蠢無智之人見識短淺，往往喜歡自作聰明、自行其是，而不願接受別人的意見。

《論語・泰伯》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夫子教導我輩，不在某個職位上，便不可過問該職位的事務，免得侵犯他人的職權。假使他人來問，只能在理論上提出意見以供其參考。比如哀公問政，孔子只為其講述為政的原則，而不在政治實務上為其謀劃。卑賤無位之人，不能明達此理，往往好自專斷，超越本分行事。

無智而好自用，無位而好自專，皆是不能洞察事理，不知時措之宜也。推行聖賢之教，必須隨時逐機，不能泥古不化。在原有制度的基礎上，對不合時宜者加以廢除，為時勢所需而原本沒有者要加以增補。若是一味泥古而不知變通，災禍必及其身。譬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周安士先生亦云：「衣冠復古，弘教大忌。」有志弘法利生之仁人君子

不可不察於斯也！

非天子不議禮[327]，不制度[328]，不考文[329]。今天下，車同軌[330]，書同文[331]，行同倫[332]。雖有其位[333]，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注釋】

[327]議禮：檢討禮儀。

[328]制度：制定法規。

[329]考文：考訂文字的形音義法。

[330]同軌：車轍寬度相同。軌，車子兩輪間的距離。

[331]同文：同用一種文字。

[332]同倫：同一道德標準。倫，道。

[333]其位：指天子之位。

㉞樂：音樂和舞蹈。

【衍義】

天子以德受命，以位行權，代天行化，統理萬民，必依天心民心而制定禮樂。禮樂教化用以匡正倫理，融合人情，須適應人之生活，且須通行於各地。所以非有天子之權位者，不可以改革禮儀。

禮樂教化必賴國家之政令方可大行於天下，而制定法規、發布政令，其權在於天子。所以非有天子之權位者，不可以制定法規。

文字乃文化承傳之載體。文字的形音義法若能統一，則文化可以統一；文化統一，則人之思想觀念可以統一；人心統一，則天下可以統一。所以考訂文字的形音義法是大一統之政，非有天子之權位者，不可以妄作。

春秋末年，各國之間交通已然發達，車已同軌，文字已大致同形同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之倫理觀念，在整個天下已形成共識。故而雖有天子在位，若無文、武、周公之德，不敢改革禮樂制度。因其德性未能達於至誠，雖作禮樂，亦不能使天下後世信服。縱有聖人出現於世，若無王者之權

位，亦不敢改革禮樂制度。因其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謂自專，必致災禍及身矣。聖人既明且哲，安肯自毀？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335]；吾學殷禮，有宋存焉[336]；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337]。」

【注釋】

[335]杞：武王滅紂之後，封夏禹後代東樓公於杞，稱杞國。初在今河南杞縣，後遷至今山東安丘東北。○徵：證明。

[336]宋：周武王滅紂之後，封商紂之子武庚於商舊都（今河南商丘）。成王時，武庚叛亂被殺，又以其地封與紂的庶兄微子啟，號宋公，為宋國。

[337]從：遵從。

【衍義】

《論語・八佾》篇，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夏朝的禮，孔子能說，但須取得證明。然而身為夏朝後代的杞國，自己不足以為證。殷朝的禮，孔子能說。然而身為殷朝後代的宋國，不能為自己證明。夏殷兩朝早已滅亡，能知夏代文化的賢人應該在杞國；能知殷朝文化的人應該在宋國。但是杞宋兩國已經很難尋覓到這樣的賢人了．假如有這樣的賢人，則孔子便能將所說的夏殷之禮與他們對證。夏殷之禮，孔子既然能言，必然能知。雖然能知能言，尚須尋求文獻以為徵信，足見孔子出言必有所據。

對於殷商之禮，《論語》說「宋不足徵也」，可見此處所講的「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僅是有典冊保存而已。

《論語・八佾》又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說，以周朝的禮樂文化回視夏商二代，則可見周朝的禮法文章更為完備，所以他遵從周禮。

夏禮已無可考證，殷禮雖存，然已非當世之法，惟有周禮乃周公代周天子所制，為當時通行之禮。孔子既無權位去改革禮樂，當然不會去泥古拘方，必定是遵從周禮而行。

王天下有三重焉[338]，其寡過矣乎！上焉者[339]，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340]，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注釋】

[338]王天下：以王道統治天下。「王」字音唸「wàng ㄨㄤˋ」。〇三重：三件重大之事。即議禮、制度和考文。

[339]上焉：在上位的天子。

[340]下焉：在下位的聖人。

【衍義】

王者統治天下有三件重大之事，即前文所講之「議禮」、「制度」與「考文」。王者若能以此三事為重，自然不會驕恣放縱。雖不足以稱聖人之德，亦可以少有過失。

在上位之天子雖有善行，但若無有禮樂制度，則不能徵驗於民，不能徵驗於民則不能取信於民，不能取信於民則民眾自然不願遵從。

在下位之聖人雖有至善之德，但因其分位不尊，從而不能取信於民，不能取信於民則民眾自然不願遵從。

故君子之道[341]，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342]，建諸天地而不悖[343]，質諸鬼神而無疑[344]，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注釋】

㉑君子之道：王者統治天下之理。君子，特指在上位之天子。道，議禮、制度、考文之事。

㉒考：考證。〇三王：夏禹、商湯、周武王。〇繆：錯誤，音唸「miù ㄇㄧㄡˋ」。

㉓建：建立。〇悖：違逆。

㉔質：驗證。

【衍義】

所以王者平天下之道，一定是以修身為本，然後將此立誠修身之道用於民眾之間以求徵驗。向上考證於夏禹、商湯、周武王所行之道，可與三王之道相合而無一毫之差謬；將此道放之於天地之間，可與天地合其德，而無一毫之悖戾；將其驗證於鬼神之間，可與鬼神合其吉凶，而無一事之可疑；乃至將此道推之於百世以下，彼時若有聖人出世，必信此道而不生疑惑。之所以「質諸鬼神而不疑」，乃是了知自性之明，故曰「知天也」。之所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乃是了知人人與我皆同此性，故曰「知人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345]，行而世為天下法[346]，言而世為天下則[347]。遠之則有望[348]，近之則不厭[349]。《詩》曰[350]：「在彼無惡[351]，在此無射[352]；庶幾夙夜[353]，以永終譽[354]。」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355]。

【注釋】

㉟君子：此處指天子。〇動：舉動。〇道：遵行。

㊱法：效法。

㊲則：準則。

㊳望：景仰。

㊴厭：厭倦。

㊵《詩》曰：所引詩句出自《詩・周頌・振鷺》。此是夏、殷兩代王室之後為周天子助祭，天子設宴答謝時作的樂歌。

㊶在彼：指在諸侯所居之國。〇惡：厭惡，音唸「ㄨˋ ㄜˋ」。

㉜在此：指在天子所居之地。〇射：「斁」的古字，厭棄，音唸「ㄧˋ」。

㉝庶幾：但願。〇夙夜：謂日夜從事。

㉞永：永久。〇終：自始至終。〇譽：聲譽。

㉟蚤：通「早」字。

【衍義】

《論語・顏淵》篇有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即是說明在上位之人必然影響一般民眾，比如草受到風吹必定撲倒一般。所以天子若修身有成，不動則已，凡有舉動，必定能使天下民眾世世遵行；凡有所行為，必定能使天下民眾世世效法；凡有所言說，必定能使天下民眾世世奉為準則。王者有如此之盛德，必可感得遠人景仰歸附而近者悅服不厭，所以聲名傳遍華夏而道德施及於蠻邦。

子思又特別引用《詩經》，證明享盛譽者必有盛德在前。《詩・周頌・振鷺》篇，讚歎夏、殷二王之後曰：「在他們自己的國土，沒有人厭惡他們。在大周之朝廷，也沒有人厭棄他們。但願他們能日夜勤勉，以期永保美善之聲

譽。」君主若不如此修身而能在天下先享有盛名，則是斷無此理。

想我夫子素位而行，而被後世尊崇至極，可證修齊治平之功非為天子諸侯之專有。世人但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進而皆可齊家、治國、平天下矣。惟議禮、制度、考文三事，無天子之位者不可妄作。至於成聖成賢之權，則是人人平等。但能明了自身之明德而出以化民，其所動、所行、所言也足以為世人遵從效法。

仲尼祖述堯舜[356]，憲章文武[357]；上律天時[358]，下襲水土[359]。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360]，無不覆幬[361]；辟如四時之錯行[362]，如日月之代明[363]。萬物並育而不相害[364]，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365]，大德敦化[366]，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注釋】

㊺祖述：效法、仿效。

㊼憲章：效法。

㊽律：遵循、取法。〇天時：天道運行的規律。

㊾襲：繼承。〇水土：山河大地。

㊿持載：承載，謂地能承載萬物。

(61)覆幬：即覆被，謂施恩、加惠。幬，覆蓋，音唸「dào ㄉㄠˋ」。

(62)錯行：交替運行。

(63)代明：謂輪流照耀。

(64)並育：共同生長。

(65)川流：喻脈絡分明，流動不息。

(66)敦化：謂仁愛敦厚，化生萬物。

【衍義】

堯舜之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但其史跡邈遠，難

以考證，故而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孔子之所以道全德備，因其遠則效法堯舜之道，近則仿效文武之法。上則遵循天道運行之規律，下則繼承山河大地之厚德。高厚之德如大地之無不承載，如上天之無不覆被，如四時交替運行，而令萬物自然生長，如日月輪流照耀，而使晝夜自然分明。

上天之化育萬物，不因虎狼不仁而不生，不以蛇蠍毒惡而不長。孔子之道施於人類社會，無有人我、國家、種族、階級、親疏之分別，一律平等，各遂其生，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孔子之道如日月之無私照，可包容任何宗派之學說，使九流百家各行其志，百工技藝各盡其能，與各家各派皆能和諧共存而無爭鬥，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孔子之道曲盡周詳、細無不入，其細微之德，亦如河川之脈絡分明、流動不息，故曰「小德川流」。孔子之道盡善盡美、大無不容，言其含容天地亦不為過，源身本厚而化育無窮，故曰「大德敦化」。此德乃集諸聖之大成，合天地之大量，非天下之至聖，實不足以至此也，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此言唯我夫子至聖之德堪為比擬。吾人希聖希賢，應以夫子為法也。

唯天下至聖[367]，為能聰明睿知[368]，足以有臨也[369]；寬裕溫柔[370]，足以有容也[371]；發強剛毅[372]，足以有執也[373]；齊莊中正[374]，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375]，足以有別也[376]。

【注釋】

[367]至聖：指道德智能最高的人。

[368]聰明睿知：聰穎明智。睿，通達。

[369]臨：照臨、自上至下地照察。

[370]寬裕：寬大圓滿。

[371]容：包容。

[372]發強：猶言奮發圖強。〇剛毅：剛強果決。

[373]執：固守。

[374]齊莊：莊重嚴肅。齊，整潔身心，音唸「zhāi ㄓㄞ」。

[375]文理：條理。〇密察：縝密明晰。

㊲⑥別：區分、辨別。

【衍義】

人人本具之明德平等無差，但能修德如孔子者，即為天下之至聖。既為至聖，即具圓滿之聰明智慧。於是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智無不達，其聰明睿智足以照察天下矣。

儒家之教化必以仁厚為重，所謂「寬裕溫柔」即是仁也，有仁則足以包容天下。

行道必有大勇，無勇則道不可行。所謂「發強剛毅」即奮發圖強、剛強果決之義，此乃勇也。有勇則足以固守中道而不偏邪，從而力行不懈，挫折不變矣。

〈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所謂「齊莊中正」，即禮也。有禮能至如此，則於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恭敬矣。

雖有承傳聖道、弘法利生之遠大志向，若無真實才智則不能實現。所謂「文理密察」即智也。遇事能詳細明辨其條理，則足以區分誠偽善惡也。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此一句是至聖之德的總說，含攝其下「仁」、「勇」、「禮」、「智」四德。若能具此眾德，則可如日月之照臨天下，足可為天下作照世之明燈、警世之木鐸也。得此天爵，則雖有王侯之位亦視之如敝屣矣，故而萬不可將「有臨」二字釋為君臨天下也。若說子思此語乃極讚夫子之德可為天子，則是謗我夫子也。

溥博淵泉[377]，而時出之[378]。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379]，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380]，施及蠻貊[381]。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382]，凡有血氣者[383]，莫不尊親[384]，故曰配天[385]。

【注釋】

㊲⑦溥博：周遍廣遠。溥，謂無不周遍，音唸「pǔ ㄆㄨˇ」。博，謂所及廣遠。○淵泉：深泉，比喻無量智慧。

㊲⑧時出：時時流出，源源不絕。

㊲⑨說：古字原作「兌」，後作「說」，然後作「悅」，喜悅、高興，音唸「yuè ㄩㄝˋ」。

㊳⓪洋溢：充滿、廣泛傳播。○中國：上古時代，我國華夏族建國於黃河流域，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國。

㊳①施：延伸，音唸「yì ㄧˋ」。○蠻貊：古代稱南方和北方的落後部族，亦泛指四方落後部族。

㊳②隊：同「墜」字，降落，音唸「zhuì ㄓㄨㄟˋ」。

㊳③血氣：血液和氣息。

㊳④尊親：尊仰而親附。

㊳⑤配天：與天相比並。

【衍義】

所謂至聖，才全德備者也。其仁如天，周遍廣遠而無所不覆；其智如淵，淵源有本而用之不竭。其德如此，凡其出現，而民眾莫不尊敬；凡有所言，而民眾莫不信從；凡有所行，而民眾莫不喜悅，從而使其德名充滿華夏，進而遠播四方之國。舉凡四海之內、宇宙之間，即舟車所至之處、人力所通之處、上天所覆之處、大地所載之處、日月所照之處、霜露所墜之處，凡有血液氣息之屬，莫不尊之親之。其德至大無窮、不可思議，所以說可與上天之德相比並。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386]，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387]，淵淵其淵[388]，浩浩其天[389]。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390]，其孰能知之[391]？

【注釋】

㊱經綸：整理絲縷、理出絲緒和編絲成繩統稱經綸，引申為籌劃治理國家大事。〇大經：常道，常規。

㊲肫肫：形容誠實懇切，音唸「zhūn ㄓㄨㄣ」。

㊳淵淵：深廣；深邃。

㊴浩浩：形容廣大無際。

㊵達：通曉。〇天德：天然而有的性德。

㊶其：副詞，表詰問，相當於「豈」、「難道」。〇孰：疑問代詞，誰、哪一個。

【衍義】

此一節再次強調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可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皆因至誠而致。至誠之外，別無他法可倚賴也。

所謂「大經」，即前文「九經」是也。所謂「經綸」，籌劃治理是也。所謂「大本」，即性德也。「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故曰「知天地之化育」也。能如此者，皆是一個「誠」字之功。至誠即可達於自性，證悟自性之體。天地

萬物無有出於自性之外者，所以捨此至誠之外，實在別無一物可以倚賴。至此則與天地同根，與萬物為一體。

了知物我一體，所以對待萬物誠實懇切，肫肫不已。因天地同根，所以其體虛靜深邃，淵淵無極；其用高明廣大，浩浩而無窮。其至誠如神，真有不可測識之妙，絕非常情之所易知，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所謂唯聖人能知聖人是也。

《詩》曰[392]：「衣錦尚絅[393]。」惡其文之著也[394]。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395]；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396]。君子之道，淡而不厭[397]，簡而文[398]，溫而理[399]。知遠之近[400]，知風之自[401]，知微之顯[402]，可與入德矣[403]。

【注釋】

㊷《詩》曰：所引之句並非《詩經》中成句，應是陳述《詩・衛風・碩人》中「衣錦褧衣」這句詩。〈碩人〉是描寫衛莊公夫人莊姜出嫁場面的一篇詩。莊姜賢德貌美，衛莊公因受寵妾蠱惑而疏遠了莊姜，衛國百姓為莊姜不平而作此篇。

㊸衣錦：穿錦繡衣裳。○尚：增加。○絅，與原詩中的「褧」字可通用，指麻布單罩衣，音唸「jiǒng ㄐㄩㄥˇ」。錦衣外面再加上麻紗單罩衣，以掩蓋其華麗，比喻不炫耀於人。

㊹惡：忌諱，音唸「wù ㄨˋ」。○文：華麗。○著：顯著。

㊺闇然：言君子之道德深遠謙退，不易為人所知。○日章：日見彰明。

㊻的然：形容明顯。○日亡：日益迷失。亡，迷失。

㊼淡而不厭：平淡而不乏味。

㊽簡而文：簡易而內在華麗。

㊾溫而理：溫柔和平而入情入理。

㊵知遠之近：此句與以下「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二句歷來不得其解。愚以為憨山德清禪師所解，其意最長，可從。如其所云，聖人之聲譽遠播，皆由自家修身所致。

㊶知風之自：世人聞聖者之風莫不賓服，然此種德行其實出於自性。

㊷知微之顯：因「誠於中，形於外」，所以由顯著之用可以推知隱微之體。

㊸與：許可。〇入德：步入道德之門。

【衍義】

聖人之德雖是高明廣大，其實皆從隱微靜密功夫中來。故而引用《詩經》而釋之，所謂「衣錦尚絅」，即言內穿錦繡衣裳，而於錦衣之外加著麻紗罩衣以掩其錦繡文采，此是忌諱華麗顯露之故也。所以君子之道，先須埋頭苦學，不求聞達，積累既厚，性德貞純，自然聲譽日隆也。所以能「闇然日章」，皆因其內德充實、根本博厚之故也。至於小人之道，則背性而失真，矜飾於外以博取虛名，非但不能成就德業，反致性真日益迷失。

君子之道尋常無奇，如米麥蔬飯，令人久食不厭，平淡而不乏味。外在至

簡至易而其內美不勝收；溫柔和平而入情入理。

聖人之聲譽遠播，皆由自家近本諸身以修其德所致。世人聞聖者之風莫不賓服，然此種德行實是從性真流出、從隱微發出也。因「誠於中，形於外」，所以由顯著之用可以推知隱微之體。後學必先知此三者，方可許其步入道德之門。必入其門，方可深入其理，所以此處可與前文「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互參也。

《詩》云[404]：「潛雖伏矣[405]，亦孔之昭[406]。」故君子內省不疚[407]，無惡於志[408]。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注釋】

[404]《詩》云：所引詩句出自《詩・小雅・正月》，是一位大夫寫來諷刺周幽王的詩。

[405]潛：隱藏。○伏：亦是隱藏。

㊻孔：甚。〇昭：與原詩的「炤」字通用，明也。

㊼內省不疚：內心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做到無愧。《論語・顏淵》：「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㊽無惡：沒有邪惡意念。竊以為「惡」字讀「ㄜˋ」意長。〇志：誠心。

【衍義】

吾人若知自家修身功夫全從克制私欲、嚴以律己中得來，我何肯自欺其心耶？《詩・小雅・正月》篇曰：「魚兒雖潛藏在很深的水中，但仍然是清晰可見。」所以君子必從內心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行，做到心無邪思、誠而無愧。君子之所以能超出常人者，即在於他縱然身處人所不見之地亦能保持心地光明、謹慎不苟。

《詩》云㊾：「相在爾室㊿，尚不愧于屋漏(51)。」故君子不動而敬(52)，不言而信(53)。

【注釋】

㊾《詩》云：所引詩句出自《詩・大雅・抑》篇。

㊿相：看，音唸「xiàng ㄒㄧㄤˋ」。○爾室：你的房間。

(411)屋漏：古代室內西北角施設小帳，安放神主，為人所不見的地方，稱作「屋漏」。後用以泛指房屋深暗處。

(412)不動而敬：不必現於行動，而人自然對其恭敬。

(413)不言而信：不必表於言語，而人自然對其信服。

【衍義】

此處引用《詩經》，以證慎獨之功不可思議。《詩・大雅・抑》篇曰：「看你獨自處於室內，尚且無愧於神明。」既無愧於神明，亦即是無愧於自心。自心即誠，非但可化於親族朋友，且足以感格天地鬼神。所以不必動作而可使人自然恭敬，不必言說而可使人自然信服矣。

《詩》曰㊹：「奏假無言，㊺時靡有爭。㊻」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㊼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㊽

【注釋】

㊹《詩》曰：所引詩句出自《詩・商頌・烈祖》篇，是一首祭祀殷中宗太戊的樂歌。

㊺奏假：原詩作「鬷假」，指祭祀時精誠上達於神。鬷，通「奏」；假，通「格」，致也，音唸「gé ㄍㄜˊ」。

㊻靡有：無有。音唸「mǐ ㄇㄧˇ」。○爭：敵對。

㊼賞：獎賞。○勸：勤勉。

㊽威：敬畏。○鈇鉞：此處是泛指刑戮。鈇，鉏刀，用以腰斬的刑具，音唸「fū ㄈㄨ」。鉞，大斧，用以斬首的刑具，音唸「yuè ㄩㄝˋ」。

【衍義】

君子修身既誠，然後施教於國，則足以感化國人，於是引用《詩經》以為

證明。《詩・商頌・烈祖》篇曰：「祭祀之時，眾人肅立無言，精誠上達於神明，而絕無敵對之念。」君子誠以化人，所以不需獎賞而民眾自然勤勉為善。不倚權位而壓民，但以德行而立威，所以不善之人沐君子之德，亦會心生感愧，於是對君子之敬畏甚於刀斧之誅。

《詩》曰[419]：「不顯惟德[420]！百辟其刑之[421]。」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422]。

【注釋】

[419]《詩》曰：所引詩句出自《詩・周頌・烈文》篇，是周成王親政之初，告於祖廟，四方諸侯前來助祭，歌頌文王之德。

[420]不顯：形容盛大。不，通「丕」字，音唸「pī ㄆㄧ」。○惟：助詞，也作「唯」或「維」，用於句中以調整音節。

[421]百辟：各國諸侯。辟，君也，音唸「bì ㄅㄧˋ」。○刑：通「型」字，引申為法

式、楷模。

㊷篤恭：誠篤恭敬。

【衍義】

君子治人之道無他，但只誠篤恭敬而已。《詩・周頌・烈文》篇有云：「因其德性顯著，四方諸侯盡皆效法。」所以在上位之君子若能誠篤恭敬，足以使天下太平。

《詩》云㊸：「予懷明德㊹，不大聲以色㊺。」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㊻。」《詩》曰㊼：「德輶如毛㊽。」毛猶有倫㊾。「上天之載㊿，無聲無臭(431)」，至矣(432)。

【注釋】

㊸《詩》云：所引詩句出自《詩・大雅・皇矣》篇，是讚美周朝和周朝先王的

詩篇。

㊹予：我，音唸「yú ㄩˊ」。○懷：安。○明德：聖人之德，即自性。

㊺以：連詞，表並列，相當於「和」。○色：表情、神色。

㊻末：非根本的、次要的事。

㊼《詩》曰：所引詩句出自《詩・大雅・烝民》篇。

㊽德輶如毛：德之輕如羽毛一般。輶，輕。

㊾倫：類比。

㊿載：通「栽」字，栽培萬物之義，音唸「zāi ㄗㄞ」。

(431)此二句出自《詩・大雅・文王》，是讚美周文王的詩篇。

(432)至：極也。

【衍義】

儒家之學內聖外王，必明其性理，而後可達於事功。若不先充實自身內在修為，則是捨本逐末；捨本逐末，則斷無化成家國天下之理。《詩・大雅・皇矣》篇曰：「我要安於自身本具之明德，不必大聲號令，亦不必動以顏色。」

孔子曾云：「以言語顏色教化民眾，已經是微末之方法。」因為最高之教化，在於自身能夠至誠相感。《詩・大雅・烝民》篇曰：「德輶如毛。」此是形容修德易成，如一毛之輕而易舉。然而一毛並非無物，且有所類比即是有已，有已則知其尚未達於至德也。而上天化育萬物，則無聲無臭、了無痕跡，可謂登峰造極矣。吾人有志於窮理盡性者，必至如是而後已。能至如是，方不負吾人故有之自性，方不負往聖垂教之深恩。至道無難，宜盡心焉！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學庸衍義／因緣生述．
-- 初版．-- 臺北市：世界，2016.06
面；公分
ISBN 978-957-06-0555-6
1. 學庸 2. 研究考訂

121.257 105008481

世界書號：A140-1028

學庸衍義

作　者／因緣生
發行人／閻　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一〇〇）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〇二）二三一一—三八三四
傳　真／（〇二）二三三一—七九六三
網　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六年六月初版一刷
定　價／台幣二五〇元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